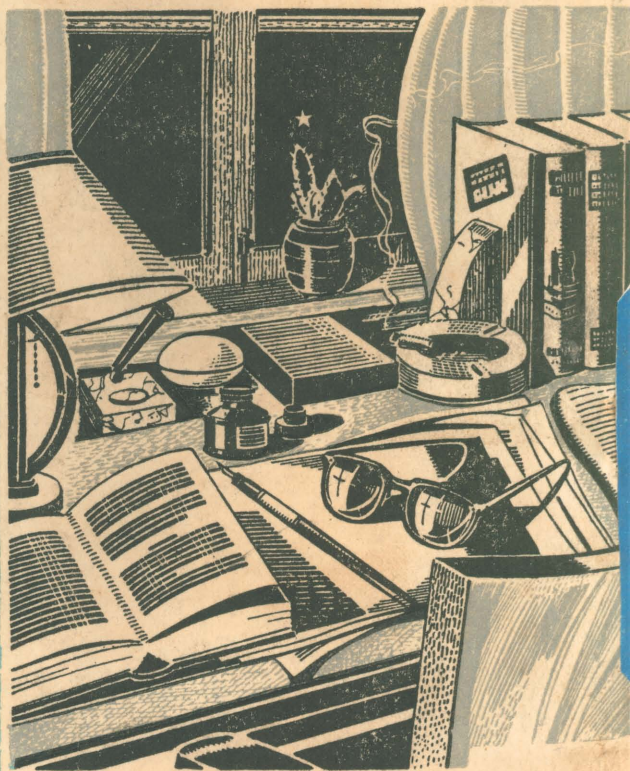


現代作家叢文

# 葉聖陶文集

上海春明書店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9942B

F.K. LEISURE LIBRARY  
STUDENT  
復光課餘圖書館  
1104417

# 葉聖陶文集

現代作家叢書第五集



上海春明書店印行

## 關於刊行現代作家文叢

本文叢原來定名為新文學叢書的。這是比較大方的一種名稱。但書店方面因為刊行了今文學叢刊，恐怕混同，要求改為今名。考慮結果，覺得沒有什麼不方便，就決定下來了。

關於本文叢的編選和刊行，其主要原因，不外爲了街坊間盜印作家的著作過多，損害了作家的版權，影響了作家的版稅。其次，那些盜印書又大抵非常不負責任，不得作家同意，隨意竊編，隨意闕割；而封面的庸俗，印刷的惡劣，尤其餘事。但偏偏以「代表作」「傑作選」欺騙讀者。爲消除這一唯利是圖的惡劣風氣，爲保障作家權益，以及爲使讀者不再受欺騙，本會乃於本年夏季代表作家向各盜印書商交涉，同時代表作家版權，在春明書店刊行了這一套文叢。

這是一樁頗爲艱辛的工作，盜印書商之所以敢於公然盜印作家著作，有其歷史的原因；但交涉結果卻相當圓滿。盜印書商知道盜印作家著作於情於理於法均有未合，是有背良知並且犯罪的行爲，大抵都在本會所提出的最低條件之下合情合理的解決了。自然，街坊間還有若干盜印書商在，但事實會告訴他們，肆無忌憚地吮吸作家的腦汁心血，在人情法理都不容許的情形之下會有怎樣的結果的。

作家與出版家是站在一條線上的友伴，他們的使命與目的是共同的，應該親密地合作。因此，現代作家文叢的刊行，算是本會作家與春明書店正式合作的開始。

## 序

以往出過一些集子，都按時間編排，一段時間內寫了若干東西，就彙聚攏來，印成一集。選編的東西只有一冊，就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聖陶短篇小說集」，出版期還在抗戰以前。此外就是人家替我選編的了，事前並不接頭，偶然走過書攤，看見自己的名號印在書封面上，下面加上傑作選什麼集之類的字樣，翻開來看，果然是自己的東西。這種本子有幾冊，我不知道。我不想責備那些人侵害我的版權，我們被人家侵害的權益太多了，版權是其小焉者，何足計較？不過見他們選編得那麼草率，校印得那麼馬虎，對不起我不要緊，他們還對不起讀者，不免發生惡感。很想自己也來編一冊，印出來供讀者比較，可是遷延又遷延，一直不會動手。這回應春明書店的請求，才真個動了手，有了這第二冊自己選編的東西。

選在這裏的東西，最早的寫在二十五年以前，最近的是三四年前寫的，先後相去二十多年。入選的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不過就我所寫的東西說，這幾篇比較可觀而已。當然還是我自己以為，人家批評起來未必如此。我的能力只有這麼些，超過了我的能力，寫出非常可觀的東西來給人家看，這是沒法辦到的。近幾年來，像這一類的東西寫得很少，竟可以一年裏沒有寫一篇。思想的路子稱為思路，走慣一條常常走，改換了一條又走慣了，對於以前的那條就感覺生疎了。我近來少寫與集子裏的東西同類的東西，依我自己想，就因為思路改換，先前走慣的那條不大走了的緣故。如果再經改換，又回到先前的路子，我想還是要寫這一類東西的。

# 目次

## • 第一輯 •

一個朋友.....二

義兒.....六

潘先生在難中.....一三

遺腹子.....二九

某城紀事.....三八

秋.....五二

「感同身受」.....五九

一篇宣言.....六七

多收了三五斗.....七四

一個小浪花.....八二

英文教授.....八八

## • 第二輯 •

牽牛花.....一一〇

幾種贈品.....	一二
「蘇州光復」.....	一一五
「心是分別不開的」.....	一一七
兩法師.....	一二五
答復朋友們.....	一三一
鄰舍吳老先生.....	一三三
春聯兒.....	一三六

### • 第三輯 •

一粒種子.....	一四〇
梧桐子.....	一四四
瞎子和聾子.....	一四九
稻草人.....	一五六
古代英雄的石像.....	一六二
皇帝的新衣.....	一六七
熊夫人幼稚園.....	一七四

第

一

輯

## 一個朋友

我有一位朋友，他的兒子今天結婚。我去擾了他的喜酒，喝的醉了！不！我沒有喝的醉。

他家裏的酒真好，是陳了三十年的花雕，呷在嘴裏滋味濃厚而微澀——這個要內行家才能扼要地辨別出來——委實是好酒。

他們玩的把戲真有趣！真有趣！那一對小新人面對面站着，在一陣沸天震地的拍手聲裏，他們倆鞠上三個大躬。他們倆都有迷惘的，驚恐的，瞪視的眼光，好像已被貓兒威嚇住的老鼠……不像，像屠夫刀下的牲牛。我想：你們怕和陌生的人站着麼？何不啼着，哭着，嬌央着，婉求着你們的爹爹媽媽，給你們換過熟識的知心的人站在對面呢？

我想的晚了，他們倆的躬已鞠過了，我又何必去想他。

那些賓客議論真多。做了烏鴉，總要呀呀地叫，不然，就不成其爲烏鴉了。他們有幾個人稱贊我那位朋友有福分，今天已是喝他令郎的喜酒了。有幾個滿口地說些「珠璧交輝」「鸞鳳和鳴」的成語。還有幾個被擠在一羣賓客的背後，從人叢的縫裏端相那一對小新人，似羨似歎地說，「這是稀有的事！」

我沒有開口。

那幾個說我那位朋友有福分的，他們的話若是有理，今天的新人何不先結了婚，慢吃乳漿？那幾個熟讀成語辭典的，只是搬弄着礦物動物的名詞，不知他們究竟比擬些什麼？

「這是稀有的事！」這句話卻有些意思。

然而也不見得是稀有。「稀有」兩字不妥。哈哈！我錯認在這裏批改學生的文稿了。

我那位朋友結婚的時候，我也去擾他的喜酒，也喝的爛醉，今天一樣的醉。這是十四年前的事——或者是十三年。記不清楚了。當時行禮的景象，賓客的談話，卻還印在我的腦子裏，一切和今天差不多，今天竟把當年的故事重新搬演一回。我去道賀作賓客，也算是個配角呢。

我記得那位朋友結婚之後，我曾問他：

「可有什麼新的感覺？」

他的答語很是有趣：

「我吃，喝，玩耍，都依舊；快意的地方依舊；不如意的地方也依舊；只有臥榻上多了一個人，是我新鮮的境遇。」我又問他：

「你那新夫人的性情和思想如何？」

他的答語更有趣：

「我不是伊，怎能知道那些呢？」

他自然不知道。他除了惟一的感覺「新鮮的境遇」而外，那裏還知道別的。我真傻了，將那些去問他。當時我便轉了詞鋒道：

「伊快樂麼？」

「伊快樂呀！伊理妝的時候，微微地，淺淺地，對着鏡裏的伊笑。伊見我進內室，故意將臉兒轉向別的地方，兩顆烏黑的，靈活的，動人的眼睛，卻暗地偷覷着我；那時伊顴頰間總含着無限的慶幸，滿足，戀愛的意思。伊和女伴商量修飾，議論風生，足以使大家心折。伊又喜歡「又麻雀。」下半年和上半夜的工夫，都消磨在這一件事。你道伊還有不快樂的一秒麼？」

後來他們夫妻倆有了小孩子了，便是今天的新郎。他們倆遭逢了這個歡喜的非常，但是說不出爲什麼歡喜……我又傻了，覺得歡喜，歡喜就是了，要說出什麼來？這個歡喜，還普及得到他倆的族人和戚友，因爲這事也滿足了彼等對於他們倆的期望。然而他們倆先前並沒有什麼預計。論到這事，誰有預計？那一家列過預算表？原來喝的醉了！

他們倆生了兒子，生活上絲毫沒變更。他吃，喝，玩耍，依然如故。伊對着鏡裏的伊笑，偷覷着他得意，談論修飾，「又麻雀，」也依然如故。

小孩子吃的，是一個賣了兒子，奪了兒子的權利換飯吃的婦人的乳漿。他醒的時候，睡眠的時候，都在伊的懷抱裏。不到幾個月，他小小的龐兒會笑了，小手似乎會招人了。

他們倆看了，覺得他很好玩，是以前不曾有過的新鮮玩意兒。一個便從乳母手中抱過來和他接個吻，一個不住地摩撫他的小面龐。他覺得小身體沒有平常抱的那樣舒服，不由得哭了起來。他們倆沒趣，更沒法止住他的哭，便叫乳母快快抱去。

「我們不要看他的哭臉！」

那小孩子到了七八歲，他們倆便送他進個學校。他學些什麼，他們倆總不問。受教育原是孩子的事，那用父母過問呢！

今天的新郎還兼個高等小學肄業生的頭銜！他的同學有許多也來道喜，他們活動的天性，沒有一處地方一刻功夫不流露，剛才竟把禮堂當着球場踢起球來。然而對於那做新郎的同學，總現出凝視猜想的神情，好像他滿身都被着神祕似的。

我想今天最樂意的要算我那位朋友了。他非但說話，便咳一聲嗽也柔和到十二分；彎了腰，執了壺，替賓客斟酒，幾乎要把酒杯敬到嘴邊來。他聽了人家的祝賀語，眉眼笑地答謝道：

「我有什麼福分？不過幹了今天這一樁事，我對小兒總算盡了責任了。將來把這份微薄的家產交付給他，教他好好地守着，我便無愧祖先。」

我忽然想起，假如我那位朋友死了，我替他撰家傳，應當怎樣地敘述？有了！簡簡括括只有一句話：「他無意中生了一個兒子，還把兒子撤在自己的模型裏。」呀！諛墓之文那有這種體例！原來我喝的醉了……

一九二〇，一二，二四。

## 義兒

義兒最歡喜的東西就是紙和筆了：不論是練習英文的富士紙，印畫地圖的考貝紙，寫大楷的八都紙，乃至一張撕下的日曆，一葉廢餘的文格，不論是鋼筆，蠟筆，毛筆，鉛筆，乃至課室內用殘的顏色粉筆，一到他的手裏，他就如獲得世界的一切了。他的右手一把握着筆幹，左手五指張開揪住鋪着的紙，描繪他理想中的人物屋鳥；他的頭總是側着，一會兒偏左，一會兒又偏右；舌尖露出於上下脣之間，似欲禁止呼吸的樣子。他能畫成側形的鯉魚，俯視形的菊花，從正面看的農屋。他畫成一樣東西，常常要端相好幾回，還加上幾筆，或給加上一部分。有時加得高興了，鯉魚的鱗片都給畫上短毛；菊花的花瓣儘管加多，致全花湊不成個圓形；從煙突噴出的煙越塗越多，所佔紙面比屋子還大。他看看這不像一幅畫了，就在上面打一個大X，或者撕碎了，疊起來再撕，如是屢屢，以至於粉碎。他留着的畫稿都摺得很小很小，積存在一個舊的布書包裏。

他當然同別的孩子一樣，歡喜奔跑，歡喜無意識地叫喊，歡喜看不經見的東西，歡喜附和着人家胡鬧。但是他不喜歡學校裏的功課。他在課室裏難得靜心，除了他覺得先生演講的態度很好玩，先生如狂的語聲足以迷住他的思想的時候。若是被考問時，他總能够回答，可是止有片段的，不能有完整的答案。所以他的愚笨懶惰等等罪名早在他的幾位先生的心裏成立了。就是那位圖畫先生，也說他不要好，止知亂塗，畫的簡直不成東西。這是的確的，他逢到畫圖的功課，隨隨便便臨了黑板上先生畫的一幅畫，繳給先生就是了，從來沒有用過一點心，希望牠好。

他的父親早死了，母親養護着他，總希望他背書像流水一般地快，更讀通一點英文，將來好成家立業。但是實際所得的止是失望和悲傷，義兒今年十二歲了，高等小學的二年級生了，讚美他的聲息一絲也聽不到，卻時時聽得些愚笨

懶惰歡喜搗亂等對於他的考語。她很相信這些考語是確實的，不然，何以義兒回了家總不肯自己拿出書來讀，必待逼迫着呢？又何以總是一字一頓地讀，從不會熟誦如流水呢？他止喜歡捉蟲子，釣魚兒，塗些怕人的東西在紙上，這不是搗亂麼？而且有什麼用處呢？她想到這等情形時，就很自然很容易地引起舊有的胃病。「我的心全在你的身上，現在給你撕得粉碎了，」她老是向義兒這麼說。義兒聽了，也不辨這句話何等傷心，止覺得意味非常淡薄，值不得容留在腦子裏。所以他一切照平常做去。

有一次他將積蓄着的母親給他的錢買了兩匣紙煙匣內的畫片，有兩次他跑到河邊，蹲在露出河面的石頭上釣魚，再有幾次，他到不知什麼地方去逛，直到天黑才回家，都惹起了母親的惱怒和悲感。她知道同他說傷心的話絕對沒有效果，但是總希望得到一點效果，便換了個似乎較有把握的辦法，就是打她的細瘦慘白的手握着一枝量衣的尺，顫顫地在他身上亂抽，因為怨恨極了，用了好多的力氣。可是他一聲都不響，沈靜的面孔，時而一瞬的眼睛，都表示出忍受和不屈的意思。她呼吸很急促，斷斷續續地問，「可知道你的錯處麼？下次還敢這樣麼？」他止當沒有這回事，並且偏轉他的頭。她沒有法子，餘怒裏偏萌生一絲智慧來，就說，「假如下次不敢，我就饒恕了你這一次。」這時候他的頭或者微微一搖，或者輕輕一點，或者止有搖或點的意思，都可認為悔過的表示，她的手就此停了，她的怨恨就此嚥下去了。事情就這樣完結了。可是她的失望的心因此而凝固，她相信義兒是個難得好的孩子，想起的時候就默默流淚，怨自己的命運不好，更傷悼丈夫的早死。

母親終究是母親，雖然覺得今後的失望是注定了。義兒上學校去的時候，她總要問他穿的衣服够不够，肚子吃飽了沒有；有時買了一點吃的東西，或是人家送了什麼餅餌糖果來，她總把最好的留着給他吃。他是難得好的呢，他是引起自己的失望和悲傷的呢，她卻全然不想到了。

義兒還有兩位叔叔，也是時常斥責他的。不知爲什麼，他對於那位三叔特別害怕，一看見周身就不自由起來，好像

被束縛住的樣子，對於他的劣蹟，三叔發見得最少，因為他看見他時總是很安定很規矩的。人家發見了義兒的錯處，就去告訴三叔，借他來達到訓誡他的目的——就是義兒的母親也常常如此。三叔訓誡義兒的時候，義兒的面孔就紅了，不敢現沈靜的神態了，頭也不敢徧轉了；三叔教他以後不要再這個樣子，他就很低很可憐地答應一聲「知道了」，勝利每爲三叔所操，他因而發明了處置義兒的祕訣。他向義兒的母親和旁的人這麼說，「處置義兒唯一的方法，就是永遠不要將好顏臉對他。我就這樣做，所以他還能聽我的話。」義兒的母親對於這句話非常信服，可是她熬耐不住，不能不問暖問飽，留最好的東西給他吃。

一張山水畫的明信片，上面有葱綠的叢樹，突兀的山石，藍碧的雲天，紆曲曳白的迴泉，義兒從一個同學手裏得到了。他快活非常，如得了寶貝，心想臨繪一張，不乾不淨的顏色盒，是他每天攜帶的，他取了出來，立刻開始工作。一張桌子不過一方尺有餘的面積，實在安放不下墨水瓶，硯臺，顏色盒，明信片，畫圖紙，兩條手臂，等等東西。然而一個課室裏要布置五六十張桌子，預備五六十個學生做功課呢，怎能顧得各人過分的安適？好在義兒已經習慣了，偏促的小天地裏他自能優游如意。此刻他將墨水瓶擺在硯臺上面，明信片倚於瓶口，就髣髴帖架托着畫帖。左手拿着顏色盒，桌子上面就有地位平鋪畫紙了。他畫得非常專心，竟忘了周圍的和自己的一切，沒有思慮，沒有情緒，止有腦和手聯合的簡單的運動，就是作畫。同學的喧聲和沈重且急速的脚步，或是走過他旁邊的暫時止步而看他一看，於他止起很淡很淡的感覺，差不多春夜的夢一般，迷蒙而杳渺。功課又開始了，同學都上了他們的座位了，英文先生也進了課室了，他周圍的空氣全變，而他如無所覺，還是臨他的畫。

豎起的明信片很引人注目，況且義兒是坐着作畫的姿勢，英文先生一望便明白了。他不免有點惱怒，「他在那裏作畫，連課本都不拿出來，分明不願意上我的功課。」他這麼想，宏大而嚴正的呵斥聲就從他喉間涌出：「沈義，你做什

麼！現在是什麼時候？你的課本那裏去了？像不愛上我的功課，儘管出去，你在課室外畫一輩子的圖我不來管你，在我的課室裏卻容不得你這樣懶惰搗亂的學生！」同學們聽了，有的望着義兒，看他怎麼下場；有的故意看書，表示自己的勤勉；更有相着英文先生紅漲的怒容止是輕笑；課室內暫時靜默。

義兒被喚醒了，還有幾株小樹沒有畫上，他感覺得不快，像睡眠未足的樣子。他知道不能再畫，便將明信片畫幅顏色盒放入抽屜裏，順便檢出讀本來，慢慢地翻到將要誦習的一課。他並不看先生一眼，臉容緊張，有懊喪的神態。這更增加了英文先生的怒意。「早已說過了，若是不願意，就不必勉強上我的課！你惱怒什麼？難道我錯怪了你？上課不拿出課本來，是不是懶惰？因你而妨害同學的學習，是不是搗亂？我錯怪了你麼？」

「是的，沒有錯怪，」義兒隨口地說，卻含有冷峻的意味。「現在課本已拿出來了，請教下去罷，時間去得快呢。」同學們不料義兒有這樣英雄的氣概，聽着就大表同情，齊發出勝利的笑聲來。剛才的靜默的反響就是此刻的騷動了，室內不僅是笑聲，許多的足在地板上移動的聲音，桌椅被震搖而作的咕咕格格的声音，英文先生擲書於桌並且擊桌的聲音，混成一片。

英文先生覺得這太不可堪，非叫義兒立刻退出課室，不足以維持自己的威嚴。他就很決斷地說，「你竟敢同我鬭口！你此刻就出去，我不要你上我的課！」實在英文先生沒有仔細地想，說這句話很危險的，假若義兒不聽話，不立刻退出課室，豈不是更損了威嚴麼？果然，義兒聽了驅逐的命令，止將身體坐後一點，以為這樣就非常穩固了，——他絕對沒有出去的意思。同學們的好奇心全部涌起了先生的失敗將怎樣挽救，義兒的抵抗將怎樣支持，都是很好看的快要表演的戲文。他們望望先生，又望望義兒，身軀頻頻轉側，還輕輕地有所議論，室內的空氣更顯得不穩定。

英文先生臉已紅了，他斜睨義兒，見他不動；又見許多學生都如帶着譏諷的顏色。這是何等的侮辱呵！他的血管漲得粗了，頭腦岑岑地響了；一種不可名的力驅策着他奔下講臺，一把抓住了義兒的左臂，用力拉他站起來。義兒有桌子

做保障，他兩手狠命地扳住桌面，坐着不動；他的臉色微青，堅毅的神采鬚鬚勇士拒敵的樣子。英文先生用力狠猛，止將義兒的左臂震搖，桌子便移動了位置，且發出和地板磨擦的使人起牙齒酸麻之感的聲音。義兒終於支持不住，半個身體已離開桌子了；桌子受壓不平均，忽然向左傾側。一霎的想念起於英文先生的腦際，以為桌子倒時一定發重大的聲音，這似乎不像個樣子。他就放了手，義兒的身軀重複移正，桌子便穩定了。課室內的戰事於是暫時休止。

同學們觀戰，早已忘了自己在什麼地方了；有的奮一點無所着力的力，同情於義兒的拒敵；有的止覺此事好玩，最好多延長一刻；有的覺得這是個機會，便取出心愛的玩意兒來玩弄，或是談有趣味的話。總之，在課室之內，上功課的事是沒有人想到了。直到先生放手，驚奇的目光又集中於先生之面。

英文先生的手放了，忽然覺得這個動作太沒意思，況且許多學生正看着己的顏面呢。但是，再去抓他也不好，要再抓何必放呢？窘迫的感覺包裹全身，使他不敢正眼看周圍諸人。他止喃喃地說，「你不去也好，我總不承認你留在這裏。剛才的事退了課再同你講。現在且上功課，你不愛上，同學們要上呢。」他很自然地走回他的講臺。

學校裏從此起風波了：英文先生將義兒的事告訴了級任先生，說以後一定不要他上他的課。級任先生口裏雖不說什麼，心裏卻異常躊躇，不要他上課就是不肯教他，那有學校裏不肯教學生之理，並且在英文課的時間叫他做什麼呢？若是還叫他上英文課，英文先生的面子又怎麼顧全？說不定英文先生因此動怒，又生出以外的枝節來。級任先生如受了過大的刺激，覺得滿心都是不爽快。他就告訴了義兒的三叔，他們倆本是天天在茶館裏會見的茶友。許多同學呢，他們將義兒的事作為新聞，一散課就告訴別級的同學，像講述踢球的勝利那麼有味——於是別級同學流動恆變的心裏又換了個新的對象了。他們以好奇的心在那裏觀望：課已退了，英文先生將怎樣辦理這一件事呢？義兒仍舊取出抽屜裏的東西，完成他的畫幅，可是心裏總覺不安定，有點驚怯，以後將有什麼事到臨，模糊而不能預料。一塊小石的投

擲可以激動全世界的水，雖然我們不盡能看見波紋，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了。

三叔聽了級任先生的訴說，當然痛恨義兒的頑劣；一方面想法解決這件事。他說：「由我訓誡他，已經不知幾回了！當着面他總是很能領受的態度，自稱情願悔改，可是一背面第二個過失就來了。他母親打他罵他，差不多是每天的常課，更沒有什麼用處，當時他就不肯說一個改字。我們須得換一個方法才行。」

「是呀，須得換一個方法。」級任先生連連點着頭說：「他在課室內這樣搗亂，非但同學們和授課的先生受他的累，連我也覺得難以措置。總要使他知所畏懼，以後不敢再這樣，才得大家安靜呢。」

「英文先生方面，由我去陪罪；爲他的話的威信起見，不妨令義兒暫時不上英文課；到那一天，說『你確能改過，英文先生恕你了』，然後再叫他上課。」

「你這辦法，解除了我的爲難了！」級任先生露出得意的笑容，壓在他肩上的無形的重負似乎輕了好多。「就這麼辦罷。可是怎能使你家義兒確能改過呢？」

三叔輕輕擊桌一下，端起茶盃呷了一口茶，然後說：「就是你所說的那句話，要他知所畏懼。我想他這麼浮動的心情，都由每天回家，常同外面接觸而來的。若是叫他住在學校裏，和外間一切隔離，過嚴苦的生活，他一方面浮動的心情漸漸定了，一方面嘗到嚴苦的生活的滋味而覺得怕了，或者不再有什麼壞的行爲做出來吧。」

「這確是一個辦法。就叫他住在我的房間裏好了。但是，你先要給他一個暗示，重重地訓斥他一頓，使他沒有搬進學校就覺得懷然。」

「我知道，我有法子。」

一切的計畫都照着三叔進行，義兒搬進學校裏住了。他本來很羨慕住校的同學。他常常想：『我的學校裏，不知怎

麼情形，課室裏點了燈，許多同學坐在一起，不是很好玩麼？可是他並不會向母親要求過，要在校內寄宿，因為他不能設想這事的可能。現在母親忽然端整了被褥一切，叫他住在校裏，實在是夢想不到的。這就是他往日的學校呀，但在他覺得新鮮。晚飯的鈴聲，課室裏上了火的煤油燈，住校的同學的隨意談笑，夜色的操場上的賽跑，都是他從來不曾經歷的。他聽着，看着，談着，玩着，恍恍忽忽如在夢裏，悠久而不變換。他在睡眠之前很匆促地摹印一張洛川神女之圖，到末了畫那條衣帶，墨色沸了開來，就把全幅撕了；但是他很覺舒適。母親的嘮叨現在是非常之遠，好似在她懷抱裏的時候的事，畫完一幅畫，居然沒有聽見「又在那裏塗怕人的東西了」的責罵。更可希望的，一個同學約他明天一早去捉棲宿未醒的麻雀。他在床上想，到那裏去取竹竿，怎麼塗上了膏，預備着怎樣一個籠子，怎麼伸手……漸漸地模糊，不能想了。兩三天內，級任先生暗裏觀察，希望看見義兒愁苦怯懼的面容。可是事實竟相反，義兒還是往日的義兒，更高興了。

當級任先生到茶館時，三叔就問他，「義兒可又鬧了什麼事？」

「暫時沒有，」級任先生微露失望的神態，語音帶冷然的調子。

「他住在校內覺得怕麼？」

「怕？」級任先生斜睨着三叔，「那有這回事！他還是往日的模樣，並且更為高興。」

「他竟不怕麼？」三叔悵然愕視。

## 潘先生在難中

車站裏擠滿了人，各有各的心事，都現出異樣的神色，脚夫的兩手插在號衣的袋裏，睡着一般地站着；他們知道可以得到特別收入的時間離得還遠，也犯不着老早放出精神來。空氣沈悶得很，人們略微感到呼吸的受壓迫，大概快要下雨了。電燈亮了一歇了，彷彿比平時昏黃一點，望去好像一切的人物都在霧裏夢裏。

揭示處的黑漆版上標明西來的快車須遲到四點鐘。這個報告在幾點鐘以前早就教人家看熟了，現在便同風化了的戲單一樣，沒有一個人再望牠一眼。像這種報告，在這一個人禮拜裏，幾乎每天每趟的行車都有，所以本來是難得的事情，大家也習以為當然了。

不知幾多人心繫着的來車居然到了，悶悶的一個車站就一變而為擾擾的境界。來客的安心，候客者的快意，以及脚夫的小小發財，我們且都不提。單講一位從讓里來的潘先生。他當火車沒有駛進站場之先，早已調排得十分周妥：他領頭，右手提着個黑漆皮包，左手牽着個七歲的孩子；七歲的孩子牽着他的哥哥（今年九歲）；哥哥又牽着他的母親，潘師母。潘先生說人多照顧不齊，這麼牽着，首尾一氣，猶如一條蛇，什麼地方都好鑽了。他又屢次叮囑，教大家握得緊緊，切勿放手；尚恐大家萬一忘了，又屢次搖盪他的左手，意思是教把這警告打電報一般一站站遞過去。

首尾一氣誠然不錯，可是也不能全乎沒有弊端。火車將停時，所有的客人和東西都要涌向車門，潘先生一家的一條蛇是有點尾大不掉了。他用黑漆皮包做前鋒，胸腹部用力向前抵，居然進展到距車門只兩個窗洞的地位。但是他的

七歲的孩子還在距車門四個窗洞的地方，被擠在好些客人和坐椅的中間，一動不能動；兩臂一前一後，伸得很長，前後的牽引力都很大，似乎快要把握臂膊拉了去的樣子。他急得直喊：「阿！我的臂膊！我的臂膊！」

一些客人聽見了帶哭的喊聲，方才知道腰下擠着個孩子；留心一看，見他們四個人一串，手聯手牽着。一個客人呵斥道：「趕快放手，要不然，把孩子拉做兩半了！」

「怎麼弄的，孩子不抱在手裏！」又一個客人鄙夷的聲氣自語，他一方面仍注意在擇得向前進行的機會。

「不！」潘先生心想他們的話不對的，牽着自有牽着的妙用；再轉一念，妙用豈是人人都能够了解的，向他們辯白，也不過徒勞唇舌。不如省些精神罷：就把以下的話嚥了下去。而七歲的孩子還是「臂膊！臂膊！」喊着，潘先生前進後退都沒有希望，只得自己失約先放了手。隨即驚惶地發命令道：「你們看着我！你們看着我！」

車輪一頓，在軌道上立定了；車門裏彈出去似地跳下許多的人。潘先生覺得前頭鬆動了些；但是後面的力量突然增加，他的腳作不得一點主，只得向前推移；要回轉頭來招呼自己的隊伍，也不得自由，於是對着前頭的人的後腦叫喊：「你們跟着我！你們跟着我！」

他居然從車門裏被彈出來了。旋轉身子，身後沒有他的兒子同夫人。心知他們還擠在車中，守住車門老等總是穩當的辦法。又下來了百多人，方才看見腳踏上人叢中現出七歲的孩子的身上半身，承着電燈光，面目作哭泣的形相。他走前去，幾次被跳下來的客人衝回，才用左臂把孩子抱了下來。再等了一歇，潘師母同九歲的孩子也下來了；她吁吁地呼着氣，連喊「阿嚏，阿嚏」，淒然的眼光相着潘先生的臉，似乎乞求撫慰的孩子。

潘先生到底鎮定，看見自己的隊伍全下來了，重又發命令道：「我們仍舊同剛才這樣聯起來。你們看月臺上的人這麼多，收票處又擠得厲害，不是聯着，就要走散了！」

七歲的孩子覺得害怕，攔住他的膝頭說：「爸爸，抱！」

「沒用的東西！」潘先生頗有點憤怒，但隨即耐住，蹬下身子把孩子抱了起來。同時關照大的孩子拉着他的長衫的後幅，一手要緊緊牽着母親，因為他自己一隻手也沒得空了。

潘師母向來不會受過這樣的困累，好容易下了車，卻還有可怕的擁擠在前頭，不禁發怨道：「早知道這樣子，寧可死在家裏，再也不要逃難的了！」

「悔什麼！潘先生一半發氣，一半又覺得憐惜。」到了這裏，懊悔也是沒用。並且，性命到底安全了。走罷，當心脚下。」於是四個一串向人叢中蹣跚地移過去。

一陣的擁擠，潘先生如在夢裏似的，出了收票處的隘口。他彷彿急流裏的一滴水滴，沒有迴旋側向的餘地，只有順着大眾的勢，腳不點地地走。一會兒，已經出了車站的鐵柵欄，跨過了電車軌道，來到水門汀的旁路上。慌忙地回轉身來，只見數不清的給電燈光耀得發白的面孔以及數不清的提箱與包裹，一齊向自己這邊涌來，忽然覺得長衫後幅上的小手沒有了，不知什麼時候放了的；心頭悵惘到不可說，只無意識地把身子亂轉，轉了幾回，一絲影蹤也沒有。家破人亡之感立時襲進他的心門，禁不住滲出兩滴眼淚來，望出去電燈人形都有點模糊了。

幸而抱着的孩子眼光敏銳，他瞥見母親的疏疏的頭髮，便認識了，舉起手來指點道：「媽媽，那邊。」

潘先生一喜；但是還有點不大相信，眼睛湊近孩子的衣衫擦了擦，然後望去。搜尋了一歇，果然看見他的夫人呆鼠一般在人叢中瞎撞，前面護着那大的孩子，他們還沒有跨過電車軌道呢。他便向前迎上去連喊着「阿大」，把他們引到剛才站定的旁路上。於是放下手中的孩子，舒暢地吐一口氣，一手抹着臉上的汗說：「現在好了！」的確好了，只要跨出那一道鐵柵欄，就有人保着險，什麼兵火焚掠都遭逢不到；而已經散失的一妻一子，又幸福得很，一尋即着，豈不是四條性命，一個皮包，都從毀滅和危難的當中檢了回來麼？豈不是「現在好了！」

「黃包車！」潘先生很入調地喊着。

車夫們聽見了，一齊拉着車圍攔來，問他到什麼地方。

他昂起一點頭，似乎增加好幾分威嚴，伸出兩個指頭揚着說：「只消兩輛！兩輛！」他想了一想，續說：「十個銅子，四馬路，去的就去！」這分明表示他是個「老上海」。

辯論了好一會，終於講定十二個銅子一輛。潘師母帶着大的孩子坐一輛，潘先生帶着小的孩子同黑漆皮包坐一輛。

車夫剛欲拔脚前奔，一個背鎗的印度巡捕一臂在前面一橫，只得縮住了。小的孩子看這個人的形相可怕，不由得回過臉來，貼着父親的胸際。

潘先生領悟了，連忙解釋道：「不要害怕，那就是印度巡捕，你看他的紅包頭。我們因為本地沒有他，所以要逃到這裏來；他背着鎗保護我們。他的鬍子很好玩的，你可以看一看，同羅漢的鬍子一個樣子。」

孩子總覺得怕，便是同羅漢一樣的鬍子也不想看。直到聽見噹噹的聲音，才從側邊斜脫過去。只見很亮很亮的一個房間一閃就過去了；那邊一家家都是花花燦燦的，都點得亮亮，他於是不再貼着父親的胸際。

到了四馬路，一連問了八九家旅館，都大大的寫着客滿的牌子；而且一望而知情商也沒有用，因為客堂裏都搭起床鋪，可知確實是住滿了。最後到一家也標着客滿，但是一個夥計懶懶地開口道：「找房間麼？」

「是找房間，這裏還有麼？」一縷安慰的心直透潘先生的週身，彷彿到了家的樣子。

「有是有一間，客人剛剛搬走，他自己租了房子了。你先生若是遲來一刻，說不定就沒有有了。」

「那一間就是我們住好了。」他放了小的孩子，回身去扶下夫人同大的孩子來，說：「我們總算運氣好，居然有房間住了！」隨即付車錢，慷慨地照原價加上一個銅子；他相信運氣好的時候多給人一些好處，以後好的運氣會續續而來的。但是車夫偏不知足，說跟着他們回來回去走了這多時，非加上五個銅子不可。結果旅館裏的夥計出來調停，潘先

生又多破費了四個銅子。

這房間就在樓下。有一個床，一盞電燈，一桌，兩椅，此外就只有煙霧一般的一間的空氣了。潘先生一家跟着茶房走進去時，立刻聞到刺鼻的油腥味，中間又混着陣陣的尿臭。潘先生不快地自語說：「討厭的氣味！」隨聽見隔壁有食料投下油鍋的聲音，才知道原是一間廚房。再一思想，氣味雖討厭，究比吃鎗子睡露天好多了；也就覺得沒有什麼，舒舒泰泰在一張椅子上坐下。

「用晚飯吧？」茶房擺下皮包回頭問。

「我要吃火腿湯淘飯，」小的孩子咬着指頭說。

潘師母馬上對他看個白眼，凜然說：「火腿湯淘飯是逃難呢，有得吃就好了。還要這樣那樣點戲！」大的孩子也不懂看看風色，央着潘先生說：「今天到上海了，你可給我吃大菜。」

潘師母竟然發怒了，她回頭呵斥道：「你們都是沒有心肝的，只配什麼也沒得吃，活活地餓……」

潘先生有點兒窘，卻作沒事的樣子說：「小孩子懂得什麼。」便分付茶房道：「我們在路上吃了東西了，現在只消來兩客蛋炒飯。」

茶房似答非答地一點頭就走，剛出房門，潘先生又把他喊回來道：「帶一斤紹興，一毛錢熏魚來。」

茶房的腳聲聽不見了，潘先生舒快地對着潘師母道：「這一刻該得樂一樂，喝了一杯了。你想，從兵禍凶險的地方，來到這絕無其事的境界，第二件可樂。剛才你們忽然離開了我，找了半天找不見，真把我急得要死了；倒是阿二乖覺，（他說着，把阿二拖在身邊，一手輕輕地拍着，）他一眼便看見了你，於是我迎上來，這是第二件可樂。樂哉樂哉，陶陶酌一杯。」他作舉杯就口的樣子，迷迷地笑着。

潘師母不響，她正想着家裏呢。細軟的雖然已經帶在皮包裹以及寄到教堂裏去了，但是留下的東西究竟還不少。

不知王媽到底可靠不可靠；又不知隔壁那家窮人家會不會知曉他們一家統出來了，只賸個王媽在家裏看守，又不知王媽睡覺時，要不要忘記關上一扇門或是一扇窗。她又想起院子裏的三隻母雞，沒有做完的阿二的褲子，廚房裏的一碗白燒鴨……真同通了電一般，一刻之間，種種的事情都涌上心頭，覺得異樣地不舒服，便嘆口氣道：「不知弄到怎樣呢！」

兩個孩子都懷着失望的心情，茫昧地覺得這樣的上海沒有平時父親嘴裏的上海來得好玩而有味。

疎疎的雨點從窗外灑進來，潘先生站起來說：「果真下雨了，幸虧在這一刻下，」就把窗關上。突然看見本來給窗子掩沒的旅客須知單，他便想起一件頂緊要的事情，一眼不眨地直注着那單子看。

「不折不扣，兩塊！」他驚訝地喊。回轉頭時，眼珠瞪視着潘師母，一段舌頭從嘴裏伸了出來。

## 二

明天早上，走廊中茶房們正蜷在幾條長凳上熟睡，狹得止有一條的天井上面很少有晨光透下來，幾許房間裏的電燈還是昏黃地亮着。但是潘先生夫婦兩個已經在那裏談話了；兩個孩子希望今天的上海或許比昨晚的好一點，也醒了一歇了，只因父母教他們再睡一會，所以還躺在床上，彼此呵癢爲戲。

「我說你一定不要回去，」潘師母焦心地說。「這報紙上的話知道牠靠得住靠不住的。既然千難萬難地逃了出來，那有立刻又回去的道理！」

「料是我早先也料到的。顧局長的脾氣就是一點不肯媽虎。『地方上又沒有戰事，學自然照常要開的，』這句話確然是他的聲口。這個通信員我也認識，就是教育局裏的職員，又那裏會靠不住？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

「你要曉得，回去危險呢！」潘師母悽然地說。「說不定三天兩天他們就會打到我們那地方去，你就回去開學，有

什麼學生來念書？就是不打到我們那地方，將來教育局長怪你爲什麼不開學時，你也有話回答。你只要問他，到底性命要緊還是學堂要緊？他也是一條性命，想來決不會對你過不去。」

「你懂得什麼！」潘先生頗懷着鄙薄的意見。「這種話只配躲在家裏，伏在床角裏，由你這種女人去說：你道我們也說得出口的麼？你切不要攔阻我，（這時候他已轉爲撫慰的聲調，）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但是決定沒有一點危險，我自有保全自己的法子。而且，（他自喜心思的靈捷，微笑着，）你不是很不放心家裏的東西麼？我回去了，就可以自己照看，你也得定心定意住在這裏了。等到時局平定了，我馬上來接你們回去。」

潘師母知道丈夫的回去是萬無挽回的了。回去能得照看東西固然很好，但是風聲這樣地緊，一去之後，猶如珠子拋在海裏，誰保得定必能撈回來呢！生離死別的哀感涌上她的心頭，再不敢正眼看她的丈夫，眼淚早在眼角邊偷偷地想跑出來了。她又立刻想起這不大吉利。現在並沒有什麼不好的事情，怎能悽慘地流起淚來。於是勉強忍住，聊作自慰的請求道：「那麼你去看看情形，假使教育局長並沒有照常開學這句話，如還來得及，你就趁了今天下午的車來，不然，趁了明天的早車來。你要知道，（她到底忍不住，一滴眼淚落在手背，立刻在衫子上擦去了，）我不放心呢！」

潘先生心裏也着實有點煩亂，局長的意思照常開學，自己萬無主張暫緩開學之理，回去當然是天經地義，但是又怎麼放得下這裏！看他夫人這樣的依依之情，決計一走，未免太沒有恩義。又況一個女人兩個孩子都是很懦弱的，一無依傍，寄住在外邊，怎能斷言決沒有意外？他這樣想時，不禁深深地發恨：恨這人那人調兵遣將，預備作戰，恨教育局長主張照常開課，又恨自己沒有個已經成年，可以幫助一臂的兒子。

但是他究竟不比女人，他更從利害遠近種種方面着想，覺得回去終於是天經地義，便把惱恨悶在一旁，臉上也不露一毫形色，順着夫人的口氣點頭道：「假若打聽明白局長並沒有這意思，依你的話，就趁了下午的車來。」

兩個孩子約略聽得回去和再來的話，小的就伏在床沿作嬌道：「我也要回去。」

「我同爸爸媽媽回去，騰下你獨個住在這裏，」大的孩子扮着鬼臉說。

小的聽着，便迫緊喉嚨喊作啾哭的腔調，小手擦着眉眼的部分，但眼睛裏實在沒有眼淚。

「你們都跟着媽媽留在這裏，」潘先生提高了聲音說。「再不許胡鬧了，好好兒起來待吃早飯罷。」說罷，又囑咐了潘師母幾句，逕出僱車，趕往車站。

模糊地聽得行人在那裏說鐵路已斷火車不開的話，潘先生想，「火車如果不開，倒死了我的心，就是立刻免職也只得由他了。」同時又覺得這消息很使他失望，因想他若是運氣好，未必會逢到這等失望的事，那麼行人的話也未必可靠。欲決此疑，只希望車夫三步併作一步跑。

他的運氣誠然不壞，趕到車站一看，並沒有火車不開的通告；揭示處只標明夜車要遲四點鐘才到，這一刻還沒有到呢。買票處絕不擁擠，時時有一兩個人前去買票。聚在站中的人卻不少，一半是候客的，一半是爲看看來的，也有帶着照相器具的，專等夜車到時攝取車站擁擠的情形，好作將來風雲變幻史的一頁。行李房滿滿地堆着箱子鋪蓋，各色各樣，幾乎碰到鉛皮的屋面。

他心中似乎很安慰，又似乎有點兒悵惘，頓了一頓，終於前去買了張三等票，就走入車箱裏坐着。晴明的陽光照得一車通亮，溫溫地不嫌燥熱；坐位很寬舒，就是勉強要躺躺也可以。他想，「這是難得逢到的。倘若心裏沒有事，真是趨愉快的旅行呢。」

這趟車一路耽擱，聽候軍人的命令，等待兵車的通過。直到抵達讓里，已是下午三點過了。潘先生下了車，急忙趕到家，看見大門緊緊關着，心便一定，原來昨天再四叮囑王媽的就是這一件。

扣了十幾下，王媽方才把門開了。一見潘先生，出驚地說：「怎麼，先生回來了！不用逃難了麼？」

潘先生含糊回答了她，奔進裏面四週一看，便開了房門的鎖，闖進去上下左右打量着。沒有變更，一點沒有變更，什

麼都同昨天一樣。於是他弔起的一半心放下來了。還有一半心沒放下，便又鎖上房門，回身出門，吩咐王媽道：「你照舊好好把門關上了。」

王媽摸不清頭緒，關了門進去只是思索。她想主人們一定就住在本地，恐怕她也要跟了去，所以騙她說逃到上海去。「不然，怎麼先生又回來了？奶奶同兩個孩子不同來，又躲在什麼地方呢？但是，他們為什麼不讓我跟了去？這自然嫌得人多了不好。」——他們一定就住在那洋人的紅房子裏，那些兵都講通的，打起仗來不打那紅房子。——其實就是老實告訴我，要我跟了去，我也不高興呢。我在這裏一點也不怕；如果打仗打到這裏來，橫豎我的老衣早做好了。」她隨即想起甥女兒送她的一雙繡花鞋真好看，穿了這鞋子上西方，闔王一定另眼相看；於是她感到一種微妙的舒快，不復想那主人究竟在那裏的問題。

潘先生出門，就去訪那當通信員的教育局職員，問他局長究竟有沒有照常開學的意思。那人回答道：「怎麼沒有？他還說有一些教員只顧逃難，不顧職務，這就是表示教育的事業，不配他們幹的；乘此淘汰一下也是好處。」潘先生聽了，彷彿覺得一凜；但又讚賞自己的有主意，決定回來到底是不錯的。一口氣奔到自己的學校裏，提起筆來就草送給學生家屬的通告。意思是說兵亂雖然可慮，子弟的教育猶如布帛菽粟，是一天一刻不可廢離的，現在暑假期滿，我按照常開學。從前歐洲大戰的時候，他們天空裏佈着禦防炸彈的網，下面學校裏卻依然在那裏上課；這種非常的精神，我們應當不讓他們專美於前。希望家長們能够體諒這一層意思，如無其事地依舊把子弟送來；這不但是家庭和學校的益處，實也是地方和國家的榮譽。

他起完這章，往復看了三遍，覺得再沒有可以增損，局長看見了，至少也得說一聲「先得我心。」便得意地謄上蠟紙，又自己動手印刷了百多張，命校役向一個個學生家裏送去。公事算是完畢了，開始想到私事：既要開學，上海是去不成了，他們母子三個住在旅館裏怎麼弄得下去！但也沒有辦法，惟有教他們一切留意，安心住着。於是蘸着剛才的殘墨

寫寄與夫人的信。

明天，他從茶館裏得到確實的信息，鐵路真個不通了！他心頭突然一沈，似乎覺得最親熱的一妻兩兒忽地乘風飄去，飄得很遠，幾至於渺茫。沒精沒采地踱到學校裏，校役回報昨天的使命道：「昨天出去派通告，有二十多家是關上大門的，打也打不開，只好從門縫裏插了進去。有三十多家只有用人在家裏，主人逃到上海去了，孩子當然跟着去，不一定幾時才能回來念書。其餘的都說知道了；有的又說性命還保不定安全，讀書的事情再說罷。」

「哦，知道了。」潘先生並不留心在這些上邊，更深的憂慮正縈繞於心曲。抽完了一支香煙以後，應走的路途決定了，便趕到紅十字會分會的辦事處。

他繳納會費願做會員；又宣言自己的學校房屋還寬闊，也願意作為婦女收容所，到萬一的時候收容婦女。這是慈善的舉措，當然受熱誠的歡迎，更兼潘先生本來是體面的大家知道的人物。辦事處就給他紅十字的旗子，好在學校門前張起來；又給他紅十字的徽章，標明這是紅十字會的一員。

潘先生接旗子和徽章在手，如捧着救命的神符，心頭起一種神祕的快慰。「現在什麼都安全了！但是……」想到這裏，便笑向辦事處的職員道：「多給我一面旗，幾個徽章罷？」他的理由是學校還有個側門，也得張一面旗，而徽章這東西不很大，恐怕偶爾遺失了，不如多拿幾個備在那裏。

辦事員同他說笑話，這些東西又不好吃的，拿着玩也沒什麼意思，多拿幾份仍舊只作一個會員，不如不要多拿罷。但是終於依他的話給了他。

兩面紅十字旗立刻在新秋的輕風中招展着；可是學校的側門上並沒有，原來移到潘先生家的大門上去了。一枚紅十字徽章早已跳上潘先生的衣襟，閃耀着慈善莊嚴的光，給與潘先生一種新的勇氣。其餘幾枚呢，潘先生重重包裹着，藏在貼身小衫的一個口袋裏。他想，「一個是她的，一個是阿大的，一個是阿二的。」雖然他們離處在那渺茫難據的

上海，但是彷彿給他們加保了一重穩當可靠的險，他們也就各各增加一種新的勇氣。

### 三

碧莊地方兩軍開火了！

讓里的人家很少有開門的，店鋪自然更不用說，路上時時有兵士經過。他們快要開拔到前方去，覺得最高的權威附靈在自己的身上，什麼東西都不在眼裏，只要高興提起腳來踏，總可踏做泥團踏做粉。這就來了拉夫的事情：恐怕被拉的人乘隙脫逃，便用長繩一個聯一個縛着臂膊，幾個弟兄在前，幾個弟兄在後，一串一串牽着走。因此，大家對於出門這事都覺得危懼，萬不得已時，也只從小巷僻路走，甚至佩有紅十字徽章如潘先生之輩，也不免懷着戒心，不敢大模大樣地踱來踱去。於是讓里的街道見得清靜且寬闊起來了。

上海的報紙好幾天沒有來。本地的軍事機關卻常常有前方的戰報公布出來，無非是些「敵軍大敗，我軍進攻若千里」的話。街頭巷口貼出一張新鮮的來時，慢慢聚集，也有好些人注目看着。但大家看罷以後依然不能定心，好似這布告的背後還伏着許多的話，於是悵悵地各自散了，眉頭照舊皺着。

這幾天潘先生無聊極了。最難堪的，自然是妻兒的遠離，而且不通消息，而且似乎有永遠難通的朕兆。次之便是自身的問題。「碧莊衝過來只一百多里路，這徽章雖說有用處，可是沒有人寫過筆據，萬一沒有用，又向誰去說話？」鎗子礮彈却掠放火都是真傢伙，不是耍的，到底要多打聽多走門路才行。」他於是這裏那裏探聽前方的消息，只要這消息與外間傳說的不同，便覺得真實的分數越多，即根據着盤算對於自身的利害。街上如其有一個人神色倉皇急忙行走時，他便突地一驚，以為這個人一定探得確實而又可怕的消息了；只因與他不相識，「什麼！」一就在喉際嚥住了。

紅十字會派人在前方辦理救護的事情，常有人附着兵車回來，要打聽消息自然最可靠了。潘先生雖然是個會員，

卻不常到辦事處去探聽，以爲這樣就對公衆表示膽怯，很不好意思。然而紅十字會究竟是可以得到真消息的機關，舍此他求未免有點傻，於是每天傍晚，到姓吳的辦事員家裏打聽去。姓吳的告訴他沒有什麼，或者說前方抵住在那裏，他才透了口氣回家。

這一天傍晚，潘先生又到姓吳的家裏；等了好久，姓吳的才從外面走進來。

「沒有什麼罷？」潘先生急切地問。「照布告上說，昨天正向對方總攻擊呢。」

「不行，」姓吳的憂愁地說；但隨即瞋住了，捻着脣邊僅有的幾根二三分長的鬚鬚。

「什麼！」潘先生心頭突地跳起來，週身有種拘牽不自由的感覺。

姓吳的悄悄地回答，似乎防着人家側聽了去的樣子，「確實的消息，正安（距碧莊八里的一個鎮）今天早上失守了！」

「啊！」潘先生發狂似地喊出來。頓了一頓，回身就走，一壁說道：「我回去了！」

路上的電燈似乎特別昏暗，背後又彷彿有人追趕着的樣子，惴惴地，歪斜的急步趕到了家，叮囑王媽道，「你關着門就可安睡，我今夜有事，不回來住了。」他看見衣櫥裏有件縐紗的舊棉袍，當時沒有收拾在寄出去的箱子裏，丟了也可惜；又有孩子的幾件布夾衫，仔細看實在還可以穿穿；又有潘師母的一條舊綢裙，她不一定捨得便不要牠；便胡亂包在一起，提着出門。

「車！車！福星街紅房子，一毛錢。」

「那裏有一毛錢的？」車夫懶懶地說。「你看這幾天路上有幾輛車？不是拚死尋飯吃的，早就躲起來了。隨你要不要，三毛錢。」

「就是三毛錢！」潘先生迎上去，跨上腳踏坐穩了，「你也得依着我，跑得快一點！」

「潘先生，你到那裏去？」一個姓黃的同業在途中瞥見了他，立定了問。

「哦，先生，到那邊……」潘先生失措地回答，也不辨這是誰的聲音；忽然想起回答他實是多事，——耳輪滾得絕快，那個人決不至於趕上來再問，——便縮住了。

紅房子裏早已住滿了人，大都是十天以前就搬來的，兒囑人語，燈火這邊那邊亮着，頗有點熱鬧的氣象。主人翁相見之後，說「這裏實在沒有餘屋了。但是先生的東西都寄在這裏，卻也不好拒絕。剛才有幾位匆忙地趕來，也因不好拒絕，權且把一間做飯吃的廂房給他們安頓。現在去同他們商量，總可以多插你先生一個。」

「商量商量總可以，」潘先生到了家一般地安慰，「況且在這麼的時候，我也不預備睡覺，隨便坐坐就得了。」

他提着包裹跨進廂房的當兒，疑惑自己受驚太厲害了，眼睛生了翳，因而引起錯覺。但是閉了一閉再張開來時，所見依然如前，這靠窗坐着，在那裏面對面的人談話，上唇翹起兩筆濃鬚的，不就是教育局長麼？

他頓時躊躇起來，已跨進去的一隻腳想要縮出來，又似乎不大好。那局長也望見了他，尷尬的臉上故作笑容說，「潘先生，你來了，進來坐坐。」主人翁聽了，知道他們是相識的，轉身自去。

「局長先生在這裏了，還方便罷，再容一個人？」

「我們只三個人，當然還可以容你。我們帶着蓆子；好在天氣不很涼，可以輪流躺着歇歇。」

潘先生覺得今晚的局長特別可親，全不同平日那副莊嚴的神態，便忘形地直跨進去說：「那麼不客氣，就要陪三位先生過一夜了。」

這廂房不很寬闊。地上鋪着一張蓆，一個戴眼鏡的中年人坐在上面，略微有疲倦的神色，但絕無欲睡的意思。鍋竈等東西貼着一壁。靠窗一排擺着三隻凳子，局長坐一隻，頭髮梳得很光的二十多歲的人，局長的表弟坐一隻，一隻空着。那邊的牆角有一隻柳條箱，三個衣包，大概就是三位先生帶來的，僅僅這些，房裏已沒有空地了。電燈的光本來很弱，又

蒙上了一層灰塵，照得房裏的人物都昏黯模糊。

潘先生也把衣包攤在那邊的牆角，與三位的東西合夥。回過來謙遜地坐上那隻空凳子。局長給他介紹了自己的同伴，隨說：「你也聽到了正安的消息麼？」

「是呀，正安失守，碧莊未必靠得住呢。」

「大概這方面對於南路很疏忽，正安失守，便是明證。那方面從正安襲取碧莊，是最便當的，說不定此刻已被他們得手了。要是這樣，不堪設想！」

「要是這樣，這裏非糜爛不可！」

「但是，這方面的杜統帥不是庸碌無能的人，他是著名善於用兵的，大約見得到這一層，總有方法抵當得住。也許就此反守為攻，勢如破竹，直擣那方面的巢穴呢。」

「但得這樣，戰事便收場了，那就好了！——我們辦學的就可以開起學來，照常進行。」

局長一聽到辦學，立刻感得自己的尊嚴，捻着濃鬚嘆道：「別的不要講，這一場戰爭，大大小小的學生吃虧不小呢！」他把坐在這間小廂房裏的侷促不舒的感覺遺忘了，彷彿堂堂地坐在教育局的辦公室裏。

坐在席上的中年人仰起頭來含恨似地說：「那方面的朱統帥實在可惡！這方面打過去，他抵抗些什麼——他沒有不終於吃敗仗的。他若肯漂亮點兒讓了，戰事早就沒有了。」

「他是傻子，」局長的表弟順着說，「不到盡頭不肯死心的。只是連累了我們，這當兒坐在這又暗又窄的房間裏。」他帶着玩笑的神氣。

潘先生卻想起遠在上海的妻兒來了。他不知他們可安好，不知他們出了什麼亂子沒有，不知他們此刻已經睡了不曾，抓既抓不到，想像也極模糊；因想自己的被累要算最深重了，悽然望着窗外的小院子默不作聲。

「不知到底怎樣呢！」他又轉想到那個可怕的消息以及意料所及的危險，不自主地吐露了這一句。

「難說，」局長表示富有經驗的樣子說，「用兵全在趁一個機，機是刻刻變化的，也許竟不被我們所料，此刻已……所以我們……」他對着中年人一笑。

中年人，局長的表弟潘先生，三個已經領會這一笑的意味；大家想坐在這地方總不至於有什麼，也各安慰地一笑。

小院子裏長滿了草，是蚊蟲同各種小蟲的安適的國土。廂房裏燈光亮着，牠們齊向那裏飛去。四位懷着驚恐的先生就够受用了；撲頭撲面的全是那些小東西，蚊蟲突然一鍼，痛得直跳起來。又時時停語側耳，惶惶地聽外邊有沒有槍聲或人衆的喧譁。睡眠當然是無望了，只實做了局長所說的輪流躺着歇歇。

明天清晨，潘先生的眼球上添了幾縷紅絲；風吹過來，覺得身上很冷。他急欲知道外面的情形，獨個閃出紅房子的大門。路上同平時的早晨一樣，街犬豎起了尾巴高興地這頭那頭望，偶爾走過一兩個睡眠惺忪的人。他走過去，轉入又一條街，也不聽見什麼特別的風聲。回想昨夜的匆忙情形，不禁心裏好笑。但是再轉一念，又覺得實在並無可笑，小心一點總比冒險好。

二十餘天之後，戰事停止了。大眾點頭自慰道：「這就好了！只要不打仗，什麼都平安了！」但是潘先生還不大滿意，鐵路還沒有通，不能就把避居上海的妻兒接回來。信是來過兩封了，但簡略得很，比較不看更教他想念。他又恨自己到底沒有先見之明；不然，這一筆冤枉的逃難費可以省下，又免得幾十天的孤單。

他知道教育局裏一定要提到開學的事情了，便前去打聽，跨進招待室，看見局裏的幾個職員在那裏裁紙磨墨，像是辦喜事的樣子。

一個職員喊出來道：「巧得很，潘先生來了！你寫得一手好顏字，這個差就請你當了罷。」

「這麼大的字，非得潘先生寫不可，」其餘幾個人附和着。

「寫什麼東西？我完全茫然。」

「我們這裏正籌備歡迎杜統帥凱旋的事務。車站的兩頭要搭起對對的四個綵牌坊，讓統帥的花車在中間通過，現在要寫的就是牌坊上的幾個字。」

「我那裏配寫這上邊的字。」

「當仁不讓，」一致推舉，幾個人一闕地說：筆桿便送到潘先生的手裏。

潘先生覺得這當兒很有點滋味，接了筆便在墨盆裏蘸墨汁。凝想一下，提起筆來在蠟箋上一並排寫「功高岳牧」四個大字。第二張寫的是「威鎮東南。」又寫第三張，是「德隆恩溥。」——他寫到「溥」字，彷彿覺得許多的影片，拉夫，開礮，燒房屋，淫婦人，菜色的男女，腐爛的死屍，在眼前一閃。

旁邊看寫字的一個人讚嘆說：「這一句更見懇切。字也越來越好。」

「看他對上一句什麼，」又一個說。

## 遺腹子

「也得換一換口味，譬如鹹的東西吃膩了，就該來一點甜的。」文卿先生這樣回答他的夫人，因為夫人說他不該把女兒看輕，認她們的判臨彷彿故意來搗亂的；她說女同男沒有什麼分別，一樣是子息，一樣地可愛。「你想，頭一個哇的一聲叫出來，說道是女，自然喜歡，她融和我們兩個的血肉，她是我們兩個親手鑄成的寶貝。」

他的夫人柔媚地看着他，他這話語使她回憶從前甜蜜的時光。

「第二個哇的一聲，又是女，還沒有什麼，姊妹兩個只差得兩歲，將來把她們打扮得齊齊整整，一對照眼的鮮花，會教人羨慕煞。而且老年時也正要有一兩個女兒在旁邊才不至於寂寞；遊花園去了，大小姐扶着你，二小姐伴着我，大冬天來了，大小姐撥着爐火，二小姐斟着好酒，那是舒服極了。」

她又彷彿看見自己是一位多福多壽的太太。

「但是，第三個還是女！」文卿先生的語音轉得不大和潤了。「這就有點厭煩了。我們又不是花兒匠，何用弄得這麼花枝招展，就說老年時陪伴陪伴，也用不着這麼許多。誰知道第四個還是個女！阿，還是個女！我禁不住對你的身體疑惑了，只會生女，生不出別的東西來！這樣一個一個生下去有什麼意思，總得換一換口味才好。你要知道專吃米飯也會吃出腳氣病來的。」

「我想這一回要換一換口味了。」她嚥了口唾沫熱情地說，剛纔自爲辯解彷彿生一輩子的女也不在乎的那種強制的態度便消散了。「這一回同從前全然兩樣。從前肚皮突起得失尖地，現在，你看，平平地，像個饅頭。從前回臉色總是很好的，現在卻黃得這樣子。外面兩樣，裏面也應該兩樣。」說着，垂下帶笑的眼看衣服遮裏着的鼓起的肚皮。

「這倒不錯，胎象不同了。」文卿先生端相着她的腹部。「我就去買兩罐陳紹兩隻火腿來，待你生下男的，同你暢快地吃這麼一頓，也讓你樂一樂。」

「真的麼？」她的歡喜卻在陳紹火腿之外。

「自然真的。你想，生兒子呢，是多麼重大的事。」文卿先生寵愛地睨着他的夫人一笑。

兩罐陳紹兩隻火腿買來了，就擺在臥房裏，彷彿看作一種厭勝的寶物，又像是定生男兒的預約券。

親戚鄰人都相信那胎象不同之說，一致主張這一回來的一定是男寶寶；這比較頭二胎生男的更為名貴，分送紅蛋須得雙雙倍。

「不見得會吧。」孕婦謙遜地望着那些祝賀的眼光說。但是心裏卻在盤算應該要預備多少紅蛋。

文卿先生走進臥房，看見那彩畫着戲文的紹酒罐，心頭就笑起來了。有時還嫵媚地拍着夫人的肩說，「你會爭氣，你一定會爭氣。你看，這是你的獎勵品，明年三春，還要同你去遊西湖呢。」

但是生下來的第五個還是個女。

產婦整整地哭了兩晝夜，以致直到十天之後方才有稀薄的乳汁滲出來，在十天裏頭，嬰兒是吃代乳粉果腹的。文卿先生氣極了，沒處發洩，就把臥房裏的兩罐陳紹兩隻火腿搬出去，拉來幾個朋友，分作幾頓悶悶地吃掉了。

「只會生女，再也生不出別的東西，你可不能怪我，我不耐煩了，非討個小不可。」在平時，文卿先生也曾提起這一層，但只是帶着玩笑說的，從沒有這樣嚴正。

夫人知道他這一回不同平常，是下了決心的，自己的不爭氣又實在沒有提出抗議的理由，只得懇求似地說：「討個小，討個小，我不反對你。但是，請你等我再生一個，說不定第六胎會是個男的。若仍是女，你就討個小吧。」接着就滴滴地落淚。

文卿先生看了看她，帶着厭恨的聲氣說：「既然這樣說，等你再生一個就是了。」

嬰兒吸的乳汁漸漸地乾涸了，又得去仰賴那代乳粉。口味的變更使她感得不快，只圓張着小口時時號哭。不幾天，小肥臉就消瘦不少，看去只包着一層黃而皺的皮。

這現象表示母親又懷孕了。從前幾回，從沒有碰到同樣的情形，斷了乳的嬰兒都不這麼瘦，那末這一回真個改變了吧。母親又想，五是個成數，從六開頭換花樣，是很講得通的。後來看看肚皮突起比從前更平了，全沒個頂峯，臉色也比從前更憔悴了，翻轉眼皮來不見一毫的紅意。因而想，上一回只是要改變的兆頭，這一回可真要改變了。於是高興地告訴丈夫，自信有七八分的把握。

「但願你能有更多的把握，九分，十分，十一分，十二分。」文卿先生自然又迫切地希望着了。「我再要去買紹酒火腿來。不過你總得爭氣，不辜負那獎勵品。」

又是兩腿陳紹兩隻火腿搬進臥房裏來了。

但是，從輿論方面考察，前途卻並不怎麼樂觀。親戚鄰人當着面固然肯定地說：「這一回一定是男寶寶了。」或者還提出幾個堅強的理由來，然而背面時總是「還是一個女，還是一個女，」這樣相互地談論着，而且都別有其他堅強的理由。這些談論零星星星飄進孕婦的耳朵裏，有時還伴着輕蔑地這麼努一努嘴，彷彿表示「她也配生男的麼！」孕婦於是恐慌起來了，似乎毫沒把握，一分也沒有。想到越來越近的生產期，真比罪人對於行刑時刻還怕。

臨產這一天，文卿先生在臥房外探候消息，時時揭起門帘的一角向裏面望。他對於產婦的呻吟，圍護的婦人們的絮語，都已聽得慣熟，一點也不感什麼。他全神傾注的只在哇的一聲之後那非常緊要的一個報告。

產婦突然劇烈地號呼。臥房內發生一陣輕輕的騷動，隨後是個神祕的靜默。文卿先生幾乎教呼吸都停止了，耳朵貼着門帘，靜待命運的宣告。

「哇……」是嬰兒的第一聲，臥房裏又發生一陣輕輕的騷動。文卿先生心頭只是突突地跳。

「一位千金小姐。」收生婦用勉強歡喜的聲調說，「又白又肥，是位很好的千金小姐。」

「哦。」圍護的婦人們沒精沒采地答應。

「阿……」產婦駭叫地哭出來了。

文卿先生彷彿感得什麼東西在口鼻間突地一壓，悶得迷了心竅，只任兩條腿自作主張把他的軀體載到外面去。臥房裏的紹酒同火腿自然又作解悶之用，文卿先生同幾個朋友慢慢吃掉了。

「現在非討個小不可了。」他絕沒有商量的意思，簡直像下森嚴的命令。

可憐的母親把不很充實的乳房塞進嬰兒的小嘴，同時眼淚滴瀝地掉下來了。「我求你，你好人，等我再生一個吧！」哀懇的眼光在淚膜底下直望着他。

「噯！再生一個，你一輩子生不出別的東西了！只說再等你再等你，你知道年紀是不等你的麼？」三十五六的年紀，鬢邊已有幾莖的白髮，牙齒也有四五個搖動了的，說到這一句，心頭便悽然了。

女的聽着，哭得更爲厲害了，彷彿正來到海邊的絕壁，望前途只是一片茫茫。阿，一片茫茫，一點沒有歸宿，這生活怎麼過得下去呢！但是對自己終不會絕望，還相信自己生得出別的東西來，於是重又哀求說：「總請你再等一回，就是這麼一回！這回再不見變改，決不阻擋你了。我非惟不願耽誤了你，也不願耽誤我自己呢！」

文卿先生看傷心的淚點滴在嬰兒的小頰上，便想起八九年來盼不到兒子有些時候兩個人相互安慰相互期望的情事，覺得她也非常可憐，她的容貌比自己衰老得更厲害，額角已有深深的皺紋，頭髮落腫個鴨蛋大的髻了，因而頹然說，「那末依你的話，再等你一回吧。」

明年，女的又當第七回的孕婦了。她揣度胎象與前不同，相信這一回一定真要改變了，一一重演前兩回的戲文，而

且更爲熱切。文卿先生又去買了紹酒火腿來，勸勉着，期望着，也一一重演前兩回的戲文，而且更爲熱切。

他也這樣熱切，她也這樣熱切，猶之升登高山，只有達到目的是合適的；萬一失了足呢，那結果是跌得非常之重，大半非粉身碎骨不可。

但是，命運注定的，他們倆必得重重地再跌一交，——那第七個來的還是一個女！

女的除了含着眼淚重又負母親的苦辛的擔子，再沒別的話說。姜討進來了，氣憤不過，特地躲在房裏，不讓她見着大太太。但是當姜走進對面的新房裏去時，卻覷到門口側轉了眼睛窺看。是一個鄉間的女子，湖色綢的夾衫顯得她皮膚的黝暗；臉兒圓圓的，兩頰很寬，眉眼粗大。跨進了房門，那背影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肥大的臀部，一步向左一挪，又一步向右一挪。

「倒是個多子多孫的！」大太太這麼想，自然含着妒恨的意思，但其間不無寬慰的成分。事情似乎很順利，姜進門六個月就懷孕了。這是個可貴的開端，與大太太母豬似地一來一個迴乎不同，所以頗引起一般輿論，這些輿論都是很可愛的。

「莫看她鄉下姑娘，倒是個有福分的呢。這頭胎十分九是一個男，你想，她的前程還了得！」

「大太太專生女，她偏偏開頭就是男！天公支配的事情往往有這樣巧的。」

「文卿是近四十的人了，應該有一個兒子。」

「這原屬大太太的毛病，是她生不出男的來。現在肚皮大的是姨太太了，當然會換花樣，當然……」

文卿先生聽着這些話，對於姨太太加倍地寵愛，買了名貴的安胎丸給她服，不讓她做一點兒勞苦的事；一羣大大小小的女孩兒在跟前亂嚷亂撞，常常把她們喝住，因為她們會使姨娘心煩起來。

當然，大太太是滿腔的不平，這等殷勤的情形，不要說懷阿六阿七的時候，就是懷阿大的時候也不會見過。但在不

平之中，她又懷着第八胎了。

「一定又是女，一定又是女。」旁人用鄙夷不屑道的口吻這樣傳說。

文卿先生料定她懷着的當然又是女，也不再買紹酒火腿作獎勵品了，他只預備姨太太生了兒子之後，開一個盛大的宴會，讓她在衆賓之前佔有那無上的榮耀。

大舉的催生，種種周妥的設備，是大太太第一次臨摹以前做過的，現在都爲姨太太籌措着。其間伴着親戚鄰右一致屬望的熱情，尤其熱烈的是文卿先生那種半醉似的欣快之感。

你道姨太太生的什麼？阿，也是個女！同大太太一個樣子。

文卿先生異乎尋常地傷心了，他開始對自己的身體懷疑，說不定男性的種子，是絕跡的。那不是更沒希望了麼？已屆中年，後顧尙虛，還有什麼意味！——人生路上一枝照例的刻毒的冷箭射中他的心窩了；灰白色便從鬢邊蔓延到頭頂，而且額頰上也畫着幾條皺紋了。

一天傍晚，他從朋友家裏打罷了馬將回來，意所不料地，兩三個女孩子喊着迎出來說，「爸爸，媽媽已經生產了。」

「唔。」他冷然答應，心想這一回生得更其迅速，真是熟極而流了。

「是個弟弟，哈哈，是個弟弟。」女孩子一致表示她們的好奇心。

「喔！」他連忙趕進臥房，望見新生的嬰兒在一個傭婦的手裏。同時「恭喜呀，一個男寶寶，恭喜呀！」一陣地嚷，教他一時不曉怎麼回答。

他靠近嬰兒看，一層細極的軟毛被着頭面，鼻子同閉着的眼睛的部分紅凍凍亮光光的，無異初生的小狗，一會兒「哇……」可愛的小口張開來了。他摸着嬰兒的頭頂，回轉身來望床上的產婦，見她正含着兩眶晶瑩的眼淚在望自己；這眼光異樣鋒利，直欲刺入自己的心魂，使自己不得不感服。於是奔到床邊溫和地說：「你辛苦了！」

產婦不說什麼；眼睛一閉，眼淚被擠出來，淌在乾黃的頰上；一隻手顫顫地伸出來，握着文卿先生的手，緊緊地，爲以前所未有。

太太的尊嚴從此恢復過來，不論什麼人都「她有後福，她有後福，」這樣頌揚着。她自己很明白，現在是儘有資格提出要求了。「你要兒子，兒子已有了，還用得到什麼？小把她賣了吧！」

「似乎還不消呢。」文卿先生頗有點戀戀。

「什麼叫不消？當初不是說爲着沒有兒子麼？你這不識羞的！原來並不爲着兒子。」接着就對新生的男嬰「你苦命呀！你苦命呀！」哭起來了。

「哭什麼，把她賣了就是。但是，那個孩子呢？」

「我自己這麼多的孩子，總不見得再來管一個別人的了，自然讓她帶了去。」

「或者不方便呢？」

「那末有育嬰堂在。」

文卿先生別無話說，只有照辦。姨太太賣給一個久鰥的小商人，算是續弦。孩子給前巷一家人家抱去，那家夫婦兩個守了十幾年不見一個孩子，這樣也算嘗嘗當父母的滋味。

這男嬰乳名叫阿堅，取的是命根堅固，定能長養的意思。母親的乳汁似乎不十分能增進他的強健，而且母親也不宜太辛苦了，於是破例地僱用乳娘。換了一個又是一個，直到第四個，是二十三的精壯的鄉下人，把自己生不到一個月的孩子寄養在別人家，特地跑進城裏來的，才寫了文契僱定了。從前阿姊傳妹妹的那些小衣服當然不適用於唯一的弟弟，所以從襁褓到小衫全是新的。

湯餅宴的那一天，賓客實在不少，凡是略曾識面的人都邀請了來。人事真不可預料。這樣的盛會，文卿先生原預備

讓姨太太佔那榮耀的女的呢，也不夢想有這回事來。但是，現在都來了個意外。

賓客入席飲酒時，文卿先生抱着新生的兒子出來，吻一吻他的小額，把他舉起了環旋一週說：「見見諸位公公，諸位老伯伯。」臉上泛濫着躊躇滿志的笑。

賓客們看那孩子，一身紅繡的衣袴，臉敷薄粉，眉心點着小圓的胭脂，胖胖的，頗覺可愛，齊聲讚說：「好一個孩子！」有些人便推論這是文卿的祖先及他自身積德之報，中年得子，並不是容易的事。

文卿先生當然謙遜，「慚愧得很，那裏說得上積德。不過蒙天照顧，有了個孩子，總算交代得過了。哈哈！」有着皺紋的顴頰上顯出紅潤的光彩。

「來一杯！大家賀你一杯！」一一的酒杯都高高舉起。

「不敢，不敢，敬各位一杯！」文卿先生一手抱着兒子，一手從一個空座上端起一杯斟滿了的酒就向喉嚨裏灌。

「乾！」

阿堅的發育很順利，不到一週歲，已能懂得別人的意思，逗着他就嘻嘻地笑；時時咿呀發聲，雖不成話，卻有豐富的表情；把他放在地上，用手扶着，小脚便一起一落要想跨出去了。父母調弄着他，覺得這生命裏一點也沒有缺憾。女孩們「弟弟，弟弟」地嚷着，環繞着他，彷彿他是宮中的王子。

但是，當初夏的時令，阿堅病了，起初也不見十分兇險，只是腹瀉而已。隨後就不大想吃奶，身體突然消瘦，而且發熱。這當然引起父母無量的驚恐，一個醫生不夠，再請第二個；同時也到星士那裏去花錢，託他禳解。醫生的話殊不得要領，說是消化不良，消化力恢復了就會好的。一天天過去，孩子越來越憔悴，靈活的眼珠變為定定的了。在父母的心中，各有個可怕而不敢互相告語的念頭時時閃現：「會這樣吧？」竭力想把牠忘記，但是不一會又明顯地這麼一閃，「會這樣吧？」

果然，在惡神支配的一天，病兒突變了，不啼哭，不轉側，只是喘氣。喘了七八點鐘的工夫，終於絕氣了，眼睛還是張開，僵滯的眼珠瞪視着傷心的父母。

父母怎樣地哀痛和號哭，是很容易想像的。

六七天之後，一個黑暗的晚上，忽然喧傳西城小河裏有個屍身，長袍馬褂，四十多的年紀。文卿先生家裏的男用人聽着，不禁心頭一動，趕忙跑去，屍身已被撈起，橫在沿河的一條石頭上了，「哎喲！我們老爺……」

這一晚，文卿先生是同幾個朋友在酒店裏喝了酒的。據這幾個朋友說，喝酒時他並沒什麼異樣，只說了些「人生如夢，有沒有兒子沒什麼關係」的達觀話，酒也喝得不多，不過一斤光景；回去時怎樣會落在河裏，實在不大明白。

他的夫人自經這更為慘痛的變故，反似減少了不少的哀傷，時時現出異樣的笑容告訴別人說：「我覺察我又懷孕了，胎象同上同一模一樣，一定是個男。我將一百分地疼愛他，因為他是個遺腹子！」

遺腹子老是不來，但她並不心焦。直到文卿先生三週祭的時候，她依然現出異樣的笑容告訴別人說：「簡直同上同一模一樣，一定是個男。他是我的心肝寶貝，他是個遺腹子！」便按摩自己的並不突起的肚皮。

這時候，頗有些人來為大小姐二小姐說親了。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作畢。

## 某城紀事

一

「進去了麼？」

菊生不等父親坐下，看定父親略感勞頓的灰色臉，就這樣問，聲音是禁抑得很低的，彷彿祇在喉間轉氣罷了。父親聽說，本能似地向左右望，看有沒有什麼靠不住的耳朵。結果是沒有，才閉了閉他的近視眼，右手從衣襟一重一重探進去，掏出兩罐美麗牌捲煙來。含有鄙薄意味的笑浮現在他栽着十餘莖短髭的脣邊了。

「都是些飯桶！給我帶了四罐，你看，都沒有印花票；他們查得出來麼？」

菊生看父親繼續掏出兩罐捲煙攤在桌上，幾乎有點悠然的樣子，再耐不住了。又問：

「爹爹，這回到上海，進去了沒有？」

「忙什麼？」

自然是呵斥，但聲音裏藏不過那種所謂「祇犢之愛」的情調，同時擡起眼光瞅着這雖不壯健卻比自己高過半個頭的兒子，說：

「進去了，你我兩個都進去了。」

嘴裏這樣說，心裏通過一陣的舒適，除了給兒子取親那一天，這種舒適簡直不會體會過。於是坐下，一手玩弄不貼印花票的捲煙罐，享受這種稀有的舒適的况味。

「進去了怎麼樣呢？」

肯定的「進去了」三字好像一道電流，菊生祇感覺一陣震撼，經了這震撼，似乎全身都改變了，怎樣改變當然說不清，總之與以前不同了。勉強打比，有如穿上了一件燦爛的金甲，但也可以說綑上了一條無形的繩索。不勝重負的倦怠心情隨着萌生，所以他急於知道「進去了」的下文。

「現在還沒有什麼工作。」

父親說向來生疎的「工作」二字，用特別鄭重的聲調；自己像這樣地使用這名詞，實在是幾乎不能相信的得意事。他接上說：

「可是也快了。待軍事勢力一到這裏，我們的工作要忙不過來呢。」

「唔。」

菊生答應得頗含糊。他離開了學校將近三年，在家裏陪夫人，「打五關」消遣；出去吃茶時也偶爾看看流行的小報，小報上邊都沒有講明白工作是什麼的。

父親又瞥了菊生一眼，意思是「你不明白麼？」但中間卻沒有責備的成分。他疏解說：

「最重要的工作是宣傳。四萬萬民衆大家知道要——那個，那個還不成功麼？宣傳的工作就是讓大家知道。先總理（他彷彿覺得這三字很不順口，但一種親熱之感同時油然而生，自己宛然父母膝下的嬌小的孩子了）說行易知難，真是確切不移。可惜沒有把那本書帶來給你。其實一點不要緊，莫說搜查，連衣角也沒人來碰我一碰。他們膽子小，硬叫我不要帶……」

「蓮軒，你回來了？」

父親的話被這聲音打斷了；因為是熟極的聲音，他不感一毫恐慌，反而略提高聲音，得意地說：

「回來了！昨晚在那邊多就鬧了一會，沒有趕得上今天七點的早車；車是擠得不堪設想，不準時刻，又行得慢，所以這時候才到。」

「這是第三趟來看你了。」

說着坐下來的是陳蓮軒的姊丈周仲篋，一撮濃黑的髭鬚特別吸引人家的注意，就好像耳目口鼻都是普通而又普通的型式，沒有描寫的 necessity；皮色很白，襯着濃黑髭鬚，很明顯地給人家白與黑的印象。春寒的傍晚時分，太陽又躲在破棉絮一樣的雲背後，他的額上卻綴着細粒的汗滴。

仲篋把圓頂小帽擡起一點，用手巾揩着額上的汗滴，急切地問：

「進去了麼？」

「進去了；我們父子兩個都進去了。」

「這也好。」

仲篋像沈在水中的人握住了一棵水草一樣，雖然命運尙不可知，這消息多少是眼前的一點安慰。

「單爲我，我真不高興多麻煩。這樣的時世，火車窗洞裏爬出爬進，到上海去難道是開心的事？我都爲的菊生啊！他這麼大了，不能不給他開一條路。」

菊生聽父親這樣說，搔着頭皮，懶懶地坐在父親側邊。

「他們說起我麼？」

仲篋走了三輪，就爲這一句。

「沒有說起？」

「沒有說起？」

「不過連帶說起一點。我幾乎填不成表格呢；他們說我是周仲篋的內弟。」

「那一定說周仲篋怎麼樣怎麼樣了？」

「是呀。他們說你會列名上袁世凱的勸進表；說你平時靠省議員的舊頭銜，包攬詞訟，把持地方；是十二分合格的土豪劣紳。」

「土豪劣紳……」

仲篋勉強地笑。

「我就駁他們說，古人罪不及妻孥；難道處現在的時代，幹那樣的事業，祇因姊丈是土豪劣紳，就不容參加麼？」

「他們又怎麼說？」

「又怎麼說呢？還不是檢出空白表格來就讓我填。我填得很不壞呢。表格中有一項須敘述對於改善中國的意見，我就寫要中國興起來，非事事澈底做去不可；譬如打倒土豪劣紳，要打得一個不贖方休。」

「啊！」

仲篋不覺驚喊；他對於土豪劣紳似乎已居之不疑，因而驚訝蓮軒怎麼會打起他來。

「土豪劣紳是民衆的蠹賊，地方的災殃，不打個乾淨，就不用說什麼革——」

蓮軒說得很嚴正，非惟仲篋的居之不疑沒有覺察，似乎連剛才自己說的也忘記了，昨天看的幾本小冊子在腦子裏消化了，這裏說的他確信是由衷之談。他接上說：

「昨天他們在那裏擬議，說要規定幾個非打倒不可的；等軍事勢力一到，就大書特書揭示出來，讓民衆有明確的目標。這的確是個好辦法。」

仲篋忽然受了針刺似地，跳起來說：

「我要上海去！我要上海去！」

「怎麼？你也——？」

仲篋不答蓮軒的問，祇顧在室內來回地走；他的黑與白的臉，白的部分皺起來了，黑的部分擡高，幾乎居於中央。一齣齣可怕的戲文在他腦府裏閃現；不知幾多短衣服粗臂膀的人湧到家裏來，所有的家具都被搗毀，收藏得最隱祕的私蓄也給發見出來；隨後是大門上釘上兩片交叉的木板，更有黑色印刷加硃批的封條糊在上面，硃批裏少不了「土豪劣紳」這幾個字；報紙的廣告欄則有自己的照片登出，下面的文字——總之是不堪入目的話；太太太姨太太當然被攆走了，老太太在「髮逆」時代吃的那些苦，她們一定是全本照鈔；至於那所「大仙殿」不用說，迷信！一把火給燒個精光……

他閉了閉眼，不敢看那凶暴殘酷的一把火。眼再張開來時，火彷彿消滅了。闌珊地望着蓮軒說：

「我要上海去，我不方便。」

蓮軒方才覺醒似地，用兩個指頭彈着前額說：

「不錯。已經到杭州了；現在分兩路向這邊來，說慢點也不過五六天的工夫；這邊抵抗是沒有的事；所以你到上海去避避是不錯的。」

「我同你商量——」

仲篋弓着身，濃黑鬚髮幾乎掃着蓮軒的額頰，低低地訴說把自己的資產名義上全轉移給蓮軒的計畫。菊生的頭也湊攏來，用好奇的眼光看定仲篋的翕張的嘴，心裏想，不要說什麼名義上，就實際地轉移了過來，那多少好呢？仲篋說罷他的急就的計畫，結句說：

「我們至親，一定可以幫忙吧？」

「當然，當然，我們至親！」

蓮軒滿口應承；心胸似乎更舒展了許多；雖祇是名義上，總算兼併了一份不小的財產。

菊生把身軀坐正，嚥了一口饑饉的唾沫。

蓮軒夫人不知什麼時候進來的，坐在飽和着暮色的角落裏，像一個鬼影。她不明白父子兩個「進去了」之後是吉是凶；想到前巷那個姓李的小夥子，聽說也因為「進去了」才被解到南京去槍斃的，她再也不敢想了，只連續默念着「阿彌陀佛。」對於姑老爺的異乎平時的神態，她知道他遇到什麼倒楣的事了，因而又代姑太太擔起無所着落的憂愁來。

## 二

縣學的明倫堂作為黨部的大會堂，正中掛起中山先生的遺像，兩旁是照例的六言聯語，上面交叉張着黨旗國旗。堂前兩旁的齋舍作為各部的辦公室，每室都有標識，是用淡墨潦草地寫在白紙上的。常務委員辦公室的板壁上有一個電話機，是新裝置的，光亮的色彩同板壁的黯淡對比，像花手帕掛在乞丐的身上。

陳蓮軒坐在宣傳部裏。桌子上一個硯臺，滿漬着水；三枝「大京水」都禿了頭，橫橫豎豎躺在旁邊。他看到桌面，就要歎一口悶氣。

他具有熱心，願意貢獻自己的一切，來成就中華民族唯一的大事業。可是幾天以來，竟候不到機會效一點力，那得叫他悶？預備發布告民衆書時，輪到他撰稿，他於是翻檢新近公開的建國方略三民主義等書，以便先立定個主旨；但是常務委員應松厓等他不及，自家一揮而就，書也不會翻。要給本城新聞紙去一篇文章解釋黨義時，他自告奮勇說由他擔任，明天就能把草稿起好；但是應松厓說這樣明天來不及見報，便提起筆來，歪歪斜斜寫滿三紙，派人立刻送往報

館。類似的事還有三數件。這使他呆看着未被使用的筆硯憤慨地想：不料這幾天裏卻長了這一宗經驗；原來小夥子作事這樣粗率不經意，罔知權限的！

雖然悶，又憤慨，他還是每天到；草創時代無所謂規定的辦公時間，但他總要吃過晚飯才回家，就是有規定決不會再算他曠缺。他是這樣想，才幾天的工夫，眉目還沒見，無論如何要耐着性兒守；若爲些少的不滿就掉轉頭來一走，這是血氣之徒的行徑，到後難免要懊悔失去了什麼機緣的。

破紙窗敞開着，外面時時有幾個帶着探究神情的臉湊近來。有的竟把整個頭顱伸在窗臺裏面，旋向這邊又旋向那邊，看有沒有一個角隅裏藏着什麼神祕的東西。甚至於穿黃布壽衣牙齒脫落到不存一顆的老太婆，也扶着孫女兒到縣學來看，意思是見識見識這種新花樣，待見閻王時更交代得過。塵封了不知多少年的縣學，每年祇有春秋二丁由縣官及士紳們來這裏串一回祭祀的把戲，現在卻比廟會市集尤其熱鬧；「到學裏看過麼？」成爲新流行的寒暄語，而一些賣豆腐漿牛肉湯的，也挑着擔子到縣學門前趕生意來了。

「有什麼好看的？」

對於每一個湊近窗邊的臉，蓮軒都給他們這句嫌厭的問語；問不用口，代替的是近視眼定定地一瞪。這不見是什麼有味的事，多問了幾眼當然會厭煩；便索性面朝着裏，給背心他們看；自己呢，從心頭展覽幾天來做的那些閃動而朦朧的現實的夢——

礮聲每隔二三分鐘一發，震得玻璃窗都作回響。全城的人心好像再也不能安放在腔子裏了，突突地竄動着，只待跳出來撞到槍子或礮彈破毀了完事。然而出乎意料的消息傳來，說本來在這裏的兵隊昨夜開走了，隆隆的礮聲並非對壘的事情，便教每一顆心都安定下來，而且都開一朵花：「好了，如今是！」這就是心花的嬌嫩可愛的姿態。或人發起出城去歡迎，舉起臂膀擎起紙製小旗來響應的就有四五千。幾個重要人物，如應松崖等，則坐了小汽船先發，讓被歡迎

的好早一點領受全縣的好意。四五千人的隊伍多麼盛大，多麼熱烈呵！陸陸續續，延長到三四條巷，步伐是輕快而有力，剛才上口的歌兒，因為簡單，很能夠諧調，「齊歡唱，齊歡唱」的聲音像海潮一樣泛濫起來，瀰漫在全城的空間。牛肉饅頭，牙刷，毛巾，等等慰勞品，成擔地挑着，夾在隊伍中間，比迎神賽會中的漢玉如意，古銅彝器，更惹路旁觀者的注目。路並不少，出了城有二十來里，但大家並不覺得累，反而越走越有勁似地。終於歡迎的隊伍與被歡迎的會面了，初次試呼的口號帶着好奇躍動的心情喊起來，什麼萬歲，什麼萬歲接連高唱，多至一二十個，脆弱一點的人感動得只好淌淚。慰勞品是毫不吝嗇地分送着，受慰勞的兩手捧得滿滿了，還有牙刷毛巾之類歸鳥一樣翩然來歇在上面。仔細看那些被歡迎的，正合兩句衡文的老話，「入人意中」，但又「出人意外」。那服裝的不甚漂亮，面容的多少有點兒憔悴，以及肩着的槍械器用，排着的行列形式，都同其他的隊伍無甚差別，這是「入人意中」，然而不甚漂亮的服裝裏面好像包含着，一顆強毅熱烈的心；多少有點兒憔悴的面容，足以見他們為排除民族的障礙所受的苦辛；他們的態度又好像非常地溫和，莫說所謂「國罵」未必逢人脫口而出，簡直叫人興起走近去同他們抱一抱的願望。這些是看見了其他的隊伍決不會感到的，是所謂「出人意外」。……顯然可見的改變跟着來了。凡在大眾的意念中，與土豪劣紳多少會引起聯想的一些人，移住上海租界的早就走了，沒走的也廢止了。每天上茶館的常課，雖然揭示土豪劣紳姓名的擬議並不會實行。各色的人都成了熱石頭上的螞蟥，一時不曉得要往那裏走；但是有一個共通的新認識，就是今後每個人必須歸屬於一個社或會，無所歸屬的人猶如荒野的孤客，要吃盡意想不到的苦。前縣知事是乘歡迎隊出發的當兒溜走了，全縣的權像風中飛絮一樣飄蕩無着，但飄蕩不到半天，便由臨時組織的縣行政委員會把牠從空中一把抓在手裏。而縣行政委員會的一切措施又須取決於黨部。大眾不會料到這突然涌現的黨部竟是全縣的主人……

隔壁電話機上一陣鈴鳴，把蓮軒溫理新夢的心思打斷了。他聽見接電話的仍是勞頓了幾天致喉嚨沙澀的應松里的聲音。

「……喂，你問『大仙殿』不是昨天已經發封了麼？……你提起僧寺、尼庵、道院；這些都要不得，我們自然也要取締。……不過須從長討論，這些與『大仙殿』似乎情形不同。……四點鐘的會議時面談吧。」

聽筒剛掛起，鈴聲又急促地響起來了。

「你們那裏？……喔，久大米店，什麼事？……啊！打傷了人？誰同誰打？……打米司務打傷了打米司務？他們應該是一夥兒的，怎麼打起來了？……唔，明白了；他們要停工組織工會，看見你們店裏的司務還在那裏工作，就打起來了。是不是這樣子？……我們這裏就派人去。你們務須勸止他們不要再打，一切待黨部裏的派員到時再說。」

隔不到一分鐘，聽得應松崖在那裏接待好些客人了；客人的語調都是故作溫文而實則粗陋的一流，極易喚起市肆擾擾的印象。

「先生，我們有的是公所；聽說現在不行了，要立什麼商民協會。可有這句話麼？」

「是的，商人須組織商民協會。」

「先生們定出來的章程，我們有什麼說的，只有依着章程做。」

「不過我們統都不明白。好比瞎子走生路，全靠別人指點，是不是？商民協會該怎麼弄的，怎麼發起，怎麼召集，……我們現在是兩眼墨黑。」

「聽說資本家老闆不在其內。可有這句話麼？」

「商民協會的目的在加薪水；有了資本家老闆，再不要想通過加薪水的議案了；當然不讓他們加入。你不相信，可以問這位黨裏的先生。」

「這句話如果實在，兄弟可要先走了。兄弟弄一月五十千的小雜貨店，慚愧之至，也要算資本家老闆呢。」

「我想還有資本家協會老闆協會吧？」

幾個商人毫無間歇地接連說話，各顯表白自己的意思。應松厓只好默不發聲，等他們索性把話筐子倒空了。他們見開口的機會還有，又提出入會手續該怎樣，每人會費要多少等等，隨心想到的問題。

一陣皮鞋聲近來，急遽而不沈著，蓮軒聽得清是兒子菊生。「到底他是小夥子，只一味高興。」才這樣想時，菊生已進來了，差不多是跳進來的，灰嘸嘸的中山裝，衣袖袴腳的摺痕筆挺地，臉上現着平時難得的鮮紅色，似乎他的血液經過一番清洗了。他站在父親桌邊，取帽子在手作為扇子扇着，趣味地笑說：

「剛才去調解的是一家理髮鋪的爭執。三個夥計向開店的說，從今起，手裏做下來的工錢要對分了。若不答應，那末罷工開店的也回答得妙，說：『好！你們的辦法真妥當！我情願把剃刀軋剪一切傢伙奉送給你們，由你們去開店，我做夥計，做下來的錢對分。』」

「哈哈，夥計碰着釘子了。」

「不，並不。他們只說：『我們不要做什麼開店的。大家知道店是你開的，我們就同你講話。要知道，現在是革命的世界了，革命的世界裏，夥計是……』」

「你怎麼給他們調解？」

蓮軒搶着問，他要看看兒子的才具。

「夥計的話不錯呀；世界不同了，他們的要求也不見得過分。」

「啊？」

蓮軒詫異兒子有這偏激的見解，不自主地瞥了他一眼；新式的服裝帶來個異樣的靈魂了麼？一轉念間，又這樣想：幾天以來，他從應松厓他們那裏沾染得太快了。

沾染得快固可以欣慰，說不定也是一條路，但可慮之處究竟不少；父親的心錯綜地思忖着。

「不過開店的也有爲難之處，小本營生，那裏擔得起這麼一副重擔子。」  
「唔。」

蓮軒這才顛頭，發於內心地賞讚兒子，究竟沒有忘失中庸之道；這證明了並不沾染得「太」快，但另一方面的可以欣慰，似乎很足以相抵。

「所以我給他們判斷，四六開拆，夥計四，開店的六。」

「他們聽從了麼？」

「不。夥計一定要對分，做不到就不讓開店門。」

「那末還是未了之局呢。」

「是呀，得再給他們調解。」

「這等事你可以回絕不去的。我看局面總不能這樣亂糟糟地維持下去，一定會變，變到怎樣當然看不定。你何必跟着他們出頭露面呢？他們正起勁，所有的幾斧頭還沒使完，讓他們去使好了！」

蓮軒忽然感到古君子懷才不見用因而激發的一種高蹈心情，低聲這樣說：他的意思，最好兒子也同他一樣，隱居在黨部的房間裏，這才黨而不黨，不黨而黨，是最合適的態度。

「事情太多了，大家盡自己的力量做去。」

菊生是滿不在乎的口氣；對於父親的囑咐，他實在沒有充分地了解，只覺幾天來跑出跑進，口講手指，是以前不會經歷的新生活，到此刻還不覺厭倦呢。他用兩手拉着上衣的下緣，理平當胸膈部分的些少的皺紋，同時身子一旋，似乎又預備拔脚做「工作」去了。

正好隔壁應松厓聽罷了電話，喊道：

「密司脫陳，正三點鐘，人力車工會開成立大會，要我們派一個人去指導，就請你走一趟吧。要立刻去，現在三點差十分了。」

菊生不等應松里說完，頭也不回就跑走。

於是蓮軒又獨留在宣傳部裏，眼光偶然投到宣傳部長的桌子上，同樣的滿漬着水的硯臺，同樣的橫七豎八的幾枝柔筆，不過多了一堆散亂的小冊子同單張印刷品。他又歎了口悶氣。移身朝外，窗外湊近來的臉還是陸續有，從顯有菜色的以至塗脂抹粉的，從十分愕然的以至嘻嘻哈哈的，都有；有幾個小孩子竟把上半身爬伏在窗臺上，扮了個鬼臉，然後老鼠一樣縮了出去。

他想：怎樣一個離奇紛擾的境界啊！幾天以前，摹擬這將要涌現的新境界，像是渺茫的夢，總鉤不成個粗略的輪廓。誰知涌現出來的是這麼個樣子。似乎太遠於願望了。再改變一下吧！不論改變到怎樣，總比現在會使他高興一點。……然而，在改變的端倪尚未顯現以前，他還得天天來看守這一間房子；這固然悶，但是人間事能單顧悶不悶麼？「告訴你一個消息，很怪！」

這人說着夾着喘息，蓮軒知道新得「機關槍」綽號的宣傳部長在隔壁了。便聽應松里問：

「什麼消息？」

「有人說周仲篋回來了，新任不知第幾軍的祕書長，有兩個『盒子礮』跟着呢！」

「誰看見的？」

「誰看見倒不知道，不過外面傳說得很盛。」

「不見得確實吧。我知道他躲在上海旅館裏。」

應松里的聲調故意作得泰然，但掩不沒將信將疑的惶惑。

「本該大書特書把他打倒的。我們爲什麼終於沒有做？」

「機關槍」言下頗有「悔之晚矣」的意味。

蓮軒不免好笑；昨晚還接到仲篋改姓換名的明信片，說「託庇粗安」，怎麼忽然當起祕書長來了。他又笑應松崖他們外強中乾；周仲篋就是真個回來，難道就把他們吃掉了？心思更往深處鑽，突然間，彷彿撞見了可愛的光明；他的心不免跳得急促了，想道：也許改變的端倪來了把。

### 三

半個月以後，縣學裏遠沒有先前那樣熱鬧了；大家已經明白，這裏邊確實同以前一樣，沒有什麼神祕的東西。幾所破舊的殿堂齋舍，有什麼可看的？電話機的鈴子儘在那裏默着，好像啞了似地；偶然叮鈴鈴地響起來，也只是問某人在不在的話罷了。先前爲了貢獻意見，爲了衝突打架，爲了請示辦法，曾經打電話過來或者親自跑來的人，現在都在家裏搓着眼睛，疑惑地想，「不是做了個夢麼？」應松崖之流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們原無所爲；就大局勢而言，他們祇是港灣裏水灘邊的幾棵小草。但是一陣掀天的惡潮涌起時，餘波折入港灣，便把牠們衝走了！

然而陳蓮軒還是在縣學裏。不過已移到了隔壁的一間；又，以前是守，現在是——該怎麼說呢？說他坐鎮，該不辱沒吧？——坐鎮這些是不同的地方。

這時候他剛抽罷一枝捲煙，好像生命又經過了一番刷新，有許多的事要做。如介紹姊丈周仲篋就是其中的一件。他投過一眼看那坐在對面捻着濃黑髭鬚的仲篋，覺得在任何方面，自己都不如他；現在重要事務正堆到自己身上來，他是個必不可少的幫手。便說：

「你現在就填一張表格吧；等會兒我來提出。」

仲篋泰然笑說：

「填就填一張。論參加革命，你是知道的，我的行輩並不低呢。辛亥光復以前就加入了同盟會。」

「現在『繼續努力』正是理所應當。」

「確然應當！」

仲篋的神態顯得很莊嚴，又說：

「他們小夥子革命，我們已經看過了，結果革成了『反革命』」（他相信現在確有資格使用這三個字了。）那祇好還是我們老輩來革命了。」

蓮軒會心地點頭；對於自己的出任艱鉅，更覺有重大的意義。

「我那所房子的事也就提一提吧。」

仲篋像隨便說說的一樣，悠然的眼光仰望着承塵。

「是的，我馬上要提出。」

對於許多要做的事中間的又一件，蓮軒很有把握。

「相信大仙，迷信！那當然。不過是人家走上門來燒香求籤的，懲罰迷信也罰不到屋主人的。從今以後，把大仙的神位撤去了也就完事；房子總該要發還的。」

這時候菊生從外面跳了進來，還是從前那副起勁的神氣（他現在是宣傳部長了）向父親說例會時間已到，許多人坐在會議室裏了。

「趕快把表格填了。」

蓮軒向仲篋說，預備站起來，同時暗自循誦等會兒要當衆背讀的「遺囑」。

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作畢。

## 秋

開了鎖，推開房門，一陣的微蒸氣。是陰沈的秋天的傍晚，那些疎闊得幾乎不相識的傢具都顯得非常朦朧。開了兩扇窗，纔看出什麼東西都慘上了一層灰塵。

她站到鏡臺前，那鏡中的人臉色灰暗，兩眼下方各有淡墨痕似的一搭，嘴唇失了明顯的界限；似乎不就是每天看見的。她便想到今天是疲乏了，買票處的擁擠，三等車中三點鐘轉側不得的站立，下車之後提着並不很輕的提箱從車夫的包圍中擠出，真是少有的努力。這幾天本來覺得腰痛腿酸，現在更見厲害了；只想把身子放平，讓床褥來支持她自己的重量。原來是秋分了，她突然想起，跟着就來了傷感的心情：四十不到的年紀，身體上已掛着曆書了！

她的眼光給鏡臺上什麼東西攔住了。焦褐色的一些小團，焦褐色的幾條枝梗，荒地上的尸骸似地散置在那裏。她記起了，那是去年春天上墳的時候在河邊採的野薔薇，回來丟在這裏，就匆匆地趕火車去了。一年半的時光又溜走了，現在又得去上墳。

她約略拂去牀上的灰塵，便躺下來。好似來到了淒涼的旅店，兩眼直望着帳頂，讓自己沈沒在悵悵然的感覺裏。皺臉的老媽子端着煤油燈進房來。她把燈放在靠窗的桌子上，便用探索的眼光回頭看，自言自語道：「小姐在這裏歇息！」又拖着滯重的脚步出去了。

不一會，房門外起了輕悄的對話聲；雖說輕悄，但雙方顯然都沒有操縱自己的聲帶的素養，說的什麼完全傳到了房裏躺着的人的耳朵裏。

「聽我們奶奶說，她在上海做收生婆的。」

「咄，咄，好齷齪的行業，血淋淋的……」

「血淋淋倒不用管；你想，收生婆，說出來多少下等！」

「她還是小姐呢，小姐怎能幹這種行業。叫我想，難爲情極了，那裏還有面孔見人。」

「我也這樣說。她要配人家只怕難了。討一個新奶奶，說是做收生婆的，誰要？」

「她年紀不輕了吧？」

「不清楚，沒有聽我們奶奶說過。看她那樣子，三十五總不止了。」

躺在牀上的人知道說話的一個是嫂嫂處用的剛纔送燈來的那個皺臉老媽子，另一個該是宅內別人家的老媽子。在有了縫道的板壁上，她們的眼睛大概正貼着在那裏，窺看着齷齪的下等的難爲情。她這樣揣想，並沒有嫌厭她們的意思；老媽子知道什麼。自從開業以來，一年間收過不到三十回的生，那些自以爲開通而請產科醫生的人家，又有幾個人不把異樣的眼光投到她身上。「你，幹這行業？」從他們的眼光裏總可以猜到這樣的話。老媽子不過把這個話說了出來罷了。倒是她們揣測她的年紀有點兒可恨。她自己也不明白所以然，對於別人考查她的年紀總覺得討厭；在學校裏的時候，有些同學直捷了當問她幾歲，她心裏固然不舒服，臉上卻不好意思發作，便支吾其辭說忘記了；更有伶俐乖巧的同學乘她不提防，突然問她屬什麼生肖，她的回答也決不會疎忽，不說屬花條馬便說屬長頸鹿，那些非洲狩獵影片裏的東西。這樣對付過去以後，她便把發問的人看作一個不懷好意的偵探，越能少同她交往越好。

老媽子又說什麼只怕難了，啊，想它做什麼！她轉身向裏，面對着映在帳幅上的她自己的黑影。

晚飯過後，嫂嫂到她房裏來談話。約略說了些不相干的引子之後，便吞吞吐吐轉到正文：說本來要寫信到上海去的，一因哥哥不得空閒，二則她就要回來上墳了，所以留到現在面談。說有人來談起，有一個姓張的要娶填房，年紀也不

算大纔五十三歲，是一家錢莊的經理，手頭有兩三萬，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女兒最長，已經出嫁了，大兒子明年也要辦喜事——做他們的「晚娘」是並不困難的；要不要回答來人說不妨談談，須請她自己作主；在嫂嫂的意思卻以為不妨談談的，因為這樣適合的人家很難得碰到。

她聽罷嫂嫂的話就不就回答；這並非由於羞媿。當她二十歲以前，有人到她母親旁邊來說你家小小姐什麼什麼，某家幾少爺什麼什麼的時候，她是立刻會像淘氣的小貓那樣一溜就不見的；二十一歲那年上母親父親相繼去世，此後人家的這些話就向着哥哥嫂嫂說了，她漸漸學會了假作沒有聽見的本領，臉上固然不免發紅，溜走卻不消了，這期間便偶爾聽到「續弦」「填房」那些字眼；二十七八的時候，她決定了不嫁，因為父親的遺囑上有這樣的話，女兒中如有終於不出嫁的，應得田二十畝；但走來說親的人還是有，她卻用旁觀的態度來聽，甚或發一些比嫂嫂更精細的盤問，好像所講的真是全不關她的事——誰也不能知道她心頭正沸騰着快適和妒恨糾結成一團的思潮。

現在她聽說那人五十三歲，就好像有硬硬的一簇鬚鬚在她嘴的四圍亂掃，那種肉麻的惡心的感覺直拓展到兩頰和頸間。一個老人和她自己的並肩雙影閃現在她眼前，呵，這像什麼樣子，有什麼意思！她閉了一下眼，纔回答嫂嫂說，「早就說過不談了，嫂嫂，為什麼又提起這些話來了？」

「我們這樣想，」嫂嫂的聲音顯得十分親切，「妹妹一個人在上海開業究竟是辛苦的事；如果有了適合的人家，就安舒得多了。」

究竟是辛苦的事，嫂嫂這話正說中了事實。護守一個生命，同時迎接一個生命，這是須得集中了全身的精力方能着手的工作；陪同產婦的一陣陣的掙扎，非把力氣運用到兩臂一回回地振奮不可，直到新生命脫離了母體纔得透一口氣；其時衣衫是溼透了，軀幹四肢似乎不復屬於自己，然而在產婦和嬰兒雙方還有許多善後的料理，不得就此休息。這樣的辛苦居然受得住，她自己想起時也有點不相信了。但就身體的情況而論，這樣地受辛苦至多也只能支持十多

年，她自己十分明白。五十多歲還能挺起脊梁收生麼？除此以外，還有業務上的艱難很可憂慮：開業一年多，只收過不到三十回的生，是個勉強敷衍過去的局面；產科醫生的牌子差不多每條路上都有，路角牆壁上時常一排地貼着廉價收生的廣告——「不論日夜，藥費在內，五元，」「照定章對折，一律四元，」這顯示出其中有著不比商界爲緩和的競爭，凸起肚皮的婦人幾乎滿街都是，爲什麼請教她收生的這麼寥寥呢？假若第二個年頭的成績還不及第一年，以後一直衰落下去，這如何得了！關於這些，在看到家庭的日漸衰落，時勢的急劇轉變，決然投考產科學校，準備做職業婦女的時候，她是完全沒有想到的。就是在當學生的三年間，都以爲畢了業走出校門，便有一個自由的快適的天地等候着她。直到開了業，在實際的體驗中，她纔知道碰見的是辛苦，是身體和精神雙方的辛苦。雖是辛苦，總得忍耐着掙扎下去，前途固然茫茫，但不掙扎又將奈何？這是她目前的邏輯。

「辛苦是的確的，不過我還受得住，」她看着煤油燈，以免眼光和嫂嫂的接觸。

「現在還受得住，將來呢？」嫂嫂頓了一頓，又說，「我又要說婦人家的那句話了，一個人總得有個靠傍；如果生下一男半女，不就什麼都放心了麼？」

「這個話我不很相信，」她搖着頭。「我只看見婦人家受子女的累，什麼都放心了是說說的。」平時看慣的婦人家生產時的情狀閃現在她眼前：血的潮，肉的迸裂，被宰割似的悸動和呼號，真是無比的犧牲。同時她又閃電似地想起講義上所說的難產的產母大概是什麼年齡的話，便髣髴看見了自己落在難產的危難中的形相，呵，可怕！

嫂嫂見勸誘無效，就換一條路向來說：「話又說回來，子女原不一定要自己生的。像那張家女兒已經出嫁，兩個兒子也都大了，你的爲人是不會待錯人的，他們當然尊敬地親熱地待你，還不是和自己生的一樣？」嫂嫂坐近一點，伸出手來似乎要拉她的衣袖的樣子，把聲音轉得很軟媚地說：「這個也叫你娘，那個也叫你娘，你聽了纔快活呢。」

娘，這個生疎而帶有快感的字眼，它確然給與她好像喝了一點酒的舒適，正同聽到人家稱一聲「奶奶」或者「老

閨娘」的時候一樣。面前倘若有一個玉雪可念的孩子，把小手牽住她的衣襟，愛嬌地叫一聲「娘」，她自己會把什麼辛苦都忘記了吧。不然，就是已經出嫁了的小姐，呼她爲「娘」，同她說一些體己話，她自己也會覺得生活並不空虛吧。——可是，硬硬的一簇鬚鬚好像又掃到她的嘴唇上來了；這回鬚鬚更看見了斑白的頭髮，重疊的顴紋，老花的眼睛和無黃的牙齒。一陣懊惱使她迸出決絕的話：「嫂嫂，我們放開這個，談談別的吧。」

「那末，只好回絕那個來說起的人了，」嫂嫂搭訕着說；從前同類的好多回談話，差不多總是由嫂嫂這樣收場的。隨後嫂嫂就談到哥哥的織襪廠的失利，同樣的小規模的廠家不下十餘家，要開闢推銷的路徑比向人家借錢還難，到年底預備收歇了。最近有人來拉股份，織闊幅的綿綢，看來好像呢，可以做西裝，銷路據說是不壞的；不過手頭沒有錢，想賣了田去入股，反正連年以來，今年水災，明年蟲荒，收成七折八扣，又加上什麼捐稅，眼見得田不是什麼有好處的產業了。末了說：「今天他們就在那裏開籌備會，所以到這時候他還沒有回來。」

突然地，父親的遺囑——終於不出嫁的得田二十畝——在她頭腦裏刺了一針，她覺得完全明白嫂嫂這一番勸誘的意義了。她不免激怒。想她偏不肯嫁，哥哥嫂嫂又能把她怎樣。她更想問個明白，賣了田去入股，是不是留下應該歸她的二十畝。但是一轉念後，他們既沒有提明，她又何妨暫作不知，到事情真個做出來時再與他們爭論吧；是於耐着性子，聽嫂嫂接說瑣瑣屑屑的柴米油鹽的家常話。

她坐在艙的右邊，靠着明瓦窗。艙中圍坐着六七個男人，女人只有她和嫂嫂，小孩有她的兩個姪兒。白雲籠罩着原野；輕風送來清新的草氣，也送來陣陣的薄寒；河水活活地在船底流過；人語聲顯得很寂寞似地。

比較十餘年前，上墳的情況是冷落得多了。那時候全家各房同住宅內，上墳那天的早晨大家在大廳上齊集，就是一個十分歡快的場面。各房的奶奶小姐走出來齊穿起自出心裁的新裝，這個的繡着蝴蝶，那個的繡着牡丹，各樣的

花邊，各樣的款式。脂粉氣從每個臉龐上，每條手臂上浮散開來，熏得人人都好像喝了一點酒，有說不出來的高興。小孩子是跳出跳進地催着上船，這個拉着伯伯，那個牽着爸爸。所有的人齊集了，纔出門上船。船一共有三艘，搖到河道寬闊處，便並排着行。水果和茶食擺得滿桌，簫笛聲應和着，笑聲在這船和那船間投來投去。簡直是全家的快樂的郊遊會。現在，各房分散了：有一房在交易所投機得利，便在上海造小洋房住；其他幾房或在上海做點生意，或在南京當個小差使，都帶了家眷去；空下的房子就租給幾家別姓住了。大廳久已成爲三不管的區域；令人生厭的幾把破椅子上積着厚厚的灰塵；梁間常常擱着竹竿，一排地垂着不知誰家的孩子的尿布。競新鬪豔的盛況再也不會在這裏湧現了，因爲別房的女人根本就不來，只男人來了算數。就是男人，活動的天地各自不同，他們除開上墳而外，見面的機會也就很少了吧。這麼想着，她感到非常淒清。從前那些即使是一個夢，那個夢可否重做一回呢？——父親母親還健在，各房不必爲生活而掙扎，依舊住在一處，快快活活一同去上墳，仍是三艘船，並排着行，水果和茶食擺得滿桌，簫笛聲應和着，笑聲在這船和那船間投來投去；那樣的夢，多少甜美呀！

「……那曉他上了當！」濃鬚的一個堂兄的高聲闖入她的耳朵，她便聽下去。

「說是交保證金三千兩，六釐利息，每月薪水一百塊。待交了保證金，他們卻左也不開辦，右也不開辦，只說籌備尚未停當。這纔疑惑起來，說把保證金還了吧，嚇，回答說沒有了！你們想，小夥子家幹事這麼不着實，我是完全相信他的話，誰知他把雪白的銀子丟在水裏！」

她就知道那堂兄所說的「他」是他的兒子，一個商業專門學校的畢業生。

在南京當科員的一個堂兄擡一擡他的眼鏡，說：「這非同他們打官司不可。」

「當然要打官司，」撲着上唇的濃鬚，「但是我好容易湊了三千兩銀子，現在是兩手空空了，空手是打不來官司的。所以今天要同你們商量：我提議賣掉我們的老宅。」

大家似乎吃了一驚，暫時間彼此面面相覷。

「我們本已搬出去了，搬回來的必要好像也沒有，」另一個堂兄鬍鬚給提議人作說明。哥哥也開口了，他說：「倘若大家同意，我自然也不反對；我可以另外租房子住的。」

她似乎覺得腔子裏突然一空；同時頭腦昏暈起來，艙內的人物在那裏旋轉，望得見的天和田野也在那裏旋轉，從十六歲那年佔有的一間房間，她自己的僅有的世界，現在也將被奪去了！

到了墳前，她拜下去，眼淚簌簌地落下。

夜間，在回到上海去的火車中，她茫然靠着長條的椅背。闖進她的意識的是零零亂亂的材料：二十畝田……乾枯了的野薔薇……五十三歲……血的潮，肉的迸裂……一個大肚皮的婦人在那裏敲她的寓所的門……

## 「感同身受」

「今天纔到？」

「剛剛到。一到就跑到書局裏來找你。」

兩隻右手拉在一起，似乎要鬆脫了，彼此又緊握一陣，這樣三四回，纔真個放了手。

「怎麼樣？放了假了？」主人看定滿頭油汗的來客，給他拉開一把藤椅子，讓他坐下。

「放了假了。」來客把皮書包放在桌子上，一屁股坐下，連忙解開西服襯衫袖口上的鈕扣。對面白牆上，那塊藍地白字的牌子依然釘在那裏——「同人會客時間務希盡量縮短。」

「到底你們教授先生，」主人也坐下，心裏在想，這回老許又胖得多了，項頸同下巴幾乎分不清界限，肚皮突了出來，像灌飽啤酒的西洋人。「你們有暑假，兩個多月儘閒着享福。在家裏閒得不耐煩，又可以到上海來玩一趟，尋點新鮮味。我們可差得遠了：每天只是稿子跟校樣，放下藍墨水筆，就拿起紅墨水筆；冷暖都不管，季節跟我們全然沒有關係。」

「好了，好了，你這話若不是冤我，就是在描摹古代的情形——我說你所說的決不是現在的情形。此刻現在，誰還能夠閒着享福，誰還能夠尋甚麼新鮮味？我已不得不要到上海來。我預備考察了上海不景氣的實況，回去寫我的社會科學講義嗎？老林，說也慚愧，我沒有這麼多的熱心。我跑這一趟全爲了不得已；我來推銷我們的貨品。」

林略微感到驚異，上身不由得湊近一點許，「怎麼？你在暑假裏做一點外快業務嗎？推銷的是甚麼貨品？」

許笑了，厚厚的面頰發了起來。「那裏有甚麼外快業務，只是本行生意罷了。好比你們書局，印出書籍來得想法推銷；我們教出學生來，怎麼好不給他們想法推銷？」

「原來如此，」林點點頭，想自己的思路不免遲鈍了一點。「那末你怎麼推銷呢？」  
「全然沒有把握，只好到處瞎碰。第一個就想到了你，所以下火車就跑來找你。」

「你說我們這書局裏嗎？」

「是的。我身上擔負着三個畢業生呢。我們這一屆畢業生共有三十六個。春假剛過去，他們就三天兩頭跑到我們教師家裏來了。『老師給栽培栽培，』『老師，請不要錯過有一線希望的機會，』無非這一套。這一個剛走，那一個又來了，實在對付不了。於是我們十二個教師共同商量，索性把他們平均分配一下：每人三個，各負專責。這一點專責如果負不來，往後怎麼好意思再踏上教臺，受那些未來畢業生『老師，老師』那麼親密的稱呼？然而一個也難，何況三個？我想，你們書局裏總該可以想一點法子吧？不要說三個，能解決一個就行，還有三分之二我再到別處去想法。報酬也不希望多，有三十塊錢就足够了。三十塊錢用一個大學畢業生，老林，你想，多麼便宜的交易？」

林冷然說，「也差不多。我知道有一個法國留學生，在南京一個機關裏謄寫法文稿件的蠟紙，月薪是三十五塊錢。」  
「真的嗎？這且不要管他。你們這裏，添個巴助理編輯，想來總用得着。不是吹牛，我的貨品都刮刮叫：一個是第三名，一個第七，一個第八，他們都有撰稿的經驗，在報紙雜誌上露臉，也不止一回兩回了。如果助理編輯不需要，當校對員也行。我知道，校對是一種特殊的技術，不是誰都弄得來的，但是他們願意學習，他們曾經這麼說，『只要是一條出路，挑擔子，拿斧頭，都願意學習。』不然，就是繕寫員也可以。毛筆工楷當然不見怎麼好，幾個鋼筆字卻還看得上眼。總而言之，老林，我的三分之一專責要放在你身上了。」

許把來意傾筐倒篋說了出來，心頭彷彿鬆快了一點。這纔覺得坐定在這小小的會客室裏，比較坐在黃包車上一路曬過來更其熱不可耐。他就脫下白帆布的外衣，把牠楞在另一把藤椅子的靠背上。身上紡綢襯衫的兩腋部分，各沾着飯碗大的一攤溼漉漉的汗跡。

「不行，」約莫挨延了半分鐘光景，林搖搖頭說：「老許，你沒有留心看報紙嗎？全部書籍對折大廉價，甚麼甚麼書籍八大厚冊十大厚冊，只賣八毛錢一塊錢，這些是今年來常見的廣告。書業正同其他各業一樣，犯着循環系統極度衰弱的病症，不得不一回兩回地打強心針。這當兒，能够支持現局已經算好了，那裏還談得到添人？」說到這裏，就停住了，似乎不願意多說的樣子。

「這樣嗎？」許悵然望着林的大圓眼鏡。

「千萬萬真。對於你，還說甚麼假話？」

「唉，這樣的大學教育真糟糕！給一個大學生讀到畢業，公家總得花上幾千塊錢，他自己家裏拿出來的也不在少數，結果連三十塊錢的事情都找不到，還說不上失業，簡直是無業！這是何等嚴重的問題！」

「老許，我的看法跟你不同。我們中國無業的人不知有多少，而且也不自今日始，好像一直不成爲嚴重的問題。大學畢業生號稱知識階級，受人家注目，他們自己嘴同筆又都來得，他們無業或者失業了，就成爲嚴重的問題。其實，天下沒有一個人命中注定，說是不該無業或者失業的。在身上多花了幾個錢，就能取得『不該』的資格嗎？」

「你那裏來這種冷酷的想頭？」

「並不冷酷，」林笑一笑說：「只是公平的想頭罷了。不過這一層也是事實：在先前，無業失業的浪潮離開知識階級還遠一點，現在是把知識階級非知識階級一股腦兒捲進去了。」

「我們也會給牠捲進去！」許呆看着桌子上的皮書包，忽然省悟這樣談下去未免離開了題目，就擡起眼光來，「這且不說。我問你，我的三分之一專責，你們這裏真個沒法可想嗎？」

「在原則上，我自當給你盡力。不妨把三個學生的姓名開給我，先在人事科登記一下，待有甚麼機會，就儘先通知。」  
「機會不至於渺茫吧？」許說着，解開皮書包，取出一支珊瑚色的派克牌自來水筆來。

「老實回答你，你至多只能作十分之一的希冀。」  
「我可希冀着十分之十，而且爲期不遠。老林，說一句老套的話，你如果能給我解決三分之一，我真是『感同身受』呢！」

午後，許坐在一個大學的會客室裏。白桌布上積着一層灰塵，靠近每一個坐位的部分給來此坐談的人的衣袖，管同手腕揩抹得稀薄一點。窗外垂柳上，幾個蟬兒在那裏賭賽似地直叫。

他是來拜訪新接手的校長的，可是校長沒有工夫，由祕書長代見。祕書長楊是許在北京的老同學，比較校長親自出來少拘束得多。一陣的拉手，帶笑又帶感喟地訴說彼此的近況。接着許敘述自己的來意：推銷貨品，希望解決三分之一，最低限度三十塊就行。末了說，「你們這裏是個新局面，個巴小職員，想來總可以位置一下。老楊，務必請你在校長面前鄭重提一提，我真是『感同身受』呢！」

「哈哈，『感同身受』！」楊的笑聲帶着譏諷的意味。

「你笑甚麼？」許疑怪地望着楊。

「我笑的是『感同身受』這句成語又來了。你可知道，我每天同牠要碰幾回面——不說虛頭，平均總有兩百回呢。牠時時刻刻跟隨着我，一點也不放鬆。此刻我出來會見你，以爲牠總該避開去了，誰知道牠正躲在你的嘴裏！」

「你的話甚麼意思？」

「哈哈，老許，你怎麼『懵懂一時』了？我說的是每天收到的介紹信，那些信裏百分之九十九有一句『感同身受』。」  
「喔，原來如此。」許點頭，前額的汗滴匯合成一條小小的河流，流到左邊的眉毛叢中。「那末，你討厭這一句話嗎？」

「不，不。這是一句表示真誠的話，我爲甚麼要討厭牠呢？不過來得太多了，教我們簡直應接不暇。半個月來，除掉另數不算，收到的介紹信有三千封了。現在又收到你口頭的一封，三千的數目上又加上了一。你想，我們應酬了那幾封好？」

「呢，呢呢，」許撮尖了嘴唇，像在那裏呼雞。「竟有三千封，意想不到！意想不到！」

「若說寫信的人，大半像秦瓊賣馬裏所唱的，『提起了此馬來頭大，』最好都給他們應酬一下。但是真個應酬起來，教職員就要比學生多出好幾倍了。而且那裏來這麼多的經費？」

「那末，怎麼辦呢？」許不由得代人抱着憂慮。

「誰說得出怎麼辦呢？」楊凝視着空閒，悄悄地說。

「三千封信可以堆滿一張寫字桌了。如果一股腦兒交給老林，由他的書局付印出版，題名就叫做『感同身受』，倒是一筆好生意呢。」許自己覺得這個想頭很有趣，嘴裏說了出來，心頭還在玩賞不已。

「你說笑話了，這那裏是處理這些信的正當辦法？」

「老楊，我問你一個題目，」趣味的心情像輕風一般一拂而過，許的聲氣又轉得嚴正了。「大學教育到底有甚麼意義？」

「你的題目太大了。」

「不是太大，是太含糊了。我可以換一個說法：像你同我，是受過大學教育的；且不说大學造就出來的人無業失業，現在假定他個個都像你同我，大學教育到底有甚麼意義？」

「這樣的時候，大學教育的意義就在推廣大學，直到滿中國都是大學爲止。若不是滿中國都是大學，那一年一班班的畢業生到那裏去充當教授和祕書長，像你我一樣呢？」

「這不就等於說並沒有甚麼意義嗎？我每逢上課，提高了喉嚨直喊，一班學生眼睛光光的望着我，我彷彿看透了他們的心；他們在那裏想，『你只爲四塊錢一點鐘，不得不猴子扮戲給我們看。』唉，沒有意義！同時我也看見了他們全部的命運；他們壓榨了家裏，壓榨了公家，來在大學裏消磨歲月，結果成爲銷不下去的呆貨，累我在這樣的大熱天，不得不趕出來當義務跑街，到處兜銷。唉，沒有意義！」

「你不要一味悲觀。我告訴你，大學教育還有一種意義，就是養活一班要吃飯的教職員，像我同你；不過有個條件，要不欠薪，如果欠上半年四個月，這種意義就差得多了。哈哈，這都是說笑話。從嚴謹的方面說，我們總希望中國慢慢地好起來，一切事情都走上軌道；這巨大而艱難的工作，需要各方面的有用人才大家來擔負，而大學就是這批有用人才的製造所。怎麼說大學教育沒有意義呢？」楊這麼說，眼睛裏放射出閃耀的光彩，好像正對着初升的太陽。

「你倒有這樣的確信，」許看定他那老同學的帶褐色的臉。「我可拋不開我的懷疑。我總覺得我在做一樁無聊的事，如果有甚麼途徑讓我擺脫，就好比登仙了。」

「老許，你怎麼也陷落在『做一行怨一行』的老套裏？不要怨罷，三千封信裏提起的那些人物，正在追逐那無聊的事呢。」

「我這第三千另一封的口頭信，大概是沒有甚麼希望吧？」許這纔從無端的感慨裏溜回來，歸到特地跑來的初意。

「這實在難說。總之我給你在校長面前鄭重提起就是了，你的希望是解決三分之一。」楊的聲口頗有點慷慨，金的樣子。

「那末，我走了。」

許從大學裏出來，意興有點闌珊。一輛公共汽車正在站上停住，他懶懶地跨上去，不顧皮墊子曬得燙熱，就像看見

了沙發一般頹然坐下。一顛一顛直到新世界，他才下車，在人行道上往東走。一幅「關店大拍賣」的市招引動了他的注意，他一看，是一家皮鞋店，男鞋女鞋都是挺「摩登」的。再向前走，看見一家綢緞店門首立着兩塊紅紙黑字的廣告牌，都歪歪斜斜寫着「買一尺送五尺」六個大字。他覺得這種算法很有奇趣，不免站住了望那店裏，卻見一個店夥在打瞌睡，兩個店夥在吸紙煙養神。

一家發售航空獎券的店裏點着大紅蠟燭，高高地供起「二獎誌喜」的金字牌；獎券像洗衣作曬在場上的被單一樣，一排一排挂在橫空的繩子上，給電扇的風吹着，只是拂拂地飄動，彷彿在向人招手。許又站住了，他心裏想：「如果花十塊錢買他一張而中了頭獎，那時候應該怎麼辦？啊，我一定帶了這筆錢去做海外寓公。中國到處是烏煙瘴氣，桃花源只好到海外去尋。美國不行，他們鬧復興只是一個夢。英國德國法國也靠不住，只看他們念念不忘軍備就可怕。倒是幾個小國好，瑞典，挪威，丹麥，都是一派太平景象。我就任選一國住下，一輩子不再買回來的船票。我想他們一定歡迎我，我是帶有幾十萬塊錢的寓公呢。」他彷彿吃了橄欖，嘗到一種清涼的甜味。但是他並沒有真個買他一張；只一路上體會着這種甜味，回到了四馬路振華旅館。

擦過臉，揩過身，換上一件汗衫，身上爽快了不少。然而暮色漸漸籠罩下來了，他的心就給一種倦意一種悵惘之感。蒙住，剛才的甜味早已溜到不知那裏去了。

他躺在牀上想：「奔走了一天，看來完全是徒勞？明天後天再去奔走，又那裏一定有把握？昨天晚上上車的時候，他們三個的幾聲『老師，費你的心了。』是從心底裏湧出來的；他們的眼角裏彷彿都含着眼淚。我回答他們說，『你們放心回去吧，』這顯然有點義士的風度，等於說包在我身上。但是事實上那裏包得來呢？如果回去是兩手空空，他們三個將要傷心到何等程度！如果幾個同事倒很有點成績，那更……啊，不堪設想！」

他忽地站起來，開亮了電燈，伏在桌子上寫信給在北平、天津、杭州、廣州當中學教師的幾個朋友。寫到「若蒙玉成，

感同身受」的文句，不由得想起楊所說的「又來了。」就停了筆望着電燈出一會神。  
三四個褐色的小蟲不歇地向電燈飛撲着。

## 一篇宣言

校長先生接到了一個電報。依習慣先看末尾，寫着「教廳哥」三字。是教育廳來的，眼光像閃電一般射到電文的開頭，又像螞蟻那麼爬，爬過這些藍色複寫的文字。原來並不是什麼嚴重的事情，這才定了心。

電文的意思不過是你們一地方有一班教職員，最近發布一篇宣言，這篇宣言是誰的手筆，望調查清楚，立即電覆。「宣言確曾在報紙上看見過，誰的手筆可不知道，」校長先生想。「他們幹這件事情彷彿只瞞着我一個人，各校教職員簽名的有五六十個，我校的二十幾個同事，除掉一個公民教員，都在裏頭了。直到報紙把這篇宣言登了出來，他們還是若無其事，不對我提起一聲。我說，『今天你們發表了一篇宣言？』張先生正在我的對面，他眼睛看着牆壁，說，『不錯，我們發表了一篇宣言。這樣烏煙瘴氣，喉嚨口忍不住了，說了這一番話，才覺得爽快一點。』其餘幾個人好像沒有聽見我的話，顧自看他們的教本，批他們的筆記，還有一兩個裝作忽然想起了什麼事情的模樣，匆匆走了開來。總之，他們不願意同我談到這篇宣言，我不是瞎子，我看得明白，我為什麼定要同他們多談呢！」

但是，教廳的電報執在手裏，那邊在等着電覆，現在是不得不再同他們談一談了。私下打聽也未嘗不可，可是所費的時間多。去問別的學校參加簽名的教職員，又當然不及問自己的同事來得直捷痛快。自己的同事有二十幾個，問誰呢？那幾個假作沒有聽見的有點討厭，不去問他們。還是張先生，他雖然眼睛看着牆壁，對於人家的詢問總算給了個理睬。只要他說一聲，這篇宣言是誰寫的，把那人的姓名回復教廳，一件公務就辦了了。

於是美術教員張先生被請到校長辦公室。校長先生讓他坐下，就提出簡單的問話：「你們的宣言由誰起草的？要知道這個，請你告訴我。」

「王詠沂先生起草的，」張先生毫不遲疑地說。

「王先生起草的？我可沒有料到！」校長先生立刻感到這件公務並不怎樣輕鬆，彷彿有一條拖泥帶水的長鞭子抽過來，繞着他的身軀，一時未必容易把他解脫。

「雖然由王先生起草，意思卻是公同決定的，」張先生說着，用手指梳理他的留得很長的頭髮。「那一天大家聚在一起商量，一個說這一層應得提一提，另一個說那一層也得說一說。大家斟酌過後，湊齊了一串的意思。記不清是誰提議道，『就請王詠沂先生把這一串意思寫下來吧，他是國文教師，筆下來得。』王先生當仁不讓，回來就起草了這篇宣言。」

校長先生一個手指敲着桌面，搭搭搭，眼睛直望着章炳麟寫的一副篆字對子，他自言自語說，「事情只怕有點不妙。」說了這句隨即縮住，臉上現出後悔的神色。但是經過了半分鐘光景的躊躇，眼光終於移到張先生臉上，他輕輕地說，「教育廳剛才來了電報，叫我調查起草人呢。」

「調查起草人，這是什麼意思？」

「誰知道什麼意思！總之不會因為這篇宣言寫得太好，要請起草人去當總祕書，這是一定的。王先生當時不擔任起草也罷了，旁的學校也有國文教師，何必他老先生出手？」

「擔任起草並沒有錯兒呀。」

校長先生對這個離開學生生活不久的美術家看了一眼，歎息說，「張先生，你的想頭太坦白了。你多擔任幾年教師，想頭就會和此刻不同。你說沒有錯兒，依我想，他們在調查，保證有錯兒，只不知是重是輕。即使很輕，偏偏落在我們校裏，你想，豈不是麻煩的事情？」

「這樣嗎？」美術教師感覺悵悵，又有點憤憤，一時說不出什麼。

「既然是王先生起的草，我不能不據實回覆，不過總得告訴他一聲，」校長先生重又自言自語。隨即按電鈴招來一個校工，教他去請王先生。

王先生來了。坐定下來，依習慣摘着鬚鬚根，油亮的袖底幾乎塗滿了紅墨水跡。聽罷了校長先生的敘述，他有點激動，兩頰發紅，可是沈靜地說：「這確是我起草的，請校長回覆教廳就是了。我想，這裏頭並沒有什麼大逆不道的話。要維護領土的完整，要保持主權的獨立，無非這一點意思。只要是中國人，只要是有心肝的中國人，醒裏夢裏誰不想着這一點意思？」

張先生接上說，「前幾天北平二十多個大學教授發表一篇簡單明瞭的宣言，意思也是如此。用一句老話，可以說人同此心。」

「大學教授可以說的話，在中學教員口裏也許就不配說了，所以最好還是……」校長先生覺得這樣說下去未免多事，就換個頭緒說，「這篇宣言既然是王先生起的草，對於教廳方面，我不能不據實回覆。你王先生也諒解這一層，自然再好沒有。不過爲減輕責任起見，不妨說明意思是公同的，只由個人執筆而已。」校長先生的聲調顯得非常關切，憐憫的眼光透過大圓眼鏡落在王先生的不很自在的臉上，好像面對着一個淘氣而不見得可厭的孩子。

「這樣也好，」王先生接着說，就同張先生退出了校長辦公室。

校長先生把覆電打出以後，當天晚上，又接到教廳的電報，教把王詠沂所教兩班學生的作文本子快郵寄去。「果然不出所料，」這樣的一念閃過校長先生的心頭，纏在身子的無形的鞭子彷彿更緊了許多。這不比平常的抽查成績，顯然是禍事臨頭的預兆。如果禍事像一羣的隕石，不只打着一個人，卻落在多數人的頭上，那真不堪設想。天氣本已寒冷，這當兒尤其覺得凜冽，好像換穿了單薄似的。

作文本子由王先生收集了來，校長先生就留住王先生，請他陪同做一夜的夜工。

王先生泰然說，「校長的意思是把這些本子覆看一遍嗎？我想不用了，對於批改的工作，我自己有數，不至於馬虎的。」

「不是這麼說。王先生，你想，如果這些本子裏有着什麼不妥當的話語，事情不是很糟嗎，尤其對於你？」

「不妥當的話語？」王先生笑了，「我自問是個最妥當的人，我們的學生也給管教得妥當不過，不妥當的話語怎麼會像蛀蟲一樣鑽進這些本子裏去呢？」

「什麼事情總得謹慎，謹慎是不嫌多餘的。」校長先生有點兒窘，但是越想越覺得他的主張非貫徹不可，於是說，「我以校長的名義，請你爲學校着想，幫同我覆看一遍吧。」

這就沒有什麼說的了。王先生和校長先生直看了一夜的作文本子，天剛發亮，早起的麻雀在簷頭唧唧叫着的時候，他們才把這辛苦的工作做完。眼睛雖然離開了本子，還只見歪歪斜斜的字跡，像垃圾箱上面的蒼蠅，像傍晚天空的烏鴉，飛舞着，迴旋着。王先生擔任的是初讀，讀過一本，遞給校長先生去重讀。校長先生讀得尤其當心，一個詞兒，一句句子，都得細細咀嚼，辨出牠含在骨子裏的滋味。那滋味確是妥當的，王道的，才放過了，再辨另外的詞兒和句子。可是辦了一夜的結果，只發見在「秋天的郊野」這個題目之下，有七個學生提起農人割稻，用着「鐮刀」字樣，校長先生認爲不很妥當，把七個「鐮」字都塗去了。

「大概沒有什麼毛病了吧？」校長先生打着呵欠說，同時捻滅了懸空的電燈。

王先生非常疲倦，又生氣，早知道僅僅塗去七個「鐮」字，一分鐘工夫就足够了，何必消磨整個的寒夜。他似理不理地說，「校長親自看過，大概沒有什麼毛病了。」

校長先生於是把書記員從熱被窩裏叫起來，教他把兩級學生的作文本子分包封固，立刻派人去等候郵局開門，快郵寄出。

教廳來了兩個電報的消息，在全校教職員間傳播着，各人心頭彷彿沾着了溼泥，很討厭，可是黏黏地剔不去。教員預備室裏的談話，就集中在這上邊。

「起草了一篇宣言，就要看他批改的作文本子，傻子也揣得透，這篇宣言有問題了。」

「有什麼問題呢？裏頭說的只是頂起碼的話，報紙在那裏說，別地方的教育界在那裏說，北平的學生也在那裏說，難道我們就不能說？」

「不看見昨天的報紙嗎？上海的學生也在那裏發表意見，和我們的宣言差不了多少。」

「問題大概就在這裏。學生鬧的事情，教職員怎麼可以附和在一起呢？北平的學生該打該抓，我們發表宣言就該受偵察了。」

「這樣說起來，教職員要和學生對立才是呢。」

「哈哈，這原是現在的真理。如果不和學生對立，也就做不好教職員。我們能够在這裏吃一碗飯，多少總站在和學生對立的陣線上——並不是拆自己的衙門，真理是這樣，不說也還是這樣。」

「那末，我們根本就不應該發表宣言？」

「這個得分開來說。我們有雙重的人格，一個中國人，又是一個教職員。在中國人的立場上人家聽不聽且不問，這一番話非說不可。至於教職員，好比編配在隊伍裏的兵士，惟有絕對地服從，不能夠自由說一句話。誰曾看見第幾連第幾排的兵士發表過什麼宣言？」

「我們各自署上姓名，並沒有寫什麼學校的教職員，正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

「人家把我們移到了教職員的立場上去呢？」

「那只有受處分的份兒了。」

談話中止了，牆上時計的的搭聲突然顯得響亮起來。種種微妙的思想像蚯蚓一般在各人心裏鑽動，鑽動，畫成種種模糊的總之不見可愛的圖畫。

「如果處分落在王先生一個人身上呢？」美術教員張先生環視着各人的臉，熱切地問。

「我們替他辯白，他沒有錯兒。」

「況且是大家的公意，他不過動手寫了下來罷了，即使有錯兒，也該大家有份。」

「爲什麼要自己承認有錯兒呢？」

「我們可以聯合所有簽名的人，一同去見廳長，對他說，我們無非愛國的意思，難道現在已經到了不准愛國的時候嗎？……」

這當兒，校長先生的身影鑲嵌到印在地板上的斜方門框裏，於是時計的的搭聲重又顯得響亮起來。

過了兩天，教廳的第三個電報又來了。校長先生慌張地拆開來看。看罷之後，纏在身上的無形的鞭子似乎抽回去了，他長長地吐了一口舒暢的氣。

電報的內容是這樣：查閱王詠沂批改的作文本子，尙沒有什麼不妥當，除立即解除教職外，不再給他旁的處分。

校長先生省得口說麻煩，就把這電報送給王先生看。王先生只覺身子往下一沈，模模糊糊之中，他看見東北無家可歸的同胞，他看見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飢寒交迫的災民，他看見大都市中成羣結隊的失業大眾，而他自己的臉相就隱隱約約在這些活動圖畫中出現，這一幅中有，那一幅中也有。等到清醒過來的時候，他悄悄地帶了行李，頭也不回走出校門，坐上一輛人力車，直奔火車站。火車站上擠滿了好幾趟車的旅客，大家在那裏說，上海學生鬧事，只怕火車不會開來了。雖然這麼說，大家還是等着，時時走到月臺沿邊去，冒着刮面的冷風，望那平指的揚旗。王先生加入這批旅客中間，一手摘着鬍鬚根，也就悵悵地等着。

學校的教員預備室裏傳到王先生走了的消息的時候，大家有一種反胃似的感覺，同時朦朦朧朧浮起這麼一個想頭：「如果這篇宣言由我起的草呢？」

## 多收了二五斗

萬盛米行的河埠頭，橫七豎八停泊着鄉村裏出來的敞口船。船裏裝載的是新米，把船身壓得很低。齊着船舷的菜葉和垃圾給白膩的泡沫包圍着，一漾一漾地，填沒了這船和那船間的空隙。

河埠上去是只容兩三個人並排走的街道。萬盛米行就在街道的那一邊。朝晨的大陽光從破了的明瓦天棚斜射下來，光柱子落在櫃臺外面幌動着的幾頂舊氈帽上。

那些戴舊氈帽的大清早搖船出來，到了埠頭，氣也不透一口，便來到櫃臺前面占卜他們的命運。

「糙米五塊，穀三塊，」米行裏的先生有氣沒力地回答他們。

「什麼！」舊氈帽朋友幾乎不相信他們的耳朵。美滿的希望突地一沈，一會兒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裏，你們不是賣十三塊麼？」

「十五塊也賣過，不要說十三塊。」

「那裏有跌得這樣利害的！」

「現在是什麼時候，你們不知道麼？各處的米像潮水一般湧出來，隔幾天還要跌呢！」

剛才出力搖船猶如賽龍船似的一股勁兒，現在在每個人的身體裏鬆懈下來了。今年天照應，雨水調勻，小蟲子也不來作梗，一畝田多收這麼三五斗，誰都以爲該得透一透氣了。那裏知道臨到最後的占卜，卻得了比往年更壞的課兆！

「還是不要驕的好，我們搖回去放在家裏吧！」從簡單的心裏噴出了這樣的憤激的話。

「嗤，」先生冷笑着，「你們不驕，人家就餓死了麼？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麵，頭幾批還沒有吃完，外洋大輪船又有

幾批運來了。」

洋米，洋麵，外洋大輪船，那是遙遠的事情，彷彿可以不管。而不糶那已經送到了河埠頭的米，卻只能作爲一句憤激的話說說罷了。怎麼能够不糶呢？田主那方面的租是要繳的，爲着僱短工，買肥料，吃飽肚皮，借下的債是要還的。

「我們搖到范墓去糶吧，」在范墓，或許有比較好一點的命運等候着他們，有人這麼想。

但是，先生又來了一個「噍」，捻着稀疏的短髭說道：「不要說范墓，就是搖到城裏去也一樣，我們同行公議，這兩天的價錢是糙米五塊，穀三塊。」

「到范墓去糶沒有好處的，」同伴間也提出了駁議。「這裏到范墓要過兩個局子，知道他們捐我們多少錢。就說依他們捐，那裏來的現洋錢？」

「先生，能不能抬高一點？」差不多是哀求的聲氣。

「抬高一點，說說倒是很容易的一句話。我們這米行是將本錢來開的，你們要知道。抬高一點，就是說替你們白當差，這樣的傻事情誰肯幹？」

「這個價錢實在太低了，我們做夢也想不到。去年的糶價是七塊半，今年的米價又賣到十三塊，不，你先生說是十五塊也賣過；我們想，今年總要比七塊半多一點吧。那裏知道只有五塊！」

「先生，就是去年的老價錢，七塊半吧。」

「先生，種田人可憐，你們行一點好心，少賺一點吧。」

另一位先生聽得厭煩，把嘴裏的香煙屁股擲到街心，睜大了眼睛說：「你們嫌價錢低，不要糶好了。是你們自己來的，並沒有請你們來。只管多嚙嚙做什麼！我們有的是洋錢，不買你們的，有別人的好買。你們看，船埠頭又有兩隻船停在那裏了。」

三四頂舊氈帽從石級上升上來，舊氈帽下面是浮現着希望的醬赤的顏面。他們隨即加入先到的一羣。斜伸下來的光柱子落在他們的破布襖的肩背上。

「聽聽看，今年什麼價錢。」

「比去年都不如，只有五塊錢！」伴着一副懊喪到無可奈何的嘴臉。

「什麼！」希望猶如肥皂泡，一會兒又迸裂了三四個。

希望的肥皂泡雖然迸裂了，載在敞口船裏的米卻總得難出；而且命中注定，只有買給這一家萬盛米行。米行裏有的是洋錢，而破布襖的空口袋裏正需要着洋錢。

在米質好和壞的辯論之中，在斛子淺和滿的爭持之下，結果船埠頭的敞口船真個敞口朝天了；船身浮起了好些，填沒了這船那船間的空隙的菜葉和垃圾不復可見。舊氈帽朋友把自己種出來的米送進了萬盛米行的廠間，換到手的是或多或少的一疊鈔票。

「先生，給現洋錢，袁世凱，不行麼？」白白的米換不到白白的現洋錢，好像又被他們打了個折扣，怪不舒服。

「鄉下曲辦子！」夾着一枝水筆的手按在算盤珠上。鄙夷不屑的眼光從眼鏡上邊投射出去，「一塊錢鈔票就作一塊錢用，誰好少作你們一個銅板。我們這裏沒有現洋，只有鈔票。」

「那末，換中國銀行的吧。」從花紋上辨認，知道手裏的鈔票不是中國銀行的。

「嚇！」聲音很嚴厲，左手的手指堅強地指着，「這是中央銀行的，你們不要，可是要想吃官司？」

不要這鈔票就得吃官司，這個道理不明白。但是誰也不想問個明白；大家看了看鈔票上的人像，又彼此交換了將信將疑的一眼，便把鈔票塞進破布襖的空口袋或者纏着褲腰的空褡褳。

一批人咕嚕着離開了萬盛米行，另一批人又從船埠頭跨上來。同樣地，在櫃臺前迸裂了希望的肥皂泡，趕走了入

秋以來望着沈重的稻穗所感到的快樂。同樣地，把萬分捨不得的白白的米送進萬盛的廠間，換了並非白白的現洋錢的鈔票。

街道上見得熱鬧起來了。

舊氈帽朋友今天上鎮來，原來有很多的計畫的。洋肥皂用完了，須得買十塊八塊回去。洋火也要帶幾匣。洋油向挑着擔子到村裏去的小販買。十個銅板只有這麼一小瓢，太吃虧了；如果幾家人家合買一聽分來用，就便宜得多。陳列在櫺窗裏的花花綠綠的洋布聽說只消八分半一尺，女人早已眼紅了許久，今天糶米就嚷着要一同出來，自己幾尺，阿大幾尺，阿二幾尺，都有了預算。有些女人的預算裏還有一面蛋圓的洋鏡，一方雪白的毛巾，或者一頂結得很好看的絨繩的小圍帽。難得今年天照應。一畝田多收這麼三五斗，把一向捏得緊緊的手稍微放寬一點，誰說不應該？繳租，還債，解會錢，大概能够對付過去吧；對付過去之外，大概還有得多餘吧。在這樣的心境之下，有些人甚至想買一個熱水瓶。這東西實在怪，不用生火，熱水沖下去，等一會倒出來照舊是燙的；比起稻柴做成的茶壺窠來，真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

他們咕嚕着離開萬盛米行的時候，猶如走出一個一向於己不利的賭場——這回又輸了！輸多少呢？他們不知道。總之，袋裏的一疊鈔票沒有半張或者一角是自己的了。還要添補上不知在那裏的多少張鈔票給人家，人家才會滿意。這要等人家說了方能知道。

輸是輸定了，馬上開船回去未必就會好多少；鎮上走一轉，買點東西回去，也不過在輸賬上加增了一筆，況且有些東西實在等着要用。於是街道上見得熱鬧起來了。

他們三個一羣，五個一簇，拖着短短的身影，在狹窄的街道上走。嘴裏還是咕嚕着，復算剛才得到的代價，謾罵那黑良心的米行。女人臂彎裏鉤着籃子，或者一手牽着小孩，眼光只是向兩岸的店家直溜。小孩給蹣跚的洋囡囡，老虎，狗，以及紅紅綠綠的洋鐵銅鼓，洋鐵喇叭勾引住了，賴在那裏不肯走開。

「喂，鄉親，這裏有各色花洋布，特別大減價，八分五一尺，足尺加三，要不要翦點回去？」

知道惟有今天，「鄉親」的口袋是充實的，這是不容放過的好機會。

下筷子來接幾聲，中聽的，喊聲「對，」不中聽，罵一頓；大家覺得正需要這樣的發洩。

「五塊錢一擔，真是碰見了鬼！」

「去年是水災，收成不好，虧本。今年算是好年時，收成好，還是虧本！」

「今年虧本比去年都利害；去年還糶七塊半呢。」

「又得把自己吃的米糶出了。唉，種田人吃不到自己種出來的米！」

「爲什麼要糶出呢，你這死鬼！我一定要留在家裏，給老婆吃，給兒子吃。我不繳租，寧可跑去吃官司，讓他們鬧起來！」

「也只得不得繳租呀。繳租立刻借新債。借了四分錢五分錢的債來繳租，貪圖些什麼，難道貪圖明年背着更重的債！」

「田真個種不得了！」

「退了租逃荒去吧。我看逃荒的倒是滿寫意的。」

「逃荒去，債也賴了，會錢也不用解了，好計策，我們一起去！」

「誰出來當頭腦？他們逃荒的有幾個頭腦，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聽頭腦的話。」

「我看，到上海去做工也不壞。我們村裏的小王，不是麼？在上海什麼廠裏做工，聽說一個月工錢有十五塊。十五塊，照今天的價錢，就是三擔米呢！」

「你翻什麼隔年舊曆本！上海東洋人打仗，好多的廠關了門，小王在那裏做叫化子了，你還不知道？」

路路斷絕。一時大家沈默了。醬赤的臉受着太陽光又加上酒力，個個難看不過，像就會有殷紅的血從皮膚裏迸出來似的。

「我們年年種田，到底替誰種的？」一個人呷了一口酒，幽幽地提出他的疑問。

就有另一個人指着萬盛的半新不舊的金字招牌說：「近在眼前，就是替他們種的。我們吃辛吃苦，賠重利錢借債，種了出來，他們嘴唇皮一動，說『五塊錢一擔』就把我們的油水一股腦兒吞了去！」

「要是讓我們自己定價錢，那就好了。憑良心說，八塊錢一擔，我也不想要多。」

「你這囚犯，在那裏做什麼夢！你不聽見麼？他們米行是將本錢來開的，不肯替我們白當差。」

「那末，我們的田也是將本錢來種的，爲什麼要替他們白當差？爲什麼要替田主白當差！」

「我剛才在廩間裏這麼想：現在讓你們沾便宜，米放在這裏，往後沒得吃，就來吃你們的！」故意把聲音抑得低低，網着紅絲的眼睛向岸上斜溜。

「真個沒得吃的時候，什麼地方有米，拿點來吃是不犯王法的。」理直氣壯的聲口。

「今年春天，豐橋地方不是鬧過搶米的事情麼？」

「保衛團開了槍，打死兩個人。」

「今天在這裏的說不定也會吃槍，誰知道！」

散亂的談話當然沒有什麼議決案。酒喝乾了，飯吃過了，大家開船回自己的鄉村。船埠頭便冷冷清清地盪漾着暗綠色的髒水。

第二天又有一批敞口船來到這裏停泊，鎮上便表演着同樣的故事。這種故事也正在各處市鎮上表演着，真是平常而又平常的。

\*

\*

\*

「穀賤傷農」的古語成爲都市間報紙上的時行標題。

地主感覺到收租的棘手，便開會，發通電，大意說：今年收成特豐，糧食過賸，糧價低落，農民不堪其苦，應請共籌救濟的方案。

金融界本在那裏要做買賣，便提出了救濟的方案——（一）由各大銀行錢莊籌集資本，向各地收買糧米，指定

適當地點屯積，到來年青黃不接的當兒，陸續售出，使米價保持平衡的狀態；（二）提倡糧米抵押，使米商不至羣相採購，造成無期的屯積；（三）由金融界負責募款，購屯糧米，到出售後結算，依盈虧的比例分別發還。

工業界是不聲不響。米價低落，工人的「米貼」之類可以免除，在他們是有利的。

社會科學家在各種雜誌上發表論文，從統計，從學理，指出糧食過賤之說，簡直是笑話；「穀賤傷農」也未必然，穀即使不賤，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雙重壓迫之下，農也得傷。

這些都是都市裏的事情，在「鄉親」是一點也不知道。他們有的糶了自己吃的米，賣了可憐的耕牛，或者借了四分錢五分錢的債繳租；有的挺身而出，被關在拘押所裏，兩角三角地，忍痛繳納自己的飯錢；有的沈溺在賭博裏，希望骨牌骰子有靈，一場贏他十塊八塊；有的求人去說好話，向田主那裏退租，準備做一個乾乾淨淨的窮光蛋；有的溜之大吉，悄悄地爬上了開往上海的四等車。

## 一個小浪花

吳先生忽地站起來，把收音機的開關旋轉，室內就顯得異樣靜寂，只從後進的屋子送來輕微的骨牌聲。

「阿二，」吳先生把電燈開關也關上，不耐煩地跑出書室，「快去點燈，我立刻要出去。」

「噢，是啦。」

吳夫人在後進聽見了，嬌聲嬌氣地問：「誰又請你吃酒？吃了酒早點回來。這幾天天氣不好，露水重，回來晚了恐防傷風。」

「誰吃什麼酒？」吳先生咕嚕了一聲，急忙趕到門前。阿二正在那裏點車燈，吳先生就跨過阿二的肩膀坐上包車。

「先生，到那裏？」阿二把自來火盒塞進衣袋，隨即把車柄提起。

「不到那裏，你拉着跑就是了。」

「膠皮輪在碎石路上一高一低地轉動。晚風吹亂吳先生的頭髮，使他不自主地擡起手來梳掠，這才省悟忘記戴了呢帽子。」

「這裏停一停，」吳先生伸出右手，手裏拿着一張鈔票。「兌五塊錢銅板。」

阿二放下車柄，接了鈔票，向煙紙店兌銅板。洋價三千四，五塊錢兌換整整的十七包。兩手捧着，放上包車的腳踏，阿二重又拔腳奔跑。

「再兌五塊錢銅板，」吳先生手裏又是一張鈔票。他瞅見那塊搪瓷牌，不禁咕嚕說：「這一家只有三千三百九，要吃虧五個銅板呢。」可是也並不把執着鈔票的手縮回來。

阿二有點摸不清頭腦，向主人家看了一眼，又去捧來一堆銅板壓在腳踏上。

就像這樣子，遇見煙紙店就兌錢，兌了錢再跑。跑過幾條大街，吳先生的下半截身軀差不多給銅板圍困住了：腳踏上是銅板，齊到膝蓋，坐墊下是銅板，把坐墊頂了起來，屁股兩旁是銅板，嵌得坐墊部分很不舒服，大腿上面也是銅板，只覺得行一步加重一步。

「好了，」吳先生喘吁吁地說，「回去吧。」

阿二口也不開，嚥了口氣就跑回頭路。他的臉上掛着曲折的小河流。

到家裏的時候，吳夫人的馬將局已經散場，客人去了，吳夫人陪着老太太在那裏剝蓮心。

阿二跟着吳先生把第一捧的銅板送進來，放在板壁脚下，吳夫人就問了：「你沒有去吃酒嗎？兌了這些銅板做什麼？」

「何止這些？我出去一趟，兌了一百另五塊錢的銅板呢。實在車子裏放不下了，不然還得多兌。」

「你發什麼癡？」吳夫人有點驚訝。

阿二用衣袖揩着臉上的汗，暫時立定不動，一雙眼睛看定主人家，肚皮裏也含着一句：「你發什麼癡？」

「發癡？」吳先生兩手執着拳頭，捶着兩條大腿。「你看，明天洋價準保大跌，或是三千或是二千，都說不定。今天我兌一百另五塊錢，至少可以便宜一二十塊錢。」說到這裏，他吩咐阿二說：「外面的銅板再去拿進來呀。」

待阿二走了，吳先生湊近吳夫人和老太太的座頭，輕輕地說：「我們好久好久擔心着的那件事情，明天要來了！」

「真的嗎？」吳夫人和老太太立刻會意，差不多齊聲喊出來。

「怎麼不真？我聽見無線電的報告，說那件事情來了，就在明天！」

「你這個……」吳夫人霍地站起來，頓了一頓，轉換話頭說：「你怎麼不早點對我說？倒去兌銅板！你以為一二十

塊錢便宜得要命了，不想想吃虧的地方何止十個一二十塊錢，二十個三十個一二十塊錢！」

「便宜一二十塊錢總是好的，」老太太下不來判斷，只是依照老習慣迴護她的兒子。

「現在什麼時候了？」吳夫人看手錶，「七點三十八分。夜市還沒有收。我要出去買東西。」

「你去買什麼？」老太太問。

「我去兌幾副鐲子。雖然鄉氣騰騰不要戴，擺在那裏究竟是硬貨。」

「不錯，究竟是硬貨。」老太太表示極端信服。

吳先生搔搔頭皮，頹喪地說：「銀行要明天上午九點才開門呢。」

「你不用管。阿二，你的銅板不要搬進來了，就放在門房裏。我立刻要出去。」

「噢，是啦。」阿二放下第二捧的銅板，轉身向外跑。

吳夫人匆匆洗了手，衣服也不換，拿起小皮包趕到門前。坐墊底下的銅板還沒有拿出來，這使她生氣了，「討厭！快

點！快點！」

阿二急急忙忙來回兩趟，才把坐墊底下的銅板出清，他自己就像預備去攫取鳥獸的獵狗一樣，伏在兩條車柄中

間。

吳夫人坐上包車，簡捷地說：「到紫陽街天寶。」

天寶裏的幾個夥計正在那裏打呵欠。電燈光照着玻璃櫥裏的那些銀傢伙，店堂裏好像月光下的空場那樣淒清。

待吳夫人走進來，幾個夥計才領一領神，伸一伸腰同臂膀。既而聽說要兌鐲子，接生意的矮胖子臉上更露出了笑意，把

吳夫人讓到店堂背後的客室裏去。另外幾個夥計也有點興奮，大家用欣美的眼光送那矮胖子的背影。

「大概要摩登式樣吧？」

「請你拿出來讓我挑，」吳夫人一把紅木交椅上坐下。「要實心的。」

矮胖子捧出一隻紅木盤，取一個白紙包解開來說：「這是西洋圖案，頂摩登的。」接着又取一個白紙包解開來說：「這一副只有這麼一點小花樣，戴起來也滿寫意。」他一連解了六七個紙包，紅木盤裏就排滿了黃澄澄的傢伙。

可是吳夫人並不留心什麼花樣，只挑比較大的三副，說：「請你稱一稱吧。」

「三副共計九兩六錢七，」矮胖子稱了之後回來報告。

「今天是一百十五塊，」吳夫人擡頭看金邊鏡框裏烏金紙上寫着的粉字。

「不錯，一百十五塊，」矮胖子迷齊着眼睛說：「今天已經便宜了，前幾天漲到一百十八塊呢。」

「算一算該多少錢。」

矮胖子取來了算盤，短短的幾個粗手指一陣的歷搭刺，他顛頭簸腦說：「一千一百十二塊零五分。加上打工，三塊錢一副，三三得九，兩共一千一百二十一塊零五分。」他又撥動算盤上的兩顆子，說：「一塊零五分不要算了，整數是一千一百二十塊錢。」他說着，眼光就溜到吳夫人那個藍色小皮包上。

吳夫人解開小皮包，取出一疊鈔票，像丟一團字紙那樣丟在桌子上，說：「先付一百塊定洋，明天帶錢來取東西。」矮胖子伸兩個指頭在嘴裏蘸了點唾液，連聲說「好的，好的，」就用熟練的手法把一疊鈔票數起來。「一百塊，不錯。請教貴姓？」

「吳，口天。——明天來取，依照今天的……」說到這裏，就縮住了。

「當然，當然，依照今天的行情。既然收了您的定洋，即使明天漲到一百二十塊，也不能多算您一毛錢。」

「照規矩這樣的，」吳夫人不脫老口的身分。一會兒接了收據，走出天寶，跨上包車，忽然想到了什麼，她自言自語說：「一車子的銅板，真是死東西！」

「還家去嗎？」阿二提起車柄回轉頭問。

「到葉盛興，我要買醬雞。」

\*

\*

\*

第二天早上，當地的報紙送來了，吳先生搶在手裏看第一版。吳夫人把頭顱擠到吳先生的耳朵邊。老太太張大眼睛等他們讀出什麼來。

「六項緊急法令。從今天起，把中央、中央、三家銀行的鈔票定爲法幣。一切收付都用法幣，不得行使現金。誰有銀洋，就得去兌換法幣。」

「怎麼說？」老太太聽不明白。

「就是不用現洋，有現洋快去換鈔票，」吳先生高聲回答。

「誰肯這樣做呢？」老太太實在想不透。

「報紙上說的，如果故意收藏現洋，就得按照法律治罪。」

「那末我箱子裏的三百塊現洋也得拿出去換鈔票了！」老太太憤憤地說。

「當然囉，」吳夫人悠然說。她正想到什麼快意的事情。

「不去換也用不出去呀，」吳先生接上一句。

「我寧可用不出去，」老太太固執地說，「雪白的現洋，究竟是真價實貨，放在那裏總有用處的。箱子裏不穩當，我會在地板底下掘一個坑，把現洋藏在裏頭。誰又有神仙的眼睛，知道我地板底下藏着現洋？」

「地板底下恐怕也不穩當，」吳先生想了一想說。「媽媽，你不是說過的麼？從前長毛時候，人家把銀子裝進罈子，埋在泥土裏。後來長毛平了，他們在原地方掘開來，只見滿罈子的髒水。」

「欸，我不相信有這樣的事情！」吳夫人用鄙夷不屑的眼光瞥着吳先生，同時她的頭顱離開了吳先生的耳朵邊。  
「事情是有的。不過那人家正在倒運，銀子才會變髒水。像我們，阿彌陀佛……」老太太說到這裏就嚥住了，因為阿二正在興沖沖跑進來。

「先生昨天兌銅板正兌得着，」阿二總是那麼大聲大氣。「今天煙紙店都不掛牌子，人家去兌銅板，他們回說沒有銅板！」

「如何？」吳先生不覺得意，看着吳夫人微笑。

吳夫人把頭偏轉一點，給他個不睬。

「東西都漲價了！娘的，光麵一漲漲了兩個銅板！」

「如何？」吳夫人這才向吳先生努一努嘴，「你以為兌了一百零五塊錢便宜得要命了！」

「大家在那裏說，洋錢不用了，只准用鈔票，用洋錢就犯法！對門李家的張媽積有三十隻洋，聽見了這個信息，拍着胸脯大哭。大家勸她勸不醒，直哭到此刻還不會停哩。」

「作孽，」老太太對於那個張媽大表同情。

「我說笑話，」阿二一副嘻嘻哈哈的神氣，「我身邊也沒有洋錢，也沒有鈔票，用什麼哩，不用什麼哩，都打攪不來我的夜夢。我只要氣力換得來飯吃，不用洋錢，好，不用鈔票，也好，省得吃壞洋錢和假鈔票。先生，我的話中聽嗎？」

「唔，」吳先生隨隨便便應了一聲，接着問：「書房裏收拾了沒有？」不等阿二回答。他的眼光又射到報紙上面去了。

## 英文教授

### 一

院長分配給董無垢的是西洋哲學，心理學，論理學這些科目。這些科目還沒有人擔任下來。由一位哈佛的哲學碩士去擔任，院長以為再適宜也沒有的了。

但是董無垢劈口就回絕，「我不能夠擔任這幾個科目。」

「爲什麼？」院長彷彿聽到了驚人的言語，眼睛睜得很大，牙齒咬住了下脣皮。

「爲的我不懂得這幾個科目。」他咳了聲嗽，又修正地說：「說得確切一點，我不適宜教這幾個科目。在八九年以前，我是教過這些的。可是，現在，我的認識轉變了。我覺得這些學問好比照在池塘上的月光，印在牆上的花木的影子，看看固然教人眼花撩亂，實際卻空無所有。院長先生，你大概知道我是皈依了佛法的吧？」

院長確然知道這一層。當校長把董無垢的名字交代下來的時候，曾經說：「他是我的老朋友，也是一位最熱心最認真的教授，可惜他近年來信奉了佛法，喫素，每天念佛，竟像一個迷信很深的老太婆。」

「知道的。」院長用手掌在臉上擦了一周，又說：「還是像八九年以前那樣教這些科目，不行嗎？」

「不行。」董無垢堅決地回答，宛如辦理一樁關係重大的交涉。「我不能夠站到講臺上，滔滔不絕地專說一些違心之論。我不能夠拋開了課程的規定，不顧一切地儘量發揮自己的意見。我並且知道，我的意見和現在的教育旨趣是不相容的。所以，我希望我所教的功課不要觸着思想這方面。」

「那末……」院長不再說下去，把疑問的語句藏在兩道鋒利的眼光裏，彷彿說：「那末不要當什麼教授豈不很好嗎？」

「如果容許我揀選的話，我願意教一點英文。」

「英文，英文，」院長嘴裏念着，心頭在那裏盤算。班次，鐘點，薪水數目，擔任教師，這幾個項目像機器上的齒輪一般，輾轉地轉動着，答復的話語就產生出來了。

「英文也可以。不過只有一班一年級了。每星期四點鐘，每點鐘四塊錢，一個月只有六十四塊錢呢。」

「够了，够了，」董無圻滿足地說。「而且我最歡喜從一年級教起。」

「好像太那個了，」對於校長的老朋友僅僅分配一班英文，院長覺得非常之抱歉。

「沒有關係，」英文教授用懇摯的聲調安慰那院長。「不過我還有一個小要求，請不要把我的功課排在上午十點以前。因為十點以前我有自己的功課。」

開學以後，這位英文教授就搬到蜂房似的大學裏去住。他選中一間最僻靜的房間，在校園的東北角，隔壁是植物標本儲藏室。除了一年級的學生，一個職司打掃的校工，一個給他送素菜的廚役，誰也不會意識到他的存在。他的房門老是關得緊緊地，只有一棵冬青樹從玻璃窗間窺看他，熟悉他在房間裏的生活。

每天上午八點半，他自己的功課開始了。

西牆下的桌子上，香爐裏燒着檀香，乳白色的煙縷時而屈曲時而筆直地升了起來。一個榫製的圓拜墊放在桌子前面。他先是凝着神，合着掌，嘴裏念着什麼。那是無聲的念，只有他意念中的耳朵才聽得見。然後拜下去，整個身軀像青蛙一般伏在圓拜墊上，所不同的只是他並不擡起了頭。他的動作非常熟練，猶如一個從小受了戒的和尙。這樣拜伏了幾回之後，他移過圓拜墊，讓一把椅子佔據那位置。於是他坐下來，臉還是朝西，默念着那些念得爛熟了的話。

這當兒他沈入一種麻醉似的境界。從運動場送來的呼喊聲音，從學生宿舍傳出的歌唱，弦樂，以及男女的歡笑，從圍牆外面一陣陣滾過的汽車的喘息，他都聽而不聞。他只用意念中的耳朵聽着自己默念的辭句。同時他忘記了學校，忘記了課程，忘記了延長到三年多的失業，忘記了母親和妻子的逝世，一句話，他簡直忘記了自己和世界。他動員了所有職司思維的神經細胞來建造阿彌陀經所說的國土：「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四邊階道，金銀瑠璃玻璃合成。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瑠璃玻璃磲磬赤珠碼礪而嚴飾之。池中蓮華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潔……」漸漸地，他意念中的眼睛彷彿看見這樣的國土湧現了，不過有點模糊，像開映得太久了的電影片。於是他更益凝神，希望這國土顯得十分鮮明，比得上初次開映的「考貝」。

大約經過一點鐘光景，他自己有數，把那些無聲的辭句念完了，這才站起來。移過椅子，換上圓拜墊，又像開頭一樣拜伏。輕快地虔敬地撲上去，前額觸着拜墊的邊緣。這樣拜下又站起，站起又拜下，連續了好幾回，他自己的功課才算完畢。於是他帶着快適的笑容，回到人間的國土。

對於教英文，他反對時下流行的所謂直接教授。他說：「我們讀英文，注重在理解，注重在看得懂英文的書。一句英國話，意思和情調跟怎樣一句中國話相當，這是最要弄清楚的。要弄清楚這些，只有磨細了心思去查字典，去讀文法。工夫用得深，自然不愁不理解。那直接教授，有什麼道理呢！初中學生跑進英文教室，就聽不見一句中國話，只見教師指着門說 door，指着書本說 book，指着他自己的鼻子說 I。他們以為這就是『置之莊嶽之間』的辦法，成績一定可觀。那裏知道中國孩子到底不是英國孩子，他們跑出英文教室，說的聽的依然句句是中國話。這只是『一曝十寒』的辦法罷了，對於理解的工夫卻完全拋荒。所以教授方法越新鮮，學生程度越不堪。並且中國人說英國話，即使說得和英國人絲毫無二，又有什麼用處？去做『剛白度』去當外交官，當然是用得着的。然而我們並不需要這麼多的『剛白度』和外交官！」

當第一回上課的時候，他把這些意思向一年級生宣告了，接上說：「我不預備在教室裏說上一大篇的英國話，你們聽得糊里糊塗，似懂非懂。我要教你們認真真地讀書，教你們澈底地用你們的腦子去理解。爲求毫無障礙起見，我願意用中國話給你們解釋。」

大學生對於用什麼話解釋本來沒有成見，何況中國話聽起來到底比英國話順耳，也就不聲不響，算是默認了他的主張。他們覺得發生興味的並不在此，而在這位英文教授的打扮。頭髮修得短短地，是「和尚頭」，不是「圓頂」，太陽穴的部分錯雜着一簇一簇的白髮。身上穿一件灰布大褂，尺寸和身材不相稱，前胸後背以及胛支窩下都有很大的摺皺，又太短了，把褲管露出了兩三寸。鞋是布製的，黑布面，藍布底，沾上了灰塵像一個店司務所穿的鞋。這樣打扮完全不像一位英文教授。他們以爲英文教授該有一個油光光的西式頭，該有一身熨得筆挺的西服，至少至少，也得穿一雙五塊錢六塊錢的皮鞋。

爲了交練習簿和詢問書上的疑難，學生發見了這位英文教授房間裏的香氣。聞到這香氣，彷彿覺得身在寺院裏，不然就是走進了覺林功德林一類的素菜館。後來他們又注意到他的不參加任何集會以及終日把房門關上。他在房間裏做些什麼呢？

一天早上，一個好事的學生伴着那棵冬青樹窺看他的私生活，啊。圓圓的頭顱，半閉的眼睛，只見翕張不出聲音的嘴巴，一個指頭對着一個指頭合攏來的手掌，寬大的灰布大褂，徐徐上升的香爐裏的煙縷，簡直是一個和尚！這個學生藏不住他的新奇發見，不到幾天工夫，連別級的學生都知道了一年級的姓董的英文教授簡直是一個和尚。

上英文課的時候，黑板上漸漸有歪斜的「和尚」字樣出現，或者用漫畫的筆法，粗大的一條弧線鉤勒成一個和尚頭，在這中央誇張地畫着三行的香疤。英文教授看到了只是笑一笑，一壁用粉刷刷去這些並無惡意的諷刺字畫，一壁和平地說：「我教你們英文，你們只要問教得你們得益不得益，不用問什麼和尚不和尚。況且我並不是和尚，你們看，

我身上不穿什麼僧衣，頭頂上也沒有你們所畫的香疤。」

這個話引得學生輕鬆地笑了。

「先生念的什麼經呢？心經？還是金剛經？」

「翻開你們的書吧。我們不應該浪費時間談到功課以外的事情。」

有幾個知道一點佛學名詞的學生，爲了好奇，在功課以外的時間到他房間裏去訪問。他給他們每人斟一杯茶，殷勤地接待着。

「先生修的是淨土吧？」

「不錯，是淨土。」

「淨土也是一種烏托邦，牠給與人精神上的安慰。這個說法，先生以爲對不對？」

「這叫做唯心淨土，我們所不取。我們相信極樂國土真實存在，修行的結果真實能够往生彼土。」

「什麼動機使先生發生這個信仰呢？」

「這個問題教我難以回答，因爲牠太複雜了。可是未嘗不能够簡單地回答。現在心理學裏不是有所謂本能嗎？人都有發生這個信仰的本能，我不過順着本能而行罷了。」

「照這樣說，我們也有這樣本能的了，爲什麼我們不發生這個信仰呢？」

「那是『緣』還沒有到。『緣』到了的時候，你們就發生這個信仰了。」

「印光法師，」另一個學生接着問，「大概先生知道的吧？」

「他是最可尊敬的一位大師，光明無比的指導者！」

「我們看過他的文鈔。」

「你們也看過印光法師的文鈔，難得！難得！」

「在他的文鈔裏，文章實在不少，可是似乎只說了一件事情，就是教人家怎樣地死。臨命終時，這個心不可散亂，要好好地念佛哩，送終的人要誠心幫助念佛，見着斷氣也不可放聲啼哭哩，翻來覆去，無非這些意思。我們覺得除了年力衰老的人，誰也不會想到死的。而他專心教人準備一個死。這不免使我們詫異。」

「也不只印光法師一個人這樣說，許多古德都是這樣教人的。你們要知道，死是一個最緊要的關口，如果走錯了路頭，永遠不得超升。所以不能不在生前準備，以免臨時失措。你們要知道，有兩句最警切的話，叫做『人身難得，佛法難聞！』」

這個回答使發問的不甚了了。那學生正在斟酌繼續下去的問話，第三個學生搶着機會先開口了。

「先生對於殺生，想來是戒除的吧？」

英文教授點頭。

「是絕對的戒除嗎？」

「可以說絕對的戒除。」

「一個蒼蠅，一個蚊蟲，也不肯弄死嗎？」

「蒼蠅和蚊蟲也是生命，怎麼可以把牠們弄死！」

「但是蒼蠅會帶來虎列拉，蚊蟲會帶來虐疾，我們不去撲滅牠們，牠們反而要撲滅我們了。」

「我們可以把喫的東西保藏得周妥一點。我們可以揮着扇子，請牠們不要和我們接觸。到了晚上，我們睡在蚊帳裏，虐疾的慮憂也就可以解除了。」

「照先生的說法，我們並不能絕對安全。在有些地方，我們是防護不到的。或者沒有力量防護，譬如說，人窮，用不起

蚊帳。對於加害廣大的生命的東西，我們以為必須撲滅得乾乾淨淨。惟有這樣才是最深的慈悲。」

「你們這樣想嗎？」

「甚至血肉橫飛的戰爭，我們以為有時也是無比的慈悲行徑。那些貪鄙的野心家，那些殘酷的魔王，要吸人家的血液滋養他們的身體，要用人家的骨頭填充他們的屋基，對於他們，我們也講戒殺嗎？他們就來得正好，我們客氣，他們福氣，他們是志得意滿了，然而我們的血液和骨頭都成了犧牲。這惟有給他們一個嚴厲的懲罰，一個無情的抗爭。直到把他們撲滅得乾乾淨淨，世界上開始有了安全的日子，廣大的生命才得欣欣向榮，像春天原野上的花草。先生，你說這種行徑不是最深的慈悲嗎？」

「在從前我也這樣想過的，」英文教授仰望屋角，他沈入了回憶裏頭。

「我們常常想，一個篤信戒殺的人應該是最堅強地反抗強暴的人。因為強暴所表現的是各式各樣的殘殺，不反抗強暴，就無從貫徹他的戒殺的信念。」

「現在可不作這樣想了，」英文教授自顧自說。

「爲什麼？」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這樣『還』下去是沒有了局的呀。」

「先生，我們倒要聽聽先生對於我們那強盜似的鄰舍的感想。他侵佔我們的土地，殘殺我們的同胞，我們現在還算有着命的，而他的欲望簡直要吸乾我們最後的一滴血！對於他，先生也像許多人一樣，覺得非常之憤恨，非給他一個無情的抗爭，同他拚一個你死我活不可嗎？」

「不。」

「不？」發問的不勝詫異。「怎麼能不吃？」

「我只是可憐他。他的孽太重了，如果我們以殺抗殺，那就是自己造孽，豈不同他一樣地可憐！」

「原來你也是一個阿Q呀！」發問的把這句話截留在喉嚨口沒有說出來，只是望着那圓圓的頭顱發楞。

好奇的探試是沒有「再來一回」的興味的。這幾個學生辭了出來，以後就不再去訪問這位英文教授。別的學生連佛學名詞都不知道，當然引不起什麼好奇心。黑板上的並無惡意的諷刺字畫似乎塗得厭了，漸漸地絕了跡。大家對於和尚不和尙差不多完全忘懷。只有那棵冬青樹還像先前一樣，聳起了高高的身子，從玻璃窗間窺看這位英文教授的私生活。

他蜷伏在大學的一個角落裏像地板底下的老鼠，人只見地板，不知道底下躲着老鼠。

## 二

董無垢剛從外國回來的時候，和現在的董無垢竟像是兩個人。那時候他年輕，無論走到那裏，人家總覺得他帶來一股青春的光輝。西服筆挺，應合着時行和時令。一頭頭髮，銷磨半點二十分鐘不在乎，總之要教牠成爲一件愜心賞當的藝術品，能以參加美容術的賽會。他在大學教課，本着他的素習，預備絕不馬虎，講解非常認真。『懂了嗎？』不明白儘管問。我可以針對着不明白的處所給你們解釋。』這樣的話幾乎每一課要說幾遍。他不像那些出門不認貨的大學教授，他願意把自己所知道的移植到學生的頭腦裏，讓牠深深地生着根。逢到週末，他坐了三點鐘的火車回家去看他的母親。他愛他的母親像一個小孩子，依貼在她身邊，望着她的笑臉，談一些無關緊要的家常話，喫一點精緻的點心和飯菜，覺得這個世界美滿極了。多年的出洋留學，只有看不見母親教他受了許多苦楚，因而週末的回家給他最大的快樂，決不肯偶然放棄一回。他的母親是念佛的。每天早上點上三炷香，做半點鐘的功課。他當然覺得好笑，對着一個虛幻的觀念，鑲而不舍地傾注着虔誠，算什麼呢？然而他絕不讓這個意思在臉色上表示出來。既然老人家樂此不疲，他就幫助她

移正椅子，或者點起香來。

他有一些嗜好。抽香煙不用中國貨，因為質地太壞，有礙衛生，喝酒卻歡喜中國的花雕，興致好的時候，兩斤還不醉。他又常常和一班年齡相仿的朋友上新世界、大世界這些地方去。那時候跳舞場還沒有流行，要看女人，這些地方方便。他看女人注重在屁股，他說豐滿的屁股是女性的象徵，那些平塌塌的簡直可以說沒有屁股，也就沒有女性可言。朋友們說他這種說法是「屁股哲學」，大家傳為笑柄。

雖然歡喜看女人，他可不會做過放浪的事情。他懂得衛生，知道放浪的結果不免要去請教某一科的專門醫生。他需要一個如意的女子，和他共同生活，做他的「另外的半個」。他規定了一些條件，除了「女性的象徵」以外，臉蛋須是圓圓的，知識程度要能够同他談談哲學上的問題，還有其他的四五項。依據了這些條件隨處留心，他只覺得女子太多而合格的太少，少到一個都沒有。朋友們自告奮勇地說：「我給你作媒。」但是聽了他的條件之後馬上搖頭，連聲說：「難，難，難。」

由一個朋友介紹，他認識了一家人家。那人家有一位小姐，臉蛋是瘦長的，「女性的象徵」若有若無，知識程度是看玉梨魂還不能十分了了，總之完全不合格。他當然毫不在意，既經朋友介紹，就看作疏遠的親戚家一樣，隔兩三個星期去訪問一次。但是那位小姐的母親款待他非常之殷勤。他來了，特地弄起菜來，知道他喝酒，爲他打了上好的花雕，並且關心到他的寒暖，問他可需要什么。體貼入微，儼然一位丈母。那小姐呢，見了他就像一個頑皮的孩子，偎依着他，要他講外國的風景和習俗，大學裏一切瑣屑而有趣的事情……什麼都好，只要是他嘴裏漏出來的她總愛聽。她常常不讓他走，他帽子拿在手裏了，還要想出題目來絆住他，拖延一個半個鐘頭。他這才感到有點尷尬，自己心裏盤算，往後還是不去爲妙。然而消息傳來，那小姐已經有了表示，若不嫁他爲妻，寧可當一輩子的老姑娘，不然就是自殺。他聽了十二分躊躇，甚至破例地缺了兩天的課，來研究犧牲自己還是犧牲那位小姐的問題。「犧牲了別人滿足自己，這樣的人太自

私了，我情願犧牲自己！當第一道晨光竄進窗子來的時候，他決定了。決定之後，事情就非常簡單。母親方面只要兒子樂意，無不竭誠贊同。委了一位媒人到那人家去說合，那人家歡天喜地，惟命是從。初春的某一天，一品香張起了盛大的婚宴，他開始得到了「另外的半個」。

假想往往和事實不符。他本來準備着犧牲，可是結婚之後，他只覺得嘗到了許多的歡樂。犧牲了什麼呢？實在指說不出。新娘的嬌羞是有味的。像丈母一樣弄了酒菜供他享用也有味。乃至唱一些閨中熟習的彈詞小曲，繡一些枕頭或者檯布上的小花樣，他在一旁聽着看着，也覺得有無比的甜美，爲意料所不及。

逢到週末，他還是坐了三點鐘的火車去看母親，有時是夫婦兩個同去，有時他一個人去。在大學教課還是那樣認真。新世界大世界這些地方還是要去，然而並不妨礙他對於新娘的憐惜。平靜的滿足的生活繼續下去，宛如一道流動不息的小溪。他自己這麼想，人家也代他這麼想。

像火山的爆發，五卅事件突然發生了。

外國巡捕向徒手的羣衆開鎗。死屍橫七豎八躺在最繁華的南京路上。血淋淋的受傷的做了囚車裏的囚徒。從拋球場到跑馬廳一帶成爲陰森森的刀光鎗影的區域。

這一天天氣有點悶熱。他從大學回來，正在庭心裏透透氣，看看新近出土的牽牛花的子葉，忽然那個在一家書局裏當職員的鄰舍從矮花牆外喊住他，告訴他這個驚天動地的消息。

「有這樣的事情！有這樣的事情！」他連聲喊着，跑進室中立即坐下，拿起鋼筆來給一家英文報館寫一封通信。他根據了「人道」和「公理」來講，他說這種殘殺太違背人道了，太沒有公理了，一個文明人不能不提出嚴重的抗議。等二天看報紙，這封通信沒有登出來。

等三天也沒有登出來。卻看見了全市罷市罷工罷課的消息。這使他異常興奮，筆頭上的抗議都不讓露臉，應該給

他一個更嚴重的行動上的抗議，羣衆的力量多麼強大啊！眼見上海市就要表現出一個空前的英勇姿態！

大學裏罷了課，師生聚集在一起開會。除了怎樣和各學校各界取得聯絡外，又討論到怎樣支持罷工的問題。

「最要緊的是維持罷工工人的生活。」激昂的聲音從大會堂的左南角播散開來。「我提議：我們教職員先捐一個月的全薪，以後看情形，再商量怎麼捐法。各位同學呢，大家量力而行，能捐多少就捐多少。」

「好！贊成！贊成！好好！」喊聲和拍掌聲幾乎把大會堂的屋頂都掀了起來。

大家回頭向左南角，只見站起在那裏的，眼睛裏含着激動的淚，舉過了頭頂的手掌還沒有放下，他是董無垢教授。雖然有一些教職員不滿意他的提議，但是只能在私室裏頭對着見解相同的人談談，若在大庭廣衆間，還得違心地說：「董先生的提議最是扼要，大家能够這樣幹，就是三年五年的罷工也支持得下。」因為這樣，他被推爲學校的代表，去和他校以及各界的代表合力工作，共同推進這個偉大的運動。

他在編輯股裏工作。編輯股編印一些小冊子，有中文的，有外國文的，把慘案的真相詳盡地記載着，還加上簡要的闡明，慘案的原因是什麼，要怎樣才能保障以後不再有同樣的慘案發生。此外又出版一份小型的日報，把最近的事態以及運動的路向宣布出去，儼然成爲全上海民衆公共的喉舌。有一天，他給這份日報寫一篇短論，一口氣寫下去非常順利，到末了，他懷着一種嘗嘗新鮮滋味的心情，第一回使用了「打倒帝國主義」的語句。

「這裏不能使用這樣的語句！」另一個編輯員，一個國家主義者，看見了這篇短論的校樣，捉到一條刺毛蟲似地嚷起來。

「爲什麼不能使用這樣的語句？」執筆的董無垢驚慌地問，以爲他發見了理論上的錯誤或者語文上的毛病。

「你說『打倒帝國主義』那裏有什麼帝國主義？這只是共產黨的胡說八道！我們又不是共產黨，爲什麼要效學他們的口頭禪？」

「沒有帝國主義嗎？」董無垢的額角暴起了青筋，鬱結的聲音帶點顫抖。「老先生，沒有帝國主義，也就沒有五卅慘案了。牠表演活生生的一幕給你，你一眼不眨地看了，倒說並沒有牠，我佩服你的寬大的度量！」

「怎麼？」另一個編輯員感到受了侮辱，站起來，捲起他那紡綢短衫的袖管。

「至於你說這是什麼黨的胡說八道，我可不能同意！你不是閉着眼睛的，許多的刊物上印着這一句話，全上海路旁里口的標語上寫着這一句話，你都沒有看見嗎？難道他們全是盲目的傢伙，全是學嘴學舌的鸚鵡？」

「我不同你辯論，總之，在我們這份報紙上，不能印上這一句話！」一壁說着，一壁用拳頭敲着桌子。

「非用這一句話不可！」董無垢也站起來，用拳頭敲着桌子，敲得比那個人更響。「我署我自己的名字，我負責任！」暫時的沈默。

其他三四個編輯員知道將有一場打架在這屋子裏表演了。他們不要看這種乏味的表演，一致站在董無垢這方面說話。「我們以為董先生的文章沒有錯兒。打倒帝國主義，非但嘴裏要說，筆頭要寫，還得用行動去實現牠呢！」

「好！」那個人有點窘，但眼睛睜得更大了，宛如魁星。「你們既是一夥兒，我就辭職，我再不問編輯股的事情！」這樣說着，他披上長衫憤憤地走了。

勝利屬於董無垢，使他起了窮究奧妙的欲望。他搜集許多流行的關於政治經濟的書籍雜誌來看，彷彿走進了應接不暇的名勝區域，每跨一步總要點頭叫絕，讚歎地說「生平初見。」五卅運動因為聯合陣線的分化，漸漸成為強弩之末，他固然非常之憤慨。但他以為這本是一個長期的鬭爭，一下子就會有多大的成功，未免太廉價了，一個努力的人不應該想望這樣的廉價。因此他毫不灰心。由那個當書局職員的鄰舍的介紹，他加入了當時還不能公開的一個政治團體。

他把自己的客室作為所屬的那個區分部的會場。每逢會期，他提早喫晚飯。一會兒赴會的從前門或者從後門來

了，其中有工人，有商店公司的職員，有小學教師，也有和他同行的大學教授。他接待他們勝似親兄弟，親兄弟不過由自然支配，會合在一起罷了，而聚集在這裏的卻是意志相同的伙伴。他一個一個同他們握手，緊緊地，殷勤懇摯地，使有幾個工人覺得不好意思，一時間手足無所措。

週末還是坐了三點鐘的火車回去看母親。香煙還是抽，不過換了中國貨，他說「美麗牌」也還可以。酒是難得喝了，新世界大世界這些地方竟絕跡不去，他說一個人沒有這麼許多閒工夫。閨房之樂也比從前少領略一點。他的夫人問他：「你近來常是忙忙碌碌地，看書哩，看人哩，開會哩，到底爲的什麼？」他親愛地回答說：「你不懂得的，不用問吧。總之你丈夫幹的決不是壞事情，我的好人兒呀！」

他痛恨那些鎮守上海的軍閥的爪牙，不亞於帝國主義。大刀隊哩，偵緝隊哩，把人命當兒戲的事情，幾乎每月每星期都有。如果不湊巧，他被抓去嘗嘗刀片或者鎗彈的滋味，也不足爲奇。但是他並不膽怯，他相信若是大家膽怯的話，這班殘酷的禽獸將永遠沒有在世界上消滅的一天。恨着他們必須和他們拚，必須迎頭衝上去。

他欣羨極了革命發源地的廣州，只恨自己離不開上海，不然總得跑去看一趟。誰動身到那邊去了，他熱烈地歡送着，輪船開行了幾百丈遠，他還是揮動着帽子。誰從那邊回來了，他的歡迎更爲熱烈，熱烈之中又帶着虔敬，好比佛教信徒對於一個朝山進香回來的同伴。聽說那邊民衆怎樣地興奮，軍官怎樣地受着訓練，他簡直五體投地，相信「新中國」必然會花一樣地開出來，因爲那邊埋着的種子已經生了根，發了芽。甚至那非常單調的「打倒列強」的歌兒，他也說牠活潑，雄壯，足以激動人的革命情緒。

北伐軍出發了，他的心神依着軍隊的路線在地圖上活躍。一路民衆歡欣鼓舞的情形，和軍隊像一家人那樣的熱烈真摯的表示，他讀到報紙上關於這些的記載，總覺得許多同胞太可愛了，也太可敬了。在武漢，革命外交竟然成功，更使他興奮到了極點。至少帝國主義伸到中國來的根枝已經動搖了，大家再加努力，不愁不能把牠掘起來。

他看見了最近的將來的景象：被壓迫的許多許多人都站了起來，從千斤重的石頭底下，從胳膊粗的鐵鍊底下，大家擡起了頭，挺起了胸膛，在從未呼吸過的自由空氣中呼吸着。快活的歌聲海潮一般湧起來，唱了一曲又是一曲。再不見一個蓬首垢面的囚徒似的人物。個個康健，結實，樂觀，精進，做着分內的工作，取得分內的享受。

他彷彿坐着急行的火車，這景象猶如迎面駛來的前途的山河樹林，越來越近，越來越近，眼見得沒有多久自己就將衝進這景象中去了。因為軍事勢力不久就要來到上海，同其他地方一樣很快地取得勝利，那是沒有問題的事情。

爲着防備軍閥爪牙的臨危亂噓，上海的一部分加盟員也準備了武裝，以便和軍事勢力響應。鎗械和子彈須得保藏在妥適的處所。有人說，董無垢家裏最是妥適不過了，類似小洋房的屋子，陳設相當體面，而且誰都知道，屋主人是一位大學教授，放在他那裏，比藏在保險庫裏還要安全，沒有人疑心。董無垢說：「好，放在我家裏就是了！」於是犧牲了三張沙發，讓他們把那些危險東西塞在彈簧和麻絲中間。

一天早上，藏東西的跑來取東西了，一個個起勁非常，眉梢眼角飛揚着英勇的神采。他自愧不會幹這一套，只能殷勤叮嚀地對他們致着珍重。他的心跳動得異常利害，不爲害怕，卻爲過度的高興。一個全新的場面立刻要展開來了，他不能不高興，他有着並不輸於他們的熱情。

本來只能遮遮掩掩張在屋子裏的那面旗子，在大建築的屋頂，在街市的店舖門前，堂而皇之挂起來了。上海的陽光照耀着牠們，上海的風吹拂着牠們，飄飄揚揚，顯出說不盡的美麗可愛姿態。

這以後若干天，董無垢宛如掉在一個熱鬧而多變化的夢裏。他擠在汗臭滿身的人羣中間，參加了好些個盛大的集會。他跑遍租界的各處，觀察了帝國主義爪牙的色厲內荏的窘態。他巡行滬西滬北以及浦西的工業區域，領略了那些準備站起來的男女的狂熱情形。他破例地向母親請了假，有兩個週末沒有坐了三點鐘的火車回去看她。

忽然青天裏起了霹靂，他聽說游行的羣衆遭到了射擊，死傷的比五卅慘案還要多，還要慘，地點並不在帝國主義

統治着的租界，而在飄揚着那面新旗子的中國地界。

「不能有這樣的事情！不能有這樣的事情！」他失了魂似地連聲嚷着，立即跑到出事的地點去作實地調查。

事情並不假。武裝兵士佈了崗位，不許行人在馬路中間來往。行人只能從人行道上匆匆走過，停下步子就得受干涉。馬路中間像暴風剛才吹過一樣，寂靜，淒涼。屍體躺在那裏，顯出無比的醜惡姿態，豬肝色的血凝積在他們身邊，教人不敢看。也不知道一共有幾個。

貼近他所走的人行道躺着一個，他給了他比較仔細的一瞥。肚腸從腰間淌了出來，青布短衫給打破了，血肉模糊中伸出幾根斷了的肋骨，眼睛半開半閉，嘴張開着，露出兩排慘白的牙齒。他認識這個屍體，這一天早上跑來取東西的一些人中間，他是頂起勁的一個。

突然間他把眼睛閉得緊緊，急急地跑了二十來步才再張開來。他的頭腦彷彿給一股鐵索絞了一下，只覺什麼也想不清楚。全新的場面原來這樣嗎？以前預想的景象豈不是一個荒唐的夢？應分站起來的不得站起來，應分打倒的怎麼能打倒？那些屍體生前即使是神仙，又何嘗會料到將要橫倒在這樣的射擊之下？……他糊裏糊塗想着這些，跑到家裏就躺在牀上。他的夫人問他怎樣不舒服，是不是要生病了。他頹然說：「我難過得很，可是描摹不來。病是不會生的，不過比生病還兇！」

他也想同五卅慘案那時候一樣，給報紙寫一封通信。提出嚴重的抗議。然而他奇怪自己，無論如何提不起這一股勇氣來，想想那枝筆，似乎有石擔那麼重。

第二天，他看報紙，看見了一大批未死的罪人的名字。

他跑出去，無目的地跨上一輛電車，也沒有看清楚是第幾路。在那電車的角落裏，泰然坐着一個淡灰紡綢長衫的青年人，使他大大地喫了一驚。他捱過去，坐在那青年的身旁，關切地低低地問：「怎麼你還在坐電車？」

「我常常坐電車，」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氣。

「看見了今天的報紙嗎？」

「看見了，」伴着一個平靜的微笑。

「我誠意勸你，你應該當心一點。」

「謝謝你的誠意！」

下一天，報紙上登載一段新聞：英租界的警察巡捕包圍一幢房屋，一個人從曬臺上倒翻下來，落在後門外頭，頓時咽了氣。附載一幅訪員特攝的死者的相片，攝得很清楚，一望而知就是昨天電車裏遇見的那個青年。

「哎喲！」董無垢神經錯亂地叫起來，用兩隻手按住了發青的臉孔。

### 三

他頭腦裏空空洞洞地，從前裝過的許多東西，彷彿生了翅膀飛走得乾乾淨淨。他宛如從海船上掉到海裏的孤客，海船早已飛快地往前去了，他生命固然還存在，但四圍只見茫茫的大海，不知道該往那方面游去才有登岸的希望。他昏亂，他疲倦，他喝着多量的酒，可是昏亂和疲倦更見利害。他的夫人很替他憂愁，用種種的柔情密意給他撫慰，然而沒有效果，也弄不清楚他的昏亂和疲倦究竟爲着什麼。他沒有意興往大學教課，這就請了假，帶着夫人回到本鄉去。

他在本鄉不去看望親戚朋友，他願意在僻靜的小巷裏走走，或者在不像樣的小茶館裏喫一碗茶。沒有一個人認識他，沒有一個人同他招呼，他以爲這樣比較安舒一點。可是這並不能填充他的空虛的心。在自己和人羣之間築起一道無形的牆，那不可堪的寂寞更使他感到心的空虛。

每天早上，老太太還是點上三炷香，做半點鐘的功課。平和而沈靜的聲調展開一個神異的境界，彷彿一張緩和的

眠牀，教他感覺舒服，幾乎要入睡。看看母親的神色，那樣地安祥，那樣地愉快，煩惱呀空虛呀這些討厭的小蟲子大概飛不進她的意識界吧。漸漸地，他癖好母親的功課了，只覺陪着她半點鐘是每天的快適，在這個當兒，他忘記了許許多多的事情，又似乎捉住了一些什麼。

「也許有點兒道理吧，」這樣的一念突然萌生，他就去訪問一位父執。這位父執是卸任的教育廳長，對於佛學，據說有着很深的根柢。

他是抱着試探的態度去的。如果講得中聽，固然可以聽進去，即使講得不中聽，隨便聽聽也並不礙事。

「啊，難得，難得！」老先生捻着頷下的長鬚，笑迷迷地說：「這是生死大事，你居然想到來問老夫，有緣呀有緣！」

老先生一口氣講了一點多鐘，講得非常懇切。最後說：「這並不是一種知識，並不是擺在口頭，寫在紙上，預備裝點門面的東西。同儒家的修省工夫一樣，必須身體力行才行。不然，你來問我是多事，我講給你聽也只是無謂的饒舌。」

「我從來沒有受過這樣深切的教訓！」董無垢訥訥然說，眼睛裏閃耀着望見了希望的光輝。在國內，在國外，聽講的回數計算不清，教師也遇見了不知多少，可是總沒有這位老先生的講說那樣一句句深入人心，教人悅服。「這真把捉住生命的精微！以前我弄過一些哲學心理學，現在看起來，都只是浮泛的研究，好比肥皂泡，一觸就破，沒有核心，對於人毫無用處。您的教訓才教人真實地受用！」

他屢次去親近這位父執，從他那裏請教修持的法門。回家時候帶着一些經典，耐着性兒看下去，彷彿一片模糊，但又彷彿有點兒懂。終於在一個清爽的清晨，他露出孩子似的笑臉對他的母親和夫人說：「我也要像媽媽一樣念佛了。」

「這是再好沒有的事情，」母親並不覺得驚奇。

他的夫人卻非常駭怪，睜大了眼睛看着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她不明白什麼原因把他轉變到這樣子，一個出洋

留學生竟會相信念佛！

他檢出一些戀愛小說以及裸體畫片來，預備送給朋友，自己書室裏是不應該保藏這類穢褻東西了。轉念一想，這個辦法不妥當，自己以為要不得的東西怎麼可以送給別人呢？於是完全「付之一炬」，連露理斯的一大部性心理學也不能幸免。

他開始戒酒，戒香煙。喝酒要特地陳設起場面來，場面沒有陳設，自然喝不成酒。抽香煙的事情可太方便了，拿起一枝，劃根火柴，這就成了。有許多次，他依着平時的習慣，伸手到桌子上面去開香煙罐。但隨即想起桌子上沒有香煙罐了，重又縮了回來。又有許多次，覺得無聊，很想買一罐來抽抽。但強制力隨即管束自己說：「這一點小嗜好都戒不來，還說什麼修持呢！」

當然他也開始戒葷。他的母親雖然念佛，但並不吃長齋，他的夫人是愛魚蝦如命的，因此不能拒絕葷腥進門，他就定下折衷的辦法：不是他家動手殺死的不妨進門。肉店早已殺了豬，肉是可以買的。市場上有着殺死了拔光了毛的雞鴨，也可以買。魚蝦必須買死了的，因為是屍體而不是生命了。他夫人和用人通同作弊，常常買了活生生的魚，在門外頭弄死了然後拿進來。他自己呢，吃飯時候不免有把筷子插到葷菜碗裏去的事情，省悟之後馬上抽回，換了筷子再吃。但是不到十天工夫，他居然說聞到葷腥的氣味就惡心了。於是老太太跟着他吃素，少奶奶間幾天弄一兩樣葷。

他拒絕了絲織品的衣服，因為絲織品是犧牲了無量數小生命的成績，不忍穿。毛織品也是生物身上取來的東西，雖然不須殺生，總覺得也有點兒不忍穿。皮鞋是不用說了，從動物身上剝下一張皮來是多麼殘酷的事情啊！在這樣見地之下，西服就只好擱在衣箱裏，布衣布鞋都是特製起來。誰驟然看見他，定會疑心他穿了素。他夫人對他全身相了一下，帶着頑皮神情說：「你不澈底，你不澈底！」他疑惑地相着自己的全身，問她說：「怎麼不澈底？」她從他衣袋裏抽出一個皮夾子來，舉得高高地說：「這不是皮製的嗎？」他就把這皮夾子楞在抽屜裏。另用一方布手帕，包着皮夾子裏的

一切東西，帶在身邊。

他依着父執的指導，做功課時間比他母親來得長。又特別嚴謹，臉孔一定要朝着西方，拜伏一定要遵守規定的格式。默默地念着那些辭句，他的心重又充實起來了。煩惱化成淡淡的影子，既而連淡淡的影子都消逝淨盡，只感到無上的歡暢。於是他修持得更加虔誠，幾乎把整個生命交付在這上邊。

大學的當局有了變更，他沒有接到下學期的聘書。這並不引起他的懊惱，那種肥皂泡似的功課本來就不想教了。他在一家書局裏尋到了一個位置，看看稿子，修改一點外來的譯件。依然帶着夫人住上海。每星期六，趕下午五點的火車回本鄉，星期日再出來。他沒有過從很密的朋友。報紙不過偶爾看看。好比看古代或是異國的故事，漠不關心。他又像三四年以前一樣：平靜的滿足的生活繼續下去，宛如一道流動不息的小溪。

一年以後，他母親去世了。他當然傷心，可是並不太傷心。病榻上的老太太念着佛，他應用他所受的教養陪她念着佛，命令他夫人也念着佛。老太太咽氣的時候，他不哭，也不露出一點悲愴的臉色，還是平靜地念着佛。他知道老太太這一去決不墮入苦海，她將往生到那個極樂國土。

「一二八」的炮火燬了他的寓所。停戰以後跑回去看，什麼也沒有了，燒的燒了，燒廢的給人檢去了。他夫人淚眼模糊地翻掘碎磚和焦炭，發見了一隻白地青花瓷的杯子，是她平日喝茶用的。她捧着杯子開始號咷大哭。他給她解勸，說一切器用無非身外之物，犯不着這樣依戀不捨。然而沒有用，她還是號咷大哭。以後看見杯子就哭，漸漸引起了咳嗽的毛病。

那家書局也毀了，他失了業。

他不愁也不怨，過着艱窘的生活，看護着夫人的病體。那年霜降節將近，她支持不住了。他就教她念佛，自己也陪着。她念佛。她漸漸地閉上了眼睛。他不哭，也不露出一點悲愴的臉色，還是平靜地念着佛。他知道要去的總得要去，何況她

所去的地方，他母親也在那裏，她將永遠陪伴着她。

孤身無事的他正可以多做一些修持的工夫，所以他處之恬然。向親戚家借貸一點，儉約的生活足夠維持了，也就不再去竭力謀幹什麼。他差不多和這個世界脫離了關係，獨自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中間。

直到最近，一個哈佛的同學接任了一所大學的校長，忽然想到了他說：「老董太困頓了，應該請他教一點功課。」他才重理舊業，踏上了大學教室的講臺。

然而，他蜷伏在大學的一個角落裏像地板底下的老鼠，人只見地板，不知道底下躲着老鼠。

此  
页  
空  
白

第

三

輯

## 牽牛花

手種牽牛花，接連有三四年了。水門汀地沒法下種，種在十來個瓦盆裏。泥是今年又明年反覆着用的，無從取得新的來加入。曾與鐵路軌道旁邊種地的那個北方人商量，願出錢向他買一點，他不肯。

從城隍廟的花店裏買了一包過燐酸骨粉，攪和在每一盆泥裏，這算代替了新泥。

瓦盆排列在牆腳，從牆頭垂下十條麻線，每兩條距離七八寸，讓牽牛的藤蔓纏繞上去。這是今年的新計畫，往年是把瓦盆擺在三尺光景高的木架子上的。這樣，藤蔓很容易爬到了牆頭；隨後長出來的互相糾纏着，因自身的重量倒垂下來，但末梢的嫩條便又蛇頭一般仰起，向上伸，與別組的嫩條糾纏，待不勝重量時便重演那老把戲；因此牆頭往往堆積着繁密的葉和花，與牆腰的部分不相稱。今年從牆腳爬起，沿牆多了三尺光景的路程，或者會好一點；而且，這就將有一垛完全是葉和花的牆。

藤蔓從兩瓣子葉中間引伸出來以後，不到一個月工夫，爬得最快的幾株將要齊牆頭了。每一個葉柄處生一個花蕾，像穀粒那樣大，便轉黃萎去。據幾年來的經驗，知道起頭的一批花蕾是開不出來的；到後來發育更見旺盛，新的葉蔓比近根部的肥大，那時的花蕾纔開得成。

今年的葉格外綠，綠得鮮明；又格外厚，彷彿絲絨裁剪成的。這自然是過燐酸骨粉的功效。他日花開，可以推知將比往年的盛大。

但興趣並不專在看花。種了這小東西，庭中就成為繫人心情的所在，早上纔起，工畢回來，不覺總要在那裏小立一會兒。那藤蔓纏着麻線捲上去，嫩綠的頭看似靜止的，並不動彈；實際卻無時不迴旋向上，在先朝這邊，停一歇再看，它便

朝那邊了。前一晚祇是莢豆般大一粒的嫩頭，早起看時，便已透出二三寸長的新條，綴着一兩張滿被細白絨毛的小葉子，葉柄處是僅能辨認形狀的小花蕾，而末梢又有了莢豆般大一粒的嫩頭。有時認着牆上的斑駁痕想，明天未必便爬到那裏吧；但出乎意外，明晨已爬到了斑駁痕之上；好努力的一夜工夫！「生之力」不可得見；在這樣小立靜觀的當兒，卻默契了「生之力」了。漸漸地，渾忘意想，復何言說，只吳對着這一牆綠葉。

即使沒有花，興趣未嘗短少；何況他日開花，將比往年的盛大呢。

## 幾種贈品

兩個月前，接到廈門寄來一封信。拆開來看，是不相識的廣洽和尙寫的；附帶贈我一張弘一法師最近的相片。信上說我曾經寫過那篇兩法師，一定樂於得到弘一法師的相片。猜知人家歡喜甚麼，就教人家享有那種歡喜，遙遠的阻隔，彼此還沒有相識也不管；這種情誼是很可感的。我立刻寫信回答廣洽和尙，說是謝，太浮俗了，我表示了永遠感激的意思。

相片是六寸頭，並非「藝術照相」，布局也平常，跟身旁放着茶几茶几上供着花盆茶盅的那些相片差不多。寺院的石牆作爲背景，正受陽光，顯得很亮，靠左一個石庫門，門開着，畫面就有了烏黑的長方形。地上鋪着石板，平，乾淨。近牆種一棵樹，比石庫門高一點，平行脈葉很闊大，不知道是甚麼；根旁用低低的石圍圍成四方形，圍內透出些蘭草似的東西。一張半桌放在樹的前面，鋪着桌布；陳設的是兩疊經典，一個裝着畫佛的鏡框子，以及一個花瓶，瓶裏插着菊科的小花。這真所謂一副拍照的架子；依弘一法師的藝術眼光看來，也許會嫌得太呆板了；然而他對不論甚麼都歡喜滿足，人家給他這樣布置了，請他坐下來的時候，他大概連連地說「好的，好的」吧。他端坐在半桌的左邊，披着袈裟，摺痕很明顯；右手露出在袖外，拈着佛珠；腳上還是穿着行腳僧的那種布縷紐成的鞋。他現在不留鬚鬚了，嘴略微右歪。眼睛細小，兩條眉毛距離得很遠，比較前幾年，他顯得老了，可是他的微笑裏透露出更多的慈祥。相片上題着十個字「甲戌九月居晉水蘭若造」，是他的親筆；照相師給印在前方垂下來的桌布上，頗難看。然而，我想，他看見了的時候，大概還是連連地說「好的，好的」吧。

收到照片以後不多幾天，弘一法師託人帶來兩個瓷碟子，送給丐尊先生跟我。鄭重地封裹着，一張紙裏面又是一

張紙；紙面寫上囑咐的話，請帶來的人不要重壓。貼着碟子有個字條子：「泉州土產瓷碟二個，繪畫美麗，堪與和蘭瓷媲美，以奉丐尊聖陶二居士清賞。」書法極隨便，不像他寫經語佛號的那些字幅的謹嚴。然而沒有一筆敗筆，通體秀美可愛。

瓷碟子的直徑大約三寸。土質並不怎樣好，塗上了釉，白裏泛一點青；跟上海缸鬚店裏出賣的最便宜的碗碟差不多。中心畫着折枝；三簇葉子像竹葉，另外幾簇卻又像薔薇；花三朵，都只有闊大的五六瓣，說不來像甚麼；一隻鳥把半朵花掩沒了，全身輪廓作半月形，翅膀跟腳都沒有畫。葉子着的淡綠，花跟鳥頭，淡硃；鳥身跟鳥眼是幾乎辨不清的淡黃。從筆姿跟着色看，很像小學生的美術科的成績。和蘭盃是怎樣的，我沒有見過；只覺得這碟子比較那些金邊的畫着工細的山水人物的可愛。可愛在那裏，貪省力的回答自然只消「古拙」二字；要說得精到一點，恐怕還有旁的道理呢。

前面說起照片，現在再來記述一張照片。賀昌羣先生游罷華山，寄給我一張十二寸的放大片。前幾年他在上海，親手照的相我見過好些，這一張該是他的「得意之作」了。

這一張是直幅，左邊峭壁，右邊白雲，把畫面斜分作兩半。一條棧道從左下角伸出來，那是在山壁上鑿成的，僅能通過一個人的窄路；靠右歪斜地立着木欄干，有幾個人扶着木欄干向上走去。路一轉往左，就只見深黑的一道裂縫；直到將近左上角，給略微突出的石壁遮沒了。後面的石壁有三四處極大的凹陷，都作深黑。使人想那些也許是古怪的洞穴。所有的石壁完全赤裸裸的，只後面的石壁的上部挺立着一叢柏樹；枝條橫生，疎疎落落地點綴着細葉，類似「國畫」的筆法。右邊半幅白雲微微顯出濃淡；右上角還有兩搭極淡的山頂，這就不嫌寂寞，勾引人悠遠的想像。——這裏叫做長空棧，是華山有名的險峻處所。

最近接到金葉女士封寄的兩顆紅豆。附信的大意說，家鄉寄來一些紅豆，同學看見了，一搶而光。這兩顆還是偷偷地藏起來的，因為好玩，就寄來給我。過一些時，更要變得鮮紅呢。從小讀「紅豆生南國」的詩，就知道紅豆這個名稱，可

是沒有見過實物。現在金葉女士教我長些見識，自然歡喜。

紅豆作扁荷包形，跟大豆蠶豆絕不相像。皮硃紅色，光澤；每面有不規則形的幾搭略微顯得淡些。一條潔白的臍生在荷包開口的部分，像小孩子的指甲。紅豆向來被稱為樹，而有這生在莢內的果實，大概是紫籐一般的籐本。豆粒很堅硬，聽說可以久藏。如果拿來鑲戒指，倒是別有趣味的。

這裏記述了近來得到的幾種贈品。比較起名畫跟古董來，這些東西尤其可貴，因為這些東西浸漬着深厚的情誼。

## 「蘇州光復」

革命，一般市民都不曾嚐過牠的味道。報紙上記載着什麼什麼地方都光復了，眼見蘇州地方的革命必不可免，於是竭盡想像的能力，描繪那將要揭露的一幕。想像實在貧弱得很，無非開槍和放火，死亡和流離。避往鄉間去吧，到上海去作幾時寓公吧，這樣想的，這樣幹的，頗有其人。

但也有對於尚未見面的革命感到親熱的。理由卻很簡單。革了命，上頭不再有皇帝，誰都成為中國的主人，一切事情就辦得好了。這類人中以青年學生爲多。上課簡直不當一回事；每天趕早跑火車站，等候上海來的報紙，看前一天又有那些地方光復了。

一天早上，市民相互悄悄地說：「來了！什麼東西來了呢？原來就是那引人憂慮又惹人喜愛的革命。牠來得這麼不聲不響，真是出乎全城市民的意料之外。倒馬桶的農人依然做他們的傾注滌蕩的工作，小茶館裏依然坐着一壁洗臉一壁打呵欠的茶客。只站崗巡警的衣袖上多了一條白布。

有幾處橋頭巷口張貼着告示，大家纔知道江蘇巡撫程德全換稱了都督。那一方印信據說是倉卒間用硯臺刻成的。

青年學生爽然了，革命絕對不能滿足他們的浪漫的好奇心。但是對於開槍、放火、死亡、流離惴惴然的那些人卻欣然了，他們逃過了並不等閒的一個劫運。

第二年，地方光復紀念日的晚上，舉行提燈會。初等小學校的學童也跟在各團體會員、各學校學生的後面，擎起紅綠綠的紙燈籠，到都督府的堂上繞行一週；其時程都督坐在偏左的一把藤椅上，拈髯而笑。

在繞行一週的當兒，學童便唱那習熟了的歌詞。各學校的歌詞不盡相同，但大多數唱下錄的兩首：  
蘇州光復，直是蘇人福。

.....

草木不傷，雞犬不驚，軍令何嚴肅？  
我輩學生，千思萬想，全靠程都督。

\*

\*

哥哥弟弟，大家在這裏。

問今朝提燈歡祝，都爲啥事體？

爲我都督，保我蘇州，永世勿忘記。

我輩學生，恭恭敬敬，大家行個禮。

可惜第一首的第二行再也想不起來了。這兩首歌詞雖然由學童唱出，雖然每一首有一句「我輩學生」，而並非學童的「心聲」是顯然的。

革命什麼，不去管牠。蒙了「官辦革命」的福，「草木不傷，雞犬不驚」什麼都得以保全，這是感激涕零，「永世」不能「忘記」的。於是借了學童的口吻，表達衷心的愛戴。此情此景，令人想起幽風七月的末了幾句：

躋彼公堂，

稱彼兕觥，

萬壽無疆！

## 「心是分別不開的」

前晚，善兒將就睡，倦意已籠住他的眉目，忽帶懊喪地說，「聽濟昌說，明天他要跟着祖父母母親回蘇州了。」

在仁級裏，濟昌是善兒最好的朋友。當善兒講起學校裏的遊戲時，我們往往不思念地問「是不是同濟昌？」或者陳說功課的成績時，我們也常常會問「那末濟昌的成績怎樣？」

聽善兒這麼說，知道離別之感襲入他的心了。而在我，更觸動了似已淡忘而實在只是避開來不去觸着牠的生死之感，頗覺淒然，看了看善兒含愁的倦臉，說，「你有點捨不得麼？」

「有點的。」善兒說了，又帶希望的神情說，「他說母親說的，隔幾時就要回到這裏來的。」

據我所知，他們要久住在故鄉蘇州了。但是母親這樣說，這就可以窺見母親的苦心；而濟昌驟然離開他住慣了的學校以及親熱慣了的朋友，小心裏怎樣地悵悵不歡，也可從此得點消息。然而在善兒，這是個將來的好夢，又何忍驚破牠呢？因隨口說，「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不是？」

「是，我同他最好。」

「你們也有爭執的時候嗎？」

「也有的。但是上了一課下來，又像平時一樣地和好了。」

「大半爲些什麼事情呢？」

「常常爲講到一件事情，他說這樣，我說那樣，就爭起來了。」

「唔。」我不禁想到兩個孩子以外去。一會兒，才又問，「你明天怎樣去送別好朋友呢？」

「我想送他一張畫片，裝在鏡框裏。」

「好的。對他說些什麼呢？」

「因為與你分別，把這個送給你，做個紀念。」

「也好的。你還可以這樣說：我們雖然分別，但心是分別不開的。我們要常常寫信，講種種的話，像從前一樣。到蘇州去的時候，一定第一個去看你。你回來的時候，也希望馬上來看我。」

善兒臉上的睡意漸漸消散，離愁也為希望所勝，自去檢出鏡框畫片來，裝好了，用紙包起，在紙面署上濟昌同自己的名字。

昨天下午回家，善兒已從學校裏回來了，我就問，「送別了濟昌不會？」

善兒很快地說，「他到學校裏來取東西，就把鏡框送給他。」

「他說了什麼？」

「沒有說什麼。」

「你說了些什麼？」

「我說你到了蘇州就把地址寄給我。」

「沒說別的麼？」

善兒默然了。

我凝望着淡淡地塗在牆上的斜方形的晚陽，心想兩個孩子這樣默默地分別，未始不是一齣小悲劇呢。

\*

\*

\*

濟昌的父親賓若君，我永遠紀念的好友，是給火車輪輾傷而慘死的。在我的黏照片的簿子裏，有他一幀半身的遺

像，我在上邊題曰：「是具真誠能實行的教育家。」

賓若君在用直當高小學校校長，先後邀伯祥同我去當教員。本來是同學，猶如親兄弟一樣，復爲同事，真個手足似地無分彼此，只覺各是全體的一部分。我因年輕不諳世故，當了三數年的教師，單感這一途的滋味是淡的，有時甚且是苦的；但自從到用直以後，乃恍然有悟，原來這裏頭也頗有甜津津的味道。

賓若君不好空議論，當然也不作現在所謂宣傳性質的文字，他對於教育只是「認真」，當一件事作去。在未到用直之前，先在詩人所繫繫的虎丘下的七里山塘當小學校長。山塘的店家每看賓若君的往還作他們的時計；而學生家屬有難決的事，如關於疾病資產營業等的，賓若君往往是他們的重要顧問。這就見得他不單是個教讀書寫字的教師。我與他同事以後，只覺他的誠懇遠過於我，竟略帶壓迫的力量。學生偶犯過失，他邀這犯過的學生到自己的辦事室裏，詳細地開導，嚴正而慈憫，往往至一點鐘兩點鐘末了，那學生揩着悔悟的眼淚退出，賓若君自己的眼眶也好像溼潤了。他熱心於衛生常識的傳授，以爲這是一切基本的基本，所以講刷牙齒洗澡等每至兩三星期，講了之後，還要看學生一一依着做了，才覺放心。

他並不主張什麼教育什麼教育像其他的教育者。

他的唱歌是學生時代早著名的，曼聲徐引，有女性的美而無其靡。課畢，學生回去了，我們有時沽酒小酌，酒既半醺，他按拍而歌，雙顏紅潤，殊覺可愛。數閱以後，歌者聽者皆覺無上快適，已消散了積日的勤勞。

我對於他也有不滿意之點，就在他略帶黏滯的性質。他總是「三思而後行」，而我以爲未免多了一思或兩思。但是，輕忽債事的先例正多呢，像他這樣審慮再四，欲行又止，即從最平常的方面說，也未必不因而少債了幾件事。所以，我的不滿意只因彼此的氣質有不同罷了。

那年暑假已過，我因父親去世，移家住用直。賓若君家裏有事來了又回去，說兩三天就來。但第三天沒有來。他是不肯失約的，這不來頗使我們疑怪，揣度的結論是他患病了。次日傍晚，兩艘航船都已泊在埠頭，連船夫也散得渺無蹤跡，而他仍杳然。我同伯祥回家，正在談論他的病不知究竟重不重，那每晚來一瓣的瘦臉郵差送信來了。伯祥接信，看了看，似乎放心又略帶驚訝地說。

「果然，他病了，信是他的老太爺寫的。」

「啊！」伯祥抽出信箋看，突然叫起來。我趕忙湊近去看，八九行的話，似乎個個字是生疎的，重看一遍方得明白。信裏說賓若君在崑山下車，車尚未停穩，失足陷入月臺與車身之間，致下半身被軋受傷甚重；現由路局送回蘇州，入福音醫院醫治；醫生說暫時沒有把握，要看一兩天內經過情形再說。

這消息於我們真是一聲霹靂似地震撼；也不是悲傷，也不是驚惶，實無以名心頭一時的情狀。想到這具有真誠的心的可貴的身軀正淌着紅血，想到老年的父母親愛的哥哥正在傷心這猝然降臨的不幸，我們的心都麻木了……

次日，這消息震盪了全學校的心，有如突然來了狂飆。

又次日，我們買舟到蘇探視。原是懷着寒怯的心情的，到望見福音醫院低低的圍牆時，全身彷彿被束縛了，不相信停會兒會有登岸跨進門去的勇氣。「惟願是夢裏吧！」這樣無聊地想。

真同夢裏一樣，恍惚地登岸，恍惚地進醫院的門。繁密的綠葉遮蔽了下射的陽光，沙路陰森森的，樹以外飄來禮拜堂裏唱頌禱詩的沈靜而帶悲哀的聲音，一縷哀酸直透心胸，我流淚了。

前邊來了賓若君的大哥勛初君，我們迎上去問，差不多都噤口了，只簡短地低低地說「怎樣？」

勛初君的眼睛網着紅筋，惘然的，想來已經過度的失眠而且流了好些的淚吧。他搖頭默歎，說賓若君失血太多了，至於十之六七，下半身無處不爛。腸也有被軋出來，簡直無望了。

立刻要去看見的是個未死而被判定必死的好友，還能有餘裕想什麼無形的大石塊緊緊壓住我們了。我們承着這無形的大石塊走進病房，一切所見全是浮泛的，也不會喚到病房裏應有的藥氣或者其他的氣味。

賓若君蓋在紅色的被單之下，這個想是醫院裏特別預備來混淆可怕的血跡，以減輕視疾者的憂懼的吧。但是我們明知這裏面藏着半截腐爛了的身體，雖用紅色，又有什麼用呢？他的臉純乎灰白，眼睛時時張開，頭髮亂結得像衰草。他神志還清，擡起眼來望着我們，說：「你們來看我了，謝謝我的毛病……學校……嗜……嗜……」一陣劇痛打斷了他的話。

除了「你放心養病，一切都有我們在」這樣虛空的安慰語，還有什麼可說的？不知怎樣的，兩條腿就把我們載出這間病室，與直輪着的賓若君分別了。傷心呵，這就是永遠永遠的分別，我竟不曾仔細地多看他一眼！記得床頭立着個悲傷的影子，默默的，低頭，是賓若君的夫人。

\*

\*

\*

受傷後的七天，賓若君才離棄了人世。我因牽於校課，不會去送殮。後來知道，賓若君在最後的兩三天裏是吃盡了劇烈的痛楚的。血流得越多，殘破的肌肉和內臟越發不可收拾，痛覺也越見利害。不曉幾千百回的沈吟哀號，不曉幾千百回的展轉反側，教侍側的人想不出一點辦法。醫生給他打嗎啡針，麻醉他的痛覺，但不見大有效，還是一陣陣地痛。後來他實在擔當不住了，對於自己的命運也已明白，含着眼淚哀懇他的二哥致覺君說：「二哥，你是我的親哥哥，疼我的，請設法讓我早點死去吧！」

致覺君是個誠篤的人，雖然萬分傷心，卻同意於賓若君的要求，就去同醫生商量。

把病人看做死物一般的醫生只是搖頭，他們對於病人親屬的眼淚和哀泣，原視同行雲流水，無所容心。

「他不是絕對沒有希望了麼？」

「是的，絕對沒有希望。」

「他當不起強烈的痛楚呢！」

「我們能够做的，就是給他打針。」

「打了針還是痛。」

「這就沒有辦法了。」

「與其教他多延時刻，多吃痛苦，還不如讓他早點解脫：這是我們對於他的唯一的幫助，我們人，人有同情心，不這樣做是我們的罪過！」

「向來沒有這個辦法。」

「哥羅芳之類，你們不是慣用的麼？只要分量適合，給他一噴，就完事了。」

「我不能依你，因為我是醫生。」

「病人自己願意。」

「不相干。」

「我用病人的親哥哥的名義給你寫筆據，並且簽字在上面！」致覺君鬱悒久了的心情一不自禁，淚珠同哭聲迸裂而出，鵲落地跪在醫生面前。「醫生，我求你，求你的仁慈，請你依我的話！該是犯罪，是殺人，都由我承當！」

「但是醫生的宣誓是決不弄死一個尚有一線生機的生命。」

「不管病人的比死還難堪的痛苦麼？」

「雖然痛苦，生機未盡的決不絕滅他的生機。」

「這是人情麼？」致覺君轉為憤憤了。

「不問人情不人情，當醫生就得如此。」醫生還是那樣冷靜。

這樣，致覺君只得懷着自己害了弟弟似的歉心，再去坐在賓若君的榻前，直看他的生命一絲一絲地自己斷絕！

\*

\*

\*

賓若君受傷的消息才傳出的時候，好些的人便開始「逐鹿」，希望繼任校長，他們用了各色各樣的方法，有巧捷的，也有拙劣的。這且不用管。到他的死信傳來，學校裏立刻籠着一重慘霧，卻是千真萬真的事實。特地爲他唱追念的歌，特地爲他刻碑砌入教務室的牆壁，都是用了神靈如是的信念來作的。

開追悼會的一天，致覺君出席道感謝。還沒有開口，出於天性的友愛的眼淚先已流滿兩頰，開口時是淒苦的聲音。我忍不住，低下頭來哭了。

\*

\*

\*

各有各的傷心，可以到一樣的深度而各異其趣，所以說誰最傷心其實是不合的。但據傳來的消息，賓若君的母親卻太傷心了。她因賓若君死於火車，視火車如殘暴的惡魔。偏是住家貼近西城，每天城外來往的火車不知經過多少回，就得聽不知多少回悽厲的汽笛。她聽着，心就震盪了。彷彿更將奪去她的別的寶貝！聞時惘然失神了，有時泫然下淚了。憂傷痛苦籠罩她的一切，差不多沒法繼續她的生活。

關亡招魂之類的方術經人推薦，便時時一試。這當然是迷信；但是只要想起母性的生死不渝的愛，你就不會有那種心存鄙棄的輕薄的行爲了。

其中一個術者聲譽最高，也說得最動聽。她說賓若君已在某某菩薩座側爲童子，光明而快樂；如果生者多多給他念些經卷，生天成佛是十分穩當的。

這是一條新的道路！她開始念經，用着堅強的信念，以爲果得生天成佛，也就差足安慰。直到現在，念經是她的日課。

——將永遠是她的日課了。

然則念經完全替代了憂傷痛苦麼？此殊未必，有一事可以證明。因前年江浙戰爭，他們全家搬來，住在致覺君處。每天下午沒到四點半，她必倚着樓廊的欄杆，望致覺君歸來。望到了，這才安心，知道放了出去的寶貝重復回入掌中。致覺君偶或因事遲歸，雖經先期稟明，她必對燈等候，直到看見兒子的笑容確已呈現於面前，然後就睡。使她致此的根原，不就是永遠不得磨滅的憂傷痛苦麼？

\*

\*

\*

有時經過致覺君家，望見賓若夫人寂寞的側影，或在灌花，或在閒立，心頭就不禁黯澹了。抱着終生的悲哀，爲恐傷翁姑的老懷，想來時時須自爲斂抑的吧；而爲孩子的前途起見，想也不願意多給他傷感的印象；於是，只有悶悶地暗自咀嚼那悲哀的滋味，這比諸哀號長歎，盡情傾吐，其難堪豈止十倍！

看見濟昌，我同樣地黯然，雖然他是個蘋果紅的面頰烏亮亮的眼睛的可愛的孩子。

賓若夫人對於濟昌聽說是竭盡了所有的心力的，差不多她自己生存的意義就是爲着孩子。

濟昌與善兒成爲很好的朋友，我覺得安慰，父親與父親突然中斷的緣分，讓他們好好接續下去，直到永遠吧！有一次，善兒來說濟昌小病新愈，在家寂寞，濟昌的母親的意思要他去陪着濟昌玩。我聽說，催善兒立刻去，能够使人慰悅的事總是我們應該做的，何況需要慰悅的是濟昌母子倆！

現在，兩個孩子暫時分別了。我願「心是分別不開的」這句話說得真切，他們永遠是很好的朋友，把父親與父親的友情鍛鍊得更深厚更堅結，連繫在他們的中間。這不單是濟昌的母親祖父母伯父等及我的歡喜，也應是永生在我意念中的賓若君的一種安慰。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作

## 兩法師

在到功德林去會見弘一法師的路上，懷着似乎從來不曾有過的潔淨的心情，也可以說帶着渴望，不過與希冀看一齣著名的電影劇等的渴望並不一樣。

弘一法師就是李叔同先生，我最初知道他在民國初年，那時上海有一種太平洋報，其藝術副刊由李先生主編，我對於所載他的書畫篆刻都中意。以後數年，聽人說李先生已出了家，在西湖某寺。游西湖時，在西泠印社石壁上見李先生的「印藏」。去年子愷先生刊印子愷漫畫，巧尊先生給牠作序文，說起李先生的生活，我纔知道得詳明一點；就從這時起，知道李先生現稱弘一了。

於是，不免向子愷先生詢問關於弘一法師的種種。承他詳細見告，十分感興趣之餘，自然來了見一見的願望，便向子愷先生說起了。「好的，待有機緣，我同你去見他。」子愷先生的聲調永遠是這樣樸素而真摯的。以後遇見子愷先生，就常常告訴我弘一法師的近況：記得有一次給我看看弘一法師的來信，中間有「葉居士」云云，我看了很覺慚愧，雖然「居士」不是什麼特別的尊稱。

前此一星期，飯後去上工，劈面來三輛人力車。最先是個和尚，我並不措意。第二是子愷先生，他驚喜似地向我點頭。我也點頭，心裏便閃電般想起「後面一定是他。」人力車夫跑得很快，第三輛車一霎往後時，我見坐着的果然是個和尚，清癯的臉，領下有稀疏的長髯。我的感情有點激動，「他來了！」這樣想着，屢屢回頭望那越去越遠的車篷的背影。

第二天，便接到子愷先生的信，約我星期日到功德林去會見。

是深深嘗了世間味，探了藝術之宮的，卻回過來過那種通常以爲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他的態度應是怎樣，他

的言論應是怎樣，實在難以懸揣。因此，在帶着渴望的似乎從來不曾有過的潔淨的心情裏，更攪着一些愉悅的分子。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導引進那房間時，近十位先到的恬靜地起立相迎。靠窗的左角，正是光線最明亮的地方，站着那位弘一法師，帶笑的容顏，細小的眼裏眸子放出晶瑩的光。巧尊先生給我介紹之後，教我坐在弘一法師的側邊。弘一法師坐下來之後，便悠然地數着手裏的念珠。我想一顆念珠一聲阿彌陀佛吧。本來沒有什麼話要同他談，見這樣更沈入近乎催眠狀態的凝思，言語是全不需要了。奇怪的是在座一些人，或是他的舊友，或是他的學生，在這難得的會晤頃，似應有好些抒情的話同他談，然而不然，大家也只默然不多開口。未必因僧俗殊途，塵淨異致，而有所矜持吧。或者，他們以爲這樣默對一二小時，已勝於十年的晤談了。

晴秋的午前的時光在恬然的靜默中經過，覺得有難言的美。

隨後又來了幾位客，向弘一法師問幾時來的，到什麼地方去那些話。他的回答總是一句短語；可是殷勤極了，有如傾訴整個的心願。

因爲弘一法師是過午不食的，十一點鐘就開始聚餐。我看他那曾經揮灑書畫彈奏音樂的手鄭重地夾起一莢豇豆來，歡喜滿足地送入口裏去咀嚼的那種神情，真慚愧自己平時的亂吞胡咽。

「這碟子是醬油吧？」

以爲他要醬油，某君想把醬油碟子移到他面前。

「不是這位日本的居士要。」

果然，這位日本人道謝了，弘一法師於無形中體會到他的願欲。

石岑先生愛談人生問題，著有人生哲學。席間他請弘一法師談一點關於人生的意見。『慚愧，』弘一法師虔敬地回答，『沒有研究，不能說什麼。』

以學佛的人對於人生問題沒有研究，依通常的見解，至少是一句笑話。那末，他有研究而不肯說麼？只看他那殷勤真摯的神情，見得這樣想時就是罪過。他的確沒有研究。研究云者，自己站在這東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檢察這東西的意思。像弘一法師，他一心持律，一心念佛，再沒有站到外面去的餘裕。那裏能有研究呢？

我想，問他像他這樣的生活，覺得達到了怎樣的一種境界，或者比較落實一點。然而健康的人不自覺健康，哀樂的當時也不能描狀哀樂；境界又豈是說得出的。我就把這意思遣開，從側面看弘一法師的長髯以及眼邊細密的皺紋，出神久之。

飯後，他說約定了去見印光法師，誰願意去可同去。印光法師這名字知道得很久了，並且見過他的文鈔，是現代淨土宗的大師，自然也想見一見。同去者計七八人。

決定不坐人力車，弘一法師拔腳便走，我開始驚異他步履的輕捷。他的脚是赤了的，穿一雙布縷纏成的行腳鞋。這是獨特健康的象徵啊，同行的一羣人，那裏有第二雙這樣的脚！

慚愧，我這年輕人常常落在他的背後。我在他背後這樣想——

他的行止笑語，真所謂純任自然的，使人永不能忘。然而在這背後卻是極嚴謹的戒律。可尊先生告我，他嘗歎息中國的法律有待振起，可見他的持律極嚴的。他念佛，他過午不食，都爲的持律。但持律而到非由「外鑠」的程度，人便只覺他一切純任自然了。

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躁忿全消，到處自得；似乎他以爲這世間十分平和，十分寧靜，自己處身其間，甚至於會把他淡忘。這因爲他把所謂萬象萬事劃開了一部分，而生活在留着的一部分內之故。這也是一種生活法，宗教家藝術家大概採用，並不劃開了一部分而生活的人，除庸衆外，不是貪狠專制的野心家，便是社會革命家。

他與我們差不多處在不同的兩個世界。就如我，沒有他的宗教的感情與信念，要過他那樣的生活是不可能的。然

而我自以爲有點了解他，而且真誠地敬服他那種純任自然的風度。那一種生活好呢？這是愚笨的無意義的問題。只有自己的生活法好，別的都不行，誇妄的人卻常常這麼想。友人某君曾說他不曾遇見一個人他願意把自己的生活與這個人對調的，這是躊躇滿志的話。人本來應當如此，否則浮漂浪蕩，豈不像沒舵之舟。然而某君又說尤緊要的是同時得承認別人也未必願意與我對調。這就與誇妄的人不同了；有這麼一承認，非但不菲薄別人，且能致相當的尊敬。彼此因觀感而轉移的事是有的。雖說各有其生活法，究竟不是不可破的堅壁，所謂聖賢者轉移了什麼？什麼人就是這麼一回事。但是板着面孔專事菲薄別人的人決不能轉移了誰——

到新開太平寺，有人家借這裏治喪事，樂工以爲弔客來了，預備吹打起來。及見我們中間有一個和尚，而且問起的也是和尚，纔知道誤會，說道：「他們都是佛教裏的。」

寺役去通報時，弘一法師從包袱裏取出一件大袖的僧衣來（他平時穿的，袖子同我們的長衫袖一樣），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間異樣地靜穆。我是歡喜四處看望的，見寺役走進去的沿街的那房間裏，有個軀體碩大的和尚剛洗了臉，背部略微佝着，我想這一定就是果然。弘一法師頭一個跨進去時，便對這和尚屈膝拜伏，動作嚴謹且安詳。我心裏肅然。有些人以爲弘一法師當是和尙裏的浪漫派，看這樣可知完全不對。

印光法師的皮膚呈褐色，肌理頗粗，表示他是北方人；頭頂幾乎全禿，發着亮光；腦額很闊；濃眉底下一雙眼睛這時雖不戴眼鏡，卻同戴了眼鏡從眼鏡上面射出眼光來的樣子看人；嘴唇略微皺縮；大概六十左右了。弘一法師與印光法師並肩而坐，正是絕好的對比，一個是水樣的秀美，飄逸，而一個是山樣的渾樸，凝重。

弘一法師合掌懇請了，「幾位居士都歡喜佛法，有曾經看了禪宗的語錄的，今來見法師，請有所開示，慈悲，慈悲。」對於這「慈悲，慈悲」感到深長的趣味。

「噫，看了語錄，看了什麼語錄？」印光法師的聲音帶有神秘味。我想這話裏或者就藏着機鋒吧。沒有人答應。弘一

法師便指石岑先生說這位居士看了語錄的。

石岑先生因說也不專看那幾種語錄，只會從某先生研究過法相宗的義理。

這就開了印光法師的話源。他說學佛須要得實益，徒然嘴裏說說，作幾篇文字，沒有道理；他說人眼前最緊要的事，情是了生死，生死不了，非常危險；他說某先生只說自己纔對，別人念佛就是迷信，真不應該。他說來聲色有點嚴厲，間以呵喝。我想這觸動他舊有的忿忿了。雖然不很清楚佛家所謂「我執」「法執」的函蘊是怎樣，恐怕這樣就有點近似。這使我未能滿意。

弘一法師再作第二次的懇請，希望於儒說佛法會通之點給我們開示。

印光法師說二者本一致，無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不過儒家說這是人的天職，人若不守天職就沒有辦法。佛家用因果來說，那就深奧得多。行善便有福，行惡便吃苦。人誰願意吃苦呢？——他的話語很多，有零星的插話，有應驗的故事，從其間可以窺見他的信仰與歡喜。他顯然以傳道者自任，故遇有機緣，不憚盡力宣傳；宣傳家必有所執持又有所排抵，他自也不免。弘一法師可不同，他似乎春原上一株小樹，毫不愧怍地欣欣向榮，卻沒有凌駕旁的卉木而上的氣概。

在佛徒中間，這位老人的地位崇高極了，從他的文鈔裏見有許多的信徒懇求他的指示，彷彿他就是往生淨土的導引者。這想來由於他有很深的造詣，不過我們不清楚。但或者還有別一個原因。一般信徒覺得那個「佛」太渺遠了，雖然一心皈依，總未免感得空虛；而印光法師卻是眼睛看得見的，認他就是現世的「佛」，虔敬崇奉，親接警歎，這纔覺得着實，滿足了信仰的欲望。故可以說，印光法師乃是一般信徒用意想來裝塑成功的偶像。

弘一法師第三次「慈悲，慈悲」地請求時，是說這裏有言經義的書，可讓居士們「請」幾部回去。這「請」字又有特別的味。

房間的右角裏，裝釘作似的，線裝和裝的書堆着不少；不禁想起外間紛紛飛散的那些宣傳品。由另一位和尙分派，我分到黃智海演述的阿彌陀經白話解釋，大圓居士說的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口義，李榮祥編的印光法師嘉言錄三種。中間阿彌陀經白話解釋最好，詳明之至。

於是弘一法師又屈膝拜伏，辭別。印光法師顫着頭，從不大敏捷的動作上顯露他的老態。待我們都辭別了，走出房間時，弘一法師伸兩手，鄭重而輕捷地把兩扇門拉上了。隨即脫下那件大袖的僧衣，就人家停放在寺門內的包車上，方正平帖地把牠摺好包起來。

弘一法師就要回到江灣子愷先生的家裏，石岑先生予同先生和我便向他告別。這位帶有通常所謂仙氣的和尙，將使我永遠懷念了。

我們三個在電車站等車，滑稽地使用着「讀後感」三個字，互訴對於這兩位法師的感念。就是這一點，已足證我們不能爲宗教家了，我想。

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作

據說，佛家教規，受戒者對於白衣是不答禮的，對於皈依弟子也不答禮；弘一法師是印光法師的皈依弟子，故一方敬禮甚恭，一方顛頭受之。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七日記。

## 答復朋友們

五十歲，一個並不算大的年紀。就是大到七八十，又有什麼意思？七八十的老人，男的，女的，咱們哪兒都可以見着。若說「知非」啊，「知天命」啊，能够辦到，自然不錯，可惜遽伯玉跟孔子的那種人生境界，我一絲兒都沒有達到。生日到了，跟四十九四十八那時候一樣，依從舊例，買幾斤切麵，煮了全家吃，此外就沒有想着什麼。有幾位朋友說我鄉居避壽，其實不確切；我本來鄉居，因為鄉間房價比較低，又省得「跑警報」；至於壽不壽的，確沒有想起。

承蒙朋友們的好意，把我作為題目，寫了些文字，我倒清楚的意識起五十歲來了。大概不會活一百年吧，如今五十歲，道路已經走了大半截。走過的是走過了，「已然」的沒法教他「不然」；倒是餘下的小半截路，得打算好好的走。

朋友們的文字裏，都說起我的文字跟為人，這兩點，我自己知道得清楚，都平庸。為人是根基，平庸的人當然寫不出平庸的文字。我說我為人平庸，並不是指我缺少種種常識，不能成為專家；也不是指我沒有幹什麼事業，不當教員，不當編輯員；卻是指我在我所遭遇的生活之內，沒有深入他的底裏，只在浮面的部分立腳。這樣的平庸，好比一個皮球洩了氣，癱癱的；假如人生該像個滾圓的皮球的話，這平庸自然要不得。

像個滾圓的皮球的人生，其人必然是詩人，廣義的詩人。寫不寫詩沒有關係，生活本身就是詩。如果寫，其詩必然是好詩，不用詩的形式也還是好詩。屈原，陶潛，杜甫，蘇軾，托爾斯泰，易卜生，他們假如沒有什麼作品，照樣是詩人，說他們的作品可愛，誠然不錯，但是，不如說他們那詩人的本質可愛，尤其推究到根柢。

為要寫些什麼，故意往生活裏鑽，這是本末倒置的辦法，我知道沒有道理。可是一個入本當深入生活的底裏，懂得好惡，辨得是非，堅持着有所為有所不為，實踐着如何盡職如何盡倫，不然就是白活一場；對於這一層，我現在似乎認得

更明白，願意在往後的小半截路上，加緊補習，補習有沒有成效，看我的努力如何。如有成效，應該可以再寫些，或者說，應該可以開頭寫。不過寫不寫沒有大關係，重要的是加緊補習。

朋友厚愛我，寬容我，使我感激；又誇張的獎許我，使我羞愧，雖然羞愧，想到這無非要我好，也還是感激。最近在報上看見沈尹默先生的詩，有一道，「久客人情真是惜」，吟誦了好幾遍。沈先生說的「久客」是久客川中，我把他解作人生在世，像我這麼一個平庸的人，居然也能得到朋友們的厚愛，寬容跟獎許，「人情真是惜」啊！在這樣溫暖的人情中，我更沒有理由不打算加緊補習。

這不是尋常致謝的話，想朋友們一定能够鑒諒。

## 鄰舍吳老先生

一天早晨，太陽很好，可沒見同院住的鄰舍吳老先生出來，曬他的手提皮箱。一打聽知道他病倒了。說是病倒其實不大貼切，既不發燒，又沒什麼痛楚，不過頭腦有些兒脹，胸口有些兒悶，就懶得起來。他那兒子任夫先生，一個公務員，給他解釋道，「只爲昨天表兄來了，隨隨便便說了一句話。」

「什麼話呢？」

「家父問他家鄉情形怎麼樣，他說秩序還不錯，地方上跟日本人處得很好，日本人常常說，你們這兒的人才是最出色的中國人。就是這麼一句話。」

「他老先生聽了怎麼說？」

「他聽了閉上眼睛皺着眉，不說什麼。半響才看定了我，『我決意做遷川第一世祖了。』他說，『最出色的中國人，日本人口裏評定的，咱們不能跟他們一夥兒住。我是老了，無所謂，可是你還年輕，還有小林兒，我希望你們的骨頭有些斤兩。四川也好，就住四川吧。往後有人問你貴處哪兒，你就說敝籍四川。千萬不要把家鄉的名兒說出來。打這會子起，我對家鄉的名兒感到羞慚，我不好意思再說我是某地方人。』他老人家說了這麼些話，到夜就沒有吃晚飯。」

他老先生原是最巴望回去的，聽說成渝鐵路又將動工他高興，聽說盟國在計畫發展民航事業他高興，今兒勝利等不到明兒動身似的。」

「你看他見着太陽總不忘曬他的手提皮箱，只怕動身日子一到，爲此耽擱。」

「他老先生真的就橫了心，不想回去了嗎？」

「我想也不過說說罷了。昨天他說了，我當然順着他，說做四川人也好。到一天把日本人趕了出去，我們還不是鑽頭覓縫想辦法，最好擠上頭一班下水船？我們爲什麼不回去？你想，人家是動也沒動一動，死守在本鄉本土，當順民，當小漢奸，到了那個時候，他們哪兒還說得嘴響？我們可完全不一樣，我們是吃盡辛苦，跑了幾千里路，跟住政府內遷來的，我們是義民——誰說的，一下子想不起來了，總之沒有錯，我們是義民。地方上有什麼事啊，務的，還不該由我們來承當？就是說兩句公衆話，我們的也當然特別有力量。我們爲什麼不回去？」

我雖然跟他們吳氏父子一樣，家鄉還在淪陷之中，自己是寄寓在四川，可沒有想到將來回去可以享受一種特殊權益，像任夫先生說的。我想這個想頭有些妙，一時說不下去，只見任夫先生嫌他的身材不够高似的，狠狠的挺了一挺。兩天過去，吳老先生好了，可是從此之後太陽雖好，再沒見他曬他的手提皮箱。廊沿前他種着兩盆石斛，以前幾乎見我一回說一回，石斛這東西滋陰，清內熱，煎湯吃是最妙的飲料，回去的時候一定要帶着走，哪怕多花些脚力，川石斛在下江是太名貴了，這些話，現在也不再說了。

他改變了不出門的習慣，正月初七遊草堂寺，春二三月青羊宮趕花會，四月初八望江樓看放生，有什麼應景的名目他都要去看看。回來就氣吁吁的躺在廊下那張竹榻上，見着我或是他的兒子，往往說，「成都確也不錯，成都確也不錯……」有時還加上說，「只是菜吃不慣，吃了足足六個年頭還沒有慣，樣樣要加些花椒麵跟辣子，還有蔥蒜，簡直是跟舌頭鼻子爲難。」

門前有挑着樹苗賣的，隨便講價講成了，他老先生買了兩株橘樹苗。他教他兒子種在院子裏，他在一旁相度，兩株該離多少遠將來才可以各自發展。種停當了，他坐下來，自言自語道，「開花，總得七八年，結果，總得十來年吧。不過沒關係，反正有人聞他的香，吃他的果，就是了。」

打橘子談到了四川省的果子。他說除了橘子、廣柑、蘋果、龍眼以外，其他都不好吃，尤其是枇杷，一層厚皮包着幾顆

核兒，單單忘了長肉。他說他們家裏有兩株大枇杷樹，每年結上五六擔，紅毛白沙，個兒有核桃大，甜得勝過冰糖，冰糖沒有他那股鮮味。他說現在是採枇杷的時令了。

他沈默了一會兒，突然朝我說，「葉先生，古人說到處爲家，你看是不是有些道理？」

「人不比樹木，樹木生根在地裏，移動不得，人當然可以到哪兒住哪兒，」我迎合老先生的意思。

「你看，這兒四川這麼多的人，打聽他們的祖先，都是旁的地方來的。他們來了，住下了，一樣在這兒成立了家業，長養了子孫。」

任夫先生朝我看看，同時擦掉他手掌心的土。

吳老先生低下頭，喃喃的念着不知道哪兒來的文句，「其俗柔靡，人輕節義……」

## 春聯兒

出城回家常坐鷄公車。十來個推車的差不多全熟識了，只要望見靠坐在車座上的影兒，或是那些抽葉子煙的煙桿兒，就辨得清誰是誰。其中有個老俞最善於招攬主顧，見你遠遠兒走過去，就站起來打招呼，轉過身，拍拍草墊，把車柄兒提在手裏。這就教旁的車夫不好意思跟他競爭，主顧自然坐了他的。

老俞推車，一路跟你談話。他原籍眉州，蘇東坡的家鄉，五世祖放過道臺，只因家道不好，到他手裏流落到成都。他在隊伍上當過差，到過雅州，跟打箭爐。他做過莊稼，利息薄，不够一家子吃的，把田退了，跟小兒子各推一掛鷄公車爲生。大兒子在前方打國仗，由二等兵升到了排長，隔個把月二十來天就來封信，封封都是航空掛。他記不清那些時時改變的地名，往往說：「他又調動了，調到什麼地方——」他信封上寫得清清楚楚，下一回告訴你老師吧。」

約摸有三四回出城沒遇見老俞。聽旁的車夫說，老俞的小兒子胸口害了外症，他娘聽信隣舍婦人家的話，沒讓老俞知道，請醫生給開了刀，不上三天就嗚呼了。老俞哭得好傷心，哭一陣子跟他老婆拚一陣子命。哭了大半天才想起收拾他兒子，把兩口豬賣了買棺材。那兩口豬本來打算臘月間賣，有了這本錢，他就可以做些小買賣，不再推鷄公車，如今可不成。

一天，我又坐老俞的車。看他那模樣兒，上下眼皮紅紅的，似乎喝過幾兩乾酒，顴骨下面的面頰全陷了進去，左面一邊陷進更深，嘴就見得歪斜。他改變了往常的習慣，只顧推車，不開口說話，呼呼的喘息聲越來越粗，我的胸口也彷彿感到壓迫。

「老師，我在這兒想，通常說因果報應，到底有沒有的？」他終於開口了。

我知道他說這個話的所以然，回答他說有或者沒有一樣的嫌，就含糊其辭應接道：「有人說有的，我也不大清楚。」

「有的嗎？我自己摸摸心，考問自己，沒估過人家的便宜，沒糟塌過老天爺生下來的東西，連小雞兒也沒踩死過一個，爲什麼處罰我這樣的兇老師，你看見的，長得結實做得活的一個孩兒，一下子沒有了！莫非我幹了什麼惡事，自己不知道。我不知道，可以顯個神通告訴我，不能馬上處罰我！」

這跟「伯夷列傳」裏的「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是同類的調子，我想。我不敢多問，隨口的說：「你把他埋了！」

「埋了，就在隣舍張家的地裏。兩口豬，賣了四千元，一千元的地價，三千元的棺材——只是幾塊薄板，像個火柴盒兒。」

「兩口豬才賣得四千元？」

「臘月間賣當然不止，五千六千也賣得。如今是你去央求人，人家買你的是幫你的忙，還說什麼高啊低的。唉，說不得了，孩子死了，豬也賣了，先前想的只是個夢，往後還是推我的車子——獨個兒推車子，推到老，推到死！」

我想起他跟我同年，甲午生，平頭五十，莫說推到死，就是再推上五年六年，未免太困苦了。於是轉換話頭，問他的兒子最近有沒有信來。

「有，有，前五天接了他的信。我回覆他，告訴他弟弟死了，只怕送不到他手裏，我寄了航空雙掛號。我說如今只贖你一個了，你在外頭要格外保重，打國仗的事情要緊，不能教你回來，將來把東洋鬼子趕了出去，你趕緊回來吧。」

「你明白，」我着實有些激動。

「我當然明白。國仗打不勝，誰也沒有好日子過，第一要緊是把國仗打勝，旁的都在其次。——他信上說，這回作戰，

他們一排弟兄，輕機關槍奪了三挺，東洋鬼子活捉了五個，只兩個弟兄受了傷，都在腿上，沒關係。老師，我那兒子有這麼一手，也虧他的。」

他又瑣瑣碎碎的告訴我兒子信上其他的話，吃些什麼，宿在哪兒，那邊的米價多少，老百姓怎麼樣，上個月抽空兒自己縫了件小汗褂，鬼子的皮鞋穿上腳不如草鞋輕便，等等。我猜他把那封信總該看了幾十遍，每個字讓他嚼得稀爛，消化了。

他似乎暫時忘了他的小兒子。

新年將近，老爺要我替他擬副春聯兒，由他自己來寫，貼在門上。他說好幾年沒貼春聯兒了，這會子非要貼一副，洗刷刷晦氣。我就替他擬了一副：

有子荷戈庶無媿

爲人推轂亦復佳

約略給他解釋一下，他自去寫了。

有一回我又坐他的車，他提起步子就說，「你老師替我擬的那副春聯兒，書塾裏老師仔細講給我聽了，好，確實好，切切得很，就是我要說的話。有個兒子在前方打國仗，總算對得起國家。推鷄公車，氣力換飯吃，比哪一行正經行業都不差。老師，你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回轉身子點點頭。

「你老師真是摸到了人家心窩裏，哈哈！」

第

三

輯

## 一粒種子

世界上有一粒種子，同核桃這般大。綠色的外皮非常可愛。凡是看見他的人，沒有一個不歡喜他。聽說，若是將他種在泥裏，就能夠透出碧玉一般的芽來。開的花是說不出地美麗，什麼玫瑰花、牡丹花、菊花都比不上。而且有濃厚的香氣，什麼蘭花的香氣、梅花的香氣、芝蘭的香氣也都比不上。可是從沒有人種過他，所以也沒有人看見過他的美麗的花，聞過他的花的香氣。

國王聽見有這樣一粒種子，歡喜得只是笑；白而濃的鬍子包住他的嘴，彷彿一個樹林，現在樹林開了個深深的洞——因為笑得合不攏嘴。他說：「我的園裏，什麼花都有了；北方冰雪底下開的小白花，我派了專使去移了來；南方熱帶，像盤一樣的大蓮花也有人拿來進貢。但是，這些都是世界上平常的花，我弄得到，人家也弄得到；又有什麼稀奇？現在有這樣一粒種子，只有一粒。等他開出花來，世界上就沒有第二棵。這才顯出我的尊貴和權力。哈哈……」

國王就命人把這一粒種子取了來，種在一個白玉盆裏。泥是御園裏的，篩了再篩，只恐他不細。澆灌的水是金缸裏盛着的，濾了再濾，只恐他不乾淨。每天早晨，國王親自把這個盆從暖房裏搬出來，擺在殿庭之中。晚上又親自搬進去。寒暑表告訴他天氣冷了，就生起暖烘烘的火爐來。

國王睡裏夢裏，也想看盆裏透出碧玉一般的芽來。清醒的時候，不必說了，只在盆的旁邊等候。但是那裏有碧玉一般的芽呢？只有一個白玉的盆，盛着灰黑的泥。

時候逃一般地過去，國王種這種子兩年了。春草發芽的時候，他在盆旁祝福道：「春草回來了，你跟着他們來罷！」秋天許多種子發芽的時候，他又在盆旁祝福道：「第二批萌芽來了，你跟着他們來罷！」但是全沒效果！於是國王怒了。

他說：「這是死的種子，醜陋的種子，惡臭的種子！我要他何用！」他就將種子從泥裏挖出來；還是從前的樣子，同核桃這般大，綠色的外皮非常可愛？他看了也覺討厭，就向池裏一丟。

種子從國王的池裏，跟着流水，流到民間的溪裏。漁翁在溪上打魚，把他網了起來，高聲叫賣。

富翁聽見了，歡喜得只是笑；肥厚的面孔差不多打足了氣的皮球，現在臉皮只是不住地抖動——因為笑得不停。他說：「我的屋裏，什麼重價的東西都有了；拳頭大的金鋼鑽，鷄子大的蚌珠，都化了金錢買來。但是，這些也是別個富翁所有的；而且只講金銀珠寶，不免帶點俗氣。現在有這樣一粒種子，只有一粒。等他開出花來，既可以比過別個富翁，而且高雅得多了。這才顯出我的富足和優越。哈哈！哈哈！……」

富翁就向漁翁買了這一粒種子，種在一隻白金缸裏。他特別僱了四個種花的人，專門看護這一粒種子。這四個種花的人都用考試法選取來的；用極難的題目，種植名花的方法，去考問他們，他們都能回答。選定之後，給他們很厚的工資，並且優待他們的妻子，使他們願意盡心竭力。這四人確能盡心竭力，輪班在白金缸旁邊看護，日夜不離。他們懂得種花的方法很多，一切照着所懂的做。他們知道什麼是最好的肥料，只選最好的肥料澆灌。

富翁想，「這麼養護這粒種子，發芽開花應得加倍地快。花開的時候，我便大宴賓客，同我相仿的富翁都請到，使他們看看我獨有的美麗的奇花。使他們佩服我是最富有、最優越。」他這麼想，刻刻向白金缸看。但是那裏有碧玉一般的芽呢？只有一個白金的盆，盛着灰黑的泥。

時候逃一般地過去，富翁種這種子兩年了。他春季宴客的時候，在缸旁祝福道，「我將宴客了，你幫助我，快點發芽開花罷！」秋季宴客的時候，他又在缸旁祝福道，「我又將宴客了，你幫助我，快點發芽開花罷！」但是全沒效果！於是富翁怒了。他說，「這是死的種子，醜陋的種子，惡臭的種子！我要他何用！」他就將種子從泥裏挖出來；還是從前的樣子，同核桃這般大，綠色的外皮非常可愛。他看了就覺生氣，便向牆外一丟。

種子跳出牆外，掉在一家鋪子前面。商人拾了起來，大喜道：「奇異的種子掉在我的門前，一定是發財之兆！」他就種在店鋪旁邊。每天開店時候總去拜望一回，收店的時候也要去看一看。隔了一年多，還不見碧玉一般的芽透出來。商人不高興了，說：「我自己發了癡，以為這是奇異的種子！原來是死的種子，醜陋的種子，惡臭的種子！現在不癡了，我還是好好兒想賺錢的好。」他就將種子挖起來，向街上一丟。

種子在街上躺了半天，給掃街夫同垃圾一齊掃在畚箕裏，倒在軍營旁邊。軍士拾了起來，大喜道：「奇異的種子給我拾得，一定是升官之兆！」他就種在軍營之旁。操罷的時候，就蹲在那裏等候他發芽，手裏抱着短槍。別的軍士問他做什麼，他只是不響。

隔了一年多，還不見碧玉一般的芽透出來。軍士惱了，說：「我自己發了癡，以為這是奇異的種子。原來是死的種子，醜陋的種子，惡臭的種子！現在不癡了，我還是好好兒等打仗的好。」他就將種子挖起來，運出他所有的力氣，向很遠的空中擲去。

種子飛行了，彷彿乘了飛艇。落了來時，滾在碧綠一片的田裏。

田裏有一個少年農夫，他的皮膚曬得像醬的顏色：因為用力耕作，臂膊有一塊塊突起的筋肉。他手裏拿一柄四齒耙，在翻鬆田裏的泥。他下了幾耙，擡起頭來看看四圍，現出和平的微笑。

他看見種子落下來，說：「呀，一粒可愛的種子！」就用耙鬆了田中心的一方泥，將種子種在裏面。

他照常耕作，照常割草，照常澆灌——自然，種那粒種子的地方也耕到，也割到，也澆到。

田中心的一方泥裏，有碧綠的一線露出了。隔幾天，碧玉一般的芽條挺出來了。再隔幾天，開出一朵美麗到說不出的花來，顏色是紅的。那朵花放出濃厚的香氣，誰走近他就沾在身上，永遠不退。

少年農夫看見了他手種的花，還是平時的態度，現出和平的微笑。

鄉村的人齊走來看新開的花，回去的時候，都現出和平的微笑，沾了滿身的香氣。

一九二二，一一，二〇。

## 梧桐子

許多梧桐子，他們真快活呢。他們穿了碧綠的新衣，一齊站在窗沿上遊戲。四面張着綠綢的幕；風來時，綠綢的幕飄飄地吹動，像個仙人的住宅。從幕的縫裏，他們可以看見深藍的天，天空的飛鳥，仙人的衣服似的白雲；晚上可以看見永久笑嘻嘻的月亮，美眼流轉的星，玉橋一般的銀河，提燈遊行的螢蟲。他們看得高興，就提起小喉嚨唱歌，那時候間壁的柿子也唱了，下面的秋海棠也唱了，階下的蟋蟀也唱了。唱歌時有別人來和着，這是何等的有趣。所以他們真快活呀。

裏邊有一粒梧桐子，他不但歡喜看一切美麗的東西，唱種種高興的歌兒；他還想離開了窗沿，出去遊戲。他羨慕飛鳥；他羨慕白雲；他羨慕螢蟲。以爲若能同他們一樣，一定可以看見更多的美麗的東西，唱出更多的高興的歌兒。這不是難辦的，一飛飛開去就是了。於是他告訴母親道，「我要出去遊戲，到處飛行，像飛鳥、白雲、螢蟲們一樣。我就可以看見更多的美麗的東西，唱出更多的高興的歌兒。回來的時候，我要講給你聽所看見的，唱給你聽所能唱的。」

他的母親搖搖頭，身體也搖了幾搖，很和美地說道，「你本當出去遊行的，那有不許你去之理？可是現在你身體還沒有強壯，且等待幾時罷。」

他聽了沒有話說，心裏卻不大高興。看看自己，身體很肥胖結實呢。他斷定母親實在不肯放走；說什麼身體還沒有強壯，不過推託罷了。就決意不告訴母親，偷自飛去。但再一思想，又有些害怕。飛到外面去有什麼災害吧？獨自來往，找不到個同伴吧？這等都是可怕的。於是對他的哥哥弟弟們說道，「你們羨慕飛鳥麼？羨慕白雲麼？羨慕螢蟲麼？你們要看到更美麗的東西麼？唱出更高興的歌兒麼？你們是做得到的，只要跟我走。我們同飛鳥、白雲、螢蟲一樣，也可以到處遊行的呢。」

他的哥哥弟弟們性情都和他差不多，那一個不歡喜出去看看廣大的世界？便拍手大呼道：「我們去呀！我們去呀！」他們就換了褐色的旅行衣，在窗沿下等待。那時候綠綢的幕換了黃錦的了，而且減少了許多，因為太陽的光不覺得太炎熱了。風從稀稀的幕間吹來，他們乘着風勢，想離開了窗沿飛去。誰知身體搖了幾搖，還是站在窗沿之上。只有他一個飛去了。

他是何等起勁呀。他自以為領了頭，帶了許多哥哥弟弟們去遊行這廣大的世界了。所以頭也不同，只是一會高一會低地飛行。後來覺得有點力乏了，才回轉頭去招呼哥哥弟弟們。呵呀，不好了！他們那裏去了呢？心裏一慌，身體就筆直地掉下去了。

剛掉下去的時候，他頭腦裏一陣模糊，不知到了什麼地方了。後來漸漸清醒，四面一看，原來在田旁。看見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娘子正在種菜秧呢。他才想起了哥哥弟弟們，不知什麼時候，他們離開了自己去了。現在要去尋他們，那是何等的不容易。但若不去尋，獨個兒遊行，總有點不敢。想他們總在附近的地方吧，便欲縱身飛起來看一看。那知一動也不能動！

他着急了，眼淚也自然流出來了。看看四面，只有這個小娘子，或者她能够幫助一點，便帶着哭聲說道：「小娘子，你看見我的哥哥弟弟們麼？他們往那裏去了呢？願你告訴我，可愛的小娘子。」

但是小娘子仍舊種她的菜秧，似乎沒有聽見他的話。她種滿了六畦的菜，穿上了放在田旁的那件青布衫，兩手扣着鈕子，眼睛看着地面。她看見了他，就把他拾了起來。

他在小娘子的手裏了，周身觸着柔軟的肉，而且溫暖，覺得非常舒服。因此就不哭了。心裏還想，她大約知道哥哥弟弟們所在的地方的，現在把他送去了。她真是個可愛的小娘子。

小娘子到了家裏，把他放在沿窗的一張桌子上。他以爲到了哥哥弟弟們所在的地方了，急忙向四面看。但是那裏

有一個呢！他又憂愁了，喊道：「小娘子，我不到這裏來，我要找我的哥哥弟弟們。你把我送到他們那邊去呀！」

小娘子一聲也不答應。她拍去了衣服上的灰塵，走到沿窗，取起他來，用手指捻着玩弄。他如在搖籃裏一般，一搖一側，很覺舒適。她捻了一會，又丟他起來，再將手心接着；這樣一回一回地玩弄。他身體一高一低，又快又穩，倒也覺得有趣。不過想起離開了哥哥弟弟們，就不免不高興了。

小娘子被母親喚去了，他仍被棄在沿窗的桌子上。他心想更無望了，她又離開了。當初站在家裏窗沿上的時候，總以為一出去之後，要到那裏就那裏，身體很自由的。誰知現在自己做不得主，一動也動不得。不要說四處去遊行了，就是要想回家去看看母親，問問哥哥弟弟們的消息，又那裏能够呢？他一點方法也想不出，只有對着淡淡的太陽光嘆氣。心裏方才懊悔沒有聽了母親的話。若是等她說「你的身體強壯了，可以出去了，」那時候定可以自由地飛行，到各處去呢。可是懊悔也來不及了。

窗外飛來一隻麻雀，歇在桌子上對他看，頭側了幾側，身體跳了幾跳，就「居且居且」地叫了。他想麻雀或者知道哥哥弟弟們的消息，便央求他道：「麻雀哥，你看見我的哥哥弟弟們麼？他們往那裏去了呢？願你告訴我，可愛的麻雀哥。」但是麻雀仍舊側動着他的頭，跳躍着他的身體，「居且居且」地叫；似乎沒有聽見他的話。他叫了一會，就一口銜了梧桐子，飛向窗外去了。

梧桐子在麻雀的口裏了，周身覺得很潮潤；麻雀的舌頭時時觸着皮膚，彷彿在那裏替他搔。他本來很乾渴了，身體又有些癢，所以很覺舒服，於是又快活起來了。心裏還想，他大約知道哥哥弟弟們所在的地方的，現在他把他送去了。他真是個可愛的麻雀哥。

不知怎麼，麻雀的口忽然一張，梧桐子就從半空中掉下來了。還沒有着地的時候，他心裏萬分着急，想道：「不好了，又要掉下去了！這回比第一回高得多，一着地，一定沒有性命了！我的母……」他還沒有想完，着地了，一點也不知道了。

實在他好好地躺在和軟的泥床上。落了幾陣春天的雨，吹了幾陣春天的風，他醒了。自己一看，褐色的旅行衣不在身上了，卻穿了一身比從前綠得更鮮麗的新衣。四旁的鄰居都是些草兒們，他們的新衣也一樣地可愛呢。他覺得很有意思；他覺得不寂寞了。但想起了母親和哥哥弟弟們，不知他們現在是怎樣情形了，總覺得心裏不大暢快。

他慢慢地長大了，那些鄰居的小草們本來同他一樣高的，現在只齊他的腳踝了。他的身軀很挺拔，筆直立在那裏，真是個美麗的少年。那些小草們都羨慕他，同他很要好。他們常常說道，「你是我們的領袖，你是我們的領袖。你跳舞的時候，我們也跳。你唱歌的時候，我們也唱。不過我們的身軀太軟了，不及你的姿勢好看；我們的喉嚨太細了，不及你的聲調好聽。但是這有什麼要緊呢？我們裏面有了個你了，你是我們的領袖了。」

他很感激他們的好意，所以情願做他們的保護人；狂風來的時候，大雨下的時候，總給他們遮護了。

有一天飛來一隻燕子，歇在他的肩上。燕子本來是當郵差的，他看見了很是喜歡。就寫了一封信交與燕子道，「燕子哥，善良的郵差，我這裏有一封信，給我的母親和哥哥弟弟們的，我不知他們在什麼地方。請你爲我去探聽，探聽到了，將這封信給他們一個一個都看到。最好帶了回音來。多謝你，好的燕子哥！」

燕子答應了這個託付，帶了信去了。不到一天，背了一大袋的信回來了。向他道，「你的信來了，他們都有回信給你呢。」

他快活得說不出話，只是嘻嘻地笑。先拆開母親的信來看，裏面說道，「你的消息來了，我很快活。我現在很好。你的哥哥弟弟們同你一樣的到別處去了；但是常常有信來。現在告訴你一件事，你一定歡喜聽的，就是你又將有許多小弟弟了。」

他又拆開哥哥弟弟們的許多的信，大概是以下這些話：

「那一天你太要緊，先去了。但是我不久也離開了家。現在在王家的花園裏。」

「我離開了家的時候，耽擱在李家的屋簷上。後來他們修屋，匠人把我掃了下來。就住在他們的天井裏了。」

「我最有趣，到過一位很美麗的女子的口裏，耽擱了一分鐘。」

「你的新衣是什麼顏色？我的新衣綠得真美麗呢。」

「我將有孩子了；你將來可以來看看你的姪子們。」

他看完信，心裏安定了。他們都很好的在那裏，自不用過分地想念。每隔幾天，寫封信去問問就是了。好在燕子天天來問有沒有信呢。

他至今很快活地站在那裏，挺拔的身軀只顧高了。

## 瞎子和聾子

一處地方，住着兩個殘廢的人，大家說他倆很可憐的。他倆也自以爲很可憐，一心地想有一位神奇的醫生給他倆醫治。或者仙人肯給他倆吃幾粒仙丹，將毛病解除了，也是他倆的願望。

他倆一個是瞎子，一個是聾子。

那瞎子從小就瞎了眼，從沒見過一絲兒光明。母親是怎樣笑的，小貓小狗是怎樣跑的，月亮是怎樣照的，花是怎樣開的，當然全不知道了。他還是起先有眼珠而後來瞎了的，還是本來就沒有的，人家不得而知。只見他兩條眉毛底下烏溜溜兩個深洞。這兩個洞又圓又黑，當他仰臥的時候，足可容兩大杯的水。

那聾子從小就聾了耳，從沒聽過一些兒聲音。姊姊是怎樣唱的，鳥兒是怎樣叫的，風是怎樣吟的，泉水是怎樣鳴的，當然全不知道了。他的容貌和平常人一樣。可是，人家同他談話的時候，破綻就來了。他看見人家對着他動嘴，就將耳朵湊近去，右耳不行，調轉來用左耳。那時他的口不自覺地張開了，眼梢起了無數的皺紋，面孔似笑不笑，正像一幅很有趣的圖畫。結果還是沒有聽見人家說的一個字。

瞎子聽人家告訴他，世間有可愛的光明，在光明裏邊，可以看見種種可愛的東西。他就十分地羨慕有眼的人，更十分地怨恨自己的殘廢。他說，「我若能看見一絲的光明，我就有福了。我聽人說螞蟻有眼睛，可以看見天和雲、山和樹、母親和弟弟。又聽人說螞蟻有眼睛，可以看見夜游的小蟲，躲在牆角的蚊子。我是世間最苦的一個了，不如一個螞蟻或蝙蝠！天呵，我能看見一絲的光明麼？」

聾子看見人家時時側着耳朵，猜想出世間有可愛的聲音，在聲音裏邊，可以聽辨種種可愛的調子。他就十分地美

慕不聾的人，更十分地怨恨自己的殘廢。他說，「我若能聽辨一些的聲音，我就有福了。我料想蝴蝶能够聽，可以聽辨菜花的低語，薔薇的淺笑。我又料想小魚能够聽，可以聽辨小溪的獨唱，水草和蛙兒的合奏。我是世間最苦的一個了，不如一個蝴蝶或小魚！天呵，我能聽辨一些的聲音麼？」他從小就沒有聽見人家的說話，所以他的聲音有點兩樣。他說的不是學來的聲音，粗心聽時，只是「啞啞啞……」的，正像一個啞子。

瞎子最細心，他能聽得出蚯蚓的脚步聲和螞蟻的對話。聾子的說話雖然不大清楚，在瞎子卻很容易聽辨出來。他就想竭力勸慰聾子，因為他並不覺得聾耳是苦楚。但是開口說話是沒用的，要使聾子明白，只有對他作手勢。他就作以下的種種手勢：他指着心頭，又兩手團緊來，又搖着右手，表示「不要憂愁。」指着耳朵，又連搖着手，表示「耳聾是不要緊的。」指着鼻頭，又指着耳朵，同時點點頭，表示「我是能聽辨聲音的。」手指屢次從空間指向耳朵，又搖着手，表示「外來的聲音毫沒有什麼好聽。」指着自已深陷的眼眶，又指着心頭，兩手團緊來，表示「我的瞎眼是最可憂愁的。」向四面亂指，又指着眼眶，又搖着手，最後手掌翻向外邊，表示「一切東西都看不見，這是何等的失望！」

聾子是有眼睛的，能够看見的。但是，能够看見有什麼好處？送到眼睛裏來的，不過是些雜亂零碎的東西罷了。我想，聲音是一切東西心底的叫喊。我單單聽不見這聲音，連自己的說話也聽不見，那得不要憂愁？

瞎子聽說，便作出種種手勢來回答。表示的意思是：「我以爲光明是一切東西真相的照露。我單單看不見這光明，連自己的手指也看不見，那得不要憂愁？」

聾子說，「我要聽見聲音，並不稀罕什麼光明，偏偏聾了耳。你要看見光明，並不稀罕什麼聲音，偏偏瞎了眼。假若我倆把所犯的毛病調換了，豈不教大家舒服，同平常人一樣的開心麼？」

瞎子連連點頭，臉上現出笑意；雙手合攏來，像拜佛的樣子，表示「假若做得到，真要念一聲『阿彌陀佛』了。」

聾子道，「只要我們去尋訪，總可以如我們的願，得到調換毛病的方法。我們一同上路罷。」瞎子點頭，便牽着聾子的手。兩人商量停當，由聾子引路，由瞎子當翻譯，將所有聽得的話做手勢告訴聾子。

他倆走到一個醫生那裏，同聲說道，「我們一個聾子，一個瞎子。現在打算調換一下，聾子改爲瞎子，瞎子改爲聾子。你當能給我們出一些力，使我們如願之後，我們真心感激你這有本領的醫生！」

但是醫生搖頭回答道，「我從來沒有學習過這個，也從來沒有聽見過這種請求，請你們走開罷。」他倆失望地退出了醫生的家。門外一個老婆子卻很可憐他們。她說，「你們到這裏來，原是走錯了。從這裏往西，有一個樹林。裏面一所古寺，住着一個老和尚。他很有些法術，或者能够如你們的願。你們去找他罷！」

他倆非常歡喜，謝了老婆子，往西走去。果然前面一個樹林，綠葱葱的似乎沒有盡頭的。走進樹林，果然有一所古寺，紅牆頭變成灰色了。走進寺裏，中間坐着一個老和尚，面孔皺得像樹皮，鬍子白得像雪。他倆就同聲請求道，「我們一個聾子，一個瞎子。現在打算調換一下，聾子改爲瞎子，瞎子改爲聾子。你當能給我們出一些力，使我們如願之後，我們真心感激你這慈悲的老和尚！」

但是老和尚也回絕了。他說，「這不是容易的事。我的法術幹不了這個。請你們走開罷。」他倆那裏肯走開，只當他不高興出這一點力，便又懇切地請求。老和尚很爲感動，溫和地說道，「我的確幹不了這個。可是，我可以指點你們一個地方，使你們如願。走完了這個樹林，有一個市集。市集東首有一個古老的風車。他可以幫助你們。你們去找他罷！」

他倆非常歡喜，謝了老和尚，出了寺門，再往西走去。越走，樹林越深，一絲天光也不漏下來。瞎子原不覺得怎樣，聾子可苦極了，睜開了眼睛，又用一手摸索，才不致撞到樹身上去。好久好久，他倆滿身體都是汗了，腳趾也覺得疼痛，才走完了樹林。但因調換毛病的心切，也不覺痛苦。

樹林盡處，果然是一個市集。市集東首，果然有一個古老的風車。他的葉子很舊很舊了，沾滿了灰塵，有幾處破碎的地方。風吹動時，葉子懶懶地旋轉，好像老年人懶於工作，勉強行動的樣子。他倆便很虔敬地同聲請求道，「我們一個聾子，一個瞎子。現在打算調換一下，聾子改為瞎子，瞎子改為聾子。你當能給我們出一些力，使我們如願之後，我們真心感激你這神異的老風車！」

風車繼續轉動，略微快一點，就發出乾老的說話聲，正像一架破舊的留聲機。他說，「你們的請求我可以照辦。可是，我先得關照你們，還是不要調換的好。不論什麼人，總覺得自己是吃苦，人家是快活。待到了人家的境地，又覺得是吃苦了。你們何必也這樣做呢？」

瞎子用手勢翻譯給聾子知道，然後兩人一齊說道，「我們一個能聽，卻不愛聽，只希望看；一個能看，卻不愛看，只希望聽。大家確信所希望是好的，調換了決不會懊悔。況且你使我們將聽和看的滋味都嘗到，就彷彿醫好了我們的殘廢。請你不要再疑慮，就給我們調換罷！」

風車笑道，「哈哈，關照你們，你們偏不信。若是不給你們調換，又見得我不肯幫助人家。可是，我只有給你們調換的本領，卻不能再調還來。若是調換之後，又覺得不好，還是從前那樣好，我可不能幫助你們了。」

瞎子毅然答道，「我的希望在看見光明，光明是一切東西真相的照露。我若看見一絲的光明，我就有福了，那裏會覺得不好？」

聾子也毅然答道，「我的希望在聽見聲音，聲音是一切東西心底的叫喊。我若聽見一些的聲音，我就有福了，那裏會覺得不好？」

風車的葉子頓了幾頓，彷彿老人的點頭，說，「你們有這樣堅決的意思，我一定能如你們的願。你們站得近一點，待我扇三扇，你們就調換了。」

瞎子和聾子很快地奔到風車腳下，因為心裏十分高興。「呼呼，呼呼，」風車的葉子扇了三扇，他倆調換了。瞎子的眼眶裏忽然凸起了兩個眼球，只覺一亮，描摹不出一亮，他看見光明，看見種種東西了。同時他就聾了耳。聾子的耳朵裏彷彿開了扇門，只覺一響，描摹不出一響，他聽見聲音，聽見種種調子了。同時他就瞎了眼。

在此地因為稱說的便利，叫原來的瞎子做「新聾子」，叫原來的聾子做「新瞎子」。現在是新聾子牽了新瞎子，新瞎子當新聾子的翻譯了。他倆離開風車，向市集中走去。

說也奇怪，似乎市集中的人全知道他倆調換毛病的事情，當他倆經過時，起了一陣的紛擾。新聾子看見他們的形狀了，因為這是他新鮮的經歷，看得格外仔細。他們指點着他倆，臉上現出輕薄的笑容，嘴唇張動，雖然聽不出說些什麼，但依據從前的經驗，知是一派嘲弄的話語。他就想，「不料世間有這等難堪的笑容！他們的笑容裏，不是表示他們是健全，是幸福，是驕傲，我們是殘廢，是不幸，是羞恥麼？我懊悔看見了這個，尤其是初有眼球就看見了這個！」他這樣想，就牽着新瞎子很快地跑。

那時候新瞎子已聽見市集中人的話語了，因為這是他新鮮的經歷，聽得格外用心。他們很頑皮的聲氣笑他倆道，「真是新鮮的奇聞，瞎子變聾子，聾子變瞎子；可是總逃不了一個殘疾！你看，一個牽一個，攢眉側耳，多麼醜！」他雖然看不見他們是怎麼形態，但依據從前的經驗，知是一副奚落的臉面。他就想，「不料世間有這等難堪的聲口！他們的聲口裏，不是表示他們是健全，是幸福，是驕傲，我們是殘廢，是不幸，是羞恥麼？我懊悔聽見了這個，尤其是初能聽辨時就聽見了這個！」他這樣想，就推着新聾子，要他快點跑。兩個人步勢一齊，跑得馬一樣快。

一種勞困的喘息聲將新瞎子的脚步留住了。聽去是好多人們的喘息，而且是老人呼呼的呼氣，好像破碎了的皮球，還夾着痰嗽。沈重的脚步聲，擔子擺動聲，搬運甃瓦聲，都可以聽辨；不過總覺得這喘息聲特別的刺耳，也特別的不爽快。

他不明白爲了什麼，只全身起一種淒慘的感覺，很希望不要聽見這聲音，但他的耳朵已經不聾了！

新聾子因新瞎子站住，也就站住。他看見許多老人在一片灰塵飛揚的甌瓦場中工作；他們擔着很重的甌瓦的擔子，背心變得像鉤子了；枯瘦的臉因奮力而漲紅，汗流徧滿，好似塗了油；腳幾乎移不動，挺了一挺，抖了幾抖，才前進一步。他覺得這種景象全籠着悲哀。新生的眼球的周圍有點潮潤，他想大約是常聽人家說起的流淚了。酸麻的感覺從心裏透到眼鼻的部分，很不好過，使他希望不要看見這種景象。但是他的眼睛已經不瞎了！

結果還是一個牽着，一個推着，逃開一樣的跑走了。新聾子失望地歎息道：「我新生了眼，已經看見了兩種不高興的景象！」隨問新瞎子道：「你的運道怎樣？可聽見了什麼可愛的聲音和可愛的調子？」

新瞎子指着耳朵，又伸出兩個指頭，又皺着眉搖頭，表示「開了關閉耳朵的鎖之後，已聽見了兩種不快意的音調。」

新聾子說：「我原已告訴你，音調沒有什麼好聽的。現在你可相信麼？」

新瞎子又作了幾個手勢，表示「我也曾告訴你，景物是沒有什麼好看的。現在你可相信麼？」

「不要互相責問罷。我們的快樂在我們的希望裏邊。我們且再向前走，希望你便得聽見可愛的音調，希望我便得看見可愛的景物。」

新瞎子聽了新聾子的話，點頭贊成。兩人的脚步裏又含有快樂的意味了。

忽然一片可怕的紅色將新聾子嚇住了；不辨是什麼東西，只覺心裏的血似乎要從嘴裏噴出來；腦子模模糊糊了；兩腳彷彿被釘住，不能移動。待清醒了些，才看出這是一頭豬的血，從他胸口流出來。那頭豬側臥在一條很髒的板檯上，屠夫的刀亮晃晃的正從他的胸口拔出來。新聾子感覺周身起一種難受的痛，像許多刀尖在那裏刺觸。眼梢帶及，又見幾片半月的豬掛在一根橫木上，牙齒全露，像咬嚼的樣子，眼睛半開半閉，似乎在那裏窺人。他害怕極了，腦子重又模糊起來，兩手掩沒眼睛，大喊道：「我不要再看了！」

那時候新瞎子聽見一種尖銳而哀慘的叫聲，驟然刺入耳朵，使他的心如受了狠毒的冷箭的刺傷。那聲音尖到極點，停止了，沒有聲息了。歇了一會，又是號哭似的闊大粗沙的聲音連連地叫着。接着血噴注出來的聲音聽見了，「落……」流在一個什麼盆鉢裏。於是只膽微弱的垂死的呼聲了，一絲絲的低叫，使人的心膽幾乎粉碎了。他害怕極了，一個身軀似乎不復屬於自己，兩手掩沒耳朵，大喊道，「我不要聽了！」

一個喊「不要看」，一個喊「不要聽」，正是同一的時候。新瞎子聽了新聾子的話，便也作手勢，將自己的心意告訴他。

新聾子愕然道，「你也不要聽了麼！那麼，不是我們不再有希望，不會有快樂了麼？」

新瞎子點點頭，表示「的確是這樣。」

他倆很淒寂的站在那裏。新聾子掩着新生的眼球，新瞎子掩着新開的耳朵，永永不放手；因為神異的風車不能再幫助他們一回了。

一九三二，四，一〇。

## 稻草人

田野裏邊的景物和情形，日間的自有詩人吟成妙美的詩篇，畫家描成清麗的畫幅，告訴給世間的人。至於夜間，詩人喝着甜美的酒漿微微醉了，畫家抱着精雅的樂器低低唱了，更沒有功夫來到田野裏邊。還有誰將夜間的田野裏邊的景物和情形告訴給世間的人呢？還有，這就是稻草人。

我們聽基督教裏的人說，人是上帝手造出來的。我們且不問這句話對不對，只是套一句調子說，稻草人是農人手造出來的。他的骨骼是竹園裏的細竹枝，他的肌膚是去年的黃稻草。破碎的篾絲籃或是穿了孔的荷葉都可以做他帽子，下面遮蓋着眉眼鼻口不分的臉孔。沒有指頭的手拿着一柄破壞的扇子，其實不能算拿，線縛住了扇柄，垂垂地懸掛在手上罷了。骨骼的末端伸出於身體之外，農人將他插在田畦旁邊的泥土中，他就一天到晚站在那裏了。

他非常能盡職。若將耕牛同他比，耕牛有時要躺在地上，仰起了頭看天，覺得懶惰多了。若將守夜的狗同他比，守夜的狗有時要跑向前村後落，累主人四出找尋，覺得頑皮多了。他沒有一刻嫌得煩悶，像耕牛般躺着看天；也沒有一刻貪着玩耍，像守夜的狗般跑了開去，他只一動不動地看着田畝；手裏的扇子輕輕搖動，驅逐那些飛來的小雀，他們是想吃新結的穀實的。他不用吃飯，也不用睡覺，便是坐下歇一歇也不需要，只永久直挺挺地站在那裏。

這是當然的，夜間的田野裏邊的景物和情形，獨有他知道得最明白而豐富了。他知道露水怎樣從天上灑下來，露的味道是怎樣甘甜；他知道星兒怎樣揚他們的美眼，月兒怎樣獨笑；他知道夜的田野是怎樣靜默，草樹怎樣沈睡；他知道小蟲們怎樣互相訪問，蝶兒們怎樣戀愛；總之，他知道夜間的一切。以下就講他在夜間遇見的幾件事情。

一個星光燦爛的夜間，他看守着田畦，手裏的扇子輕輕搖動。新結的穀實肩擦着肩，輕風過時，發出瑟瑟的低響。他

們承受着星光，綠色轉得更嫩，勝過當初的新秧。稻草人看着，心裏很快活。他想今年的收成，一定可使他的主人，一個可憐的老婦人，笑了一笑。她以前幾曾笑過呢？八九年前，她的丈夫死了。她哭得一雙眼睛到今還紅着，而且自然流淚，她同她的唯一的兒子耕種這一區田，足足三年，才將她丈夫的衣棺埋葬費還清。接着她的兒子染着喉症死了。她當時昏了過去，從此又添了時時心痛的毛病。只贖她一個人了，又沒有以前那樣的氣力，勉強強耕種這一區田，挨過三年，才將她兒子的衣棺埋葬費還清。又接着兩年水荒，將要收穫的穀全浸在水底，不是腐爛，便是發了芽。於是她的眼淚流得愈多，眼睛模糊，看不清五步以外的東西；她的臉上全是皺紋，決不像會露出笑容的，卻很像乾癟了的橘子。可是今年的田稻倒很肥足，雨水又不多，大有豐收的希望。所以稻草人預先替她快活。若是到了收割的那一天，她看見收得的盡是豐美的穀實，她想這些將全歸她所有，她又想今年的勞力的報酬才由她自己接受了，那時她的皺癯的臉上一定會現出個安慰的滿足的笑容來。倘若她真有一笑，在稻草人便比見了星兒笑，月兒笑都快活，都珍貴，因為他愛他的主人。

他正在思想時，一個小蛾飛來了，是黃白色的小蛾。他立刻認識他是稻禾的仇敵，也就是主人的仇敵。從他的職務想，更從他對於主人的感情想，都必須將他驅逐了開來才是。於是他手裏的扇子屢屢搖動了。扇子的風很有限，不足使小蛾驚怕。那小蛾只飛遠一點，就在一棵稻草上歇了下來，對於稻草人的驅逐，竟同沒有這回事一般。稻草人見小蛾歇下了，心裏非常着急。可是，他的身軀同樹木一樣，裁定在那裏，要走前半步也做不到；扇子只管扇動，但沒有效果，那小蛾依然穩穩地歇着。他想到將來的田裏的情形，想到主人的眼淚和皺癯的臉，又想到她的命運，心裏就同刀割一般。但是那小蛾是歇定了，驅逐又沒有效果。

星兒結隊歸去，一切夜景退隱的時候，那小蛾也飛去了。稻草人很愁悶地望那棵稻草。果然，在葦的中段折斷了，斷處上端的綠葉很可憐的垂了下來，而且乾枯了。更仔細地望去，葉背還留着好些蛾子。這個使稻草人增加了無量的驚恐，心想禍事真個來了，不只是料度而已。可憐的主人，她所有的是一雙模糊的眼睛，要警告她，使她及早看見這個，才有

挽救呢。他這麼想着，搖動扇子更勤；扇子拍着他的身軀，作拍拍的聲響。他不能叫喊，這是他唯一的警告主人的法子了。老婦人下田了。她偻着腰背，看看田裏的水恰好，不必再從河裏車水進來。又看她所手種的稻，全是非常旺健的樣子；摸摸穀實都是飽飽的。又看那個稻草人，帽子依舊戴得很正；手裏的扇子依舊拿着，聽得拍着身軀的聲響；而且站得很好，非但沒有移動位置，竟直挺挺的和昨天前天一模一樣。她看一切事情都很好，便跨上田岸，預備回家去搓草繩。

稻草人看她將要去了，急得不可言說，只將扇子連連地拍着，想靠着這急迫的聲響留住她的腳步。這聲響裏邊彷彿說，「我的主人，你不要去呀！你不要以為田裏的一切事情都很好，天大的禍事已留下種子在你的田裏了。等到發作的時候，便將不可收拾，將要滴乾你的眼淚，將要碎裂你的心！此刻趁早撲滅，還來得及。這就在這一棵，你看這一棵稻的葉背呵！」他反覆地靠着扇子的聲響表示這些警告的意思；可是老婦人那裏懂得他，她一步一步去得遠了，直到他望不見了她的背影，才知他的警告是無效了。

除了他之外，沒有一個人為田稻發愁的。他恨不能一步兩步跨了過去，將禍害的根苗撲滅了；又恨不能託風兒傳話，叫主人快來預防禍害。他本來是身軀瘦弱的，一經愁恨，更見憔悴，站直的勁兒也沒有了，只是斜着肩，曲着背，成一個病夫的樣子。

不到幾天，黃白色的小蛾佈滿在稻莖上了。當夜深靜默的時候，稻草人聽得他們吸取稻汁的聲音，也看見他們歡欣的飛舞。稻穗漸漸無力地垂下了，綠葉也露出死的顏色。他不忍再看，心知主人今年的辛苦又只換得了眼淚和悲歡，他於是低頭哭了。

這時候天氣很涼了，更兼在夜的田野之中，冷風吹得他的身軀索瑟顫動，只因他正哭着，沒有覺得。忽然一個女子的聲音，「我道誰，原來是你，」提醒了他，方覺得身上非常寒冷。這也沒有法子，他為着他的職務，雖然寒冷，依舊站在那

裏。他看那個女子，原來是一個漁婦。田畝的前面是一條河流，她的漁船就泊在那裏，艙裏露出一粒火燄。她那時正架起一個魚網，沈入河底；預備好了，就坐在河岸，等待舉網。

艙裏時時發出小孩咳嗽的聲音，又時時有困乏而細微的叫喚「媽」的聲音。這使她異常焦心，舉起網來，沒有平時那麼順便，幾乎回同是空的。她就向她艙裏的病孩子說道，「你好好兒睡罷。待我網得些魚兒，明天煮粥給你吃。你只管叫，我的心給你叫亂子，魚兒便網不到了。」

孩子那裏耐得住，又喊道，「媽呀，我的喉嚨要裂開來了，給我茶喝！」他說罷，接着一陣咳嗽。

「這裏那有茶！你安靜些罷，我的祖宗！」

「我要喝茶呀！」孩子竟放聲號哭了，在這空曠的夜的田野裏，這哭聲更覺得悲悽。

漁婦無可奈何，放下了手中執着的拉網的繩，鑽進艙裏，取了一個碗，從河裏舀了一碗水，回身授給病孩喝了。孩子嚥水，彷彿灌注的樣子，他實在渴極了。但放下碗時，咳嗽更爲厲害；到後來只有喘氣，沒有咳嗽了。

漁婦也不去管他，仍舊登岸拉她的網。好久好久，病孩沒有聲音了，她也拉了空網不知幾回了，才得一尾鯽魚，有七八寸長。這是今夜第一次的收穫，她很鄭重地從網裏取出，放在一個木桶裏，然後再下網。這個木桶，就在稻草人的足邊。

這時候稻草人更爲傷心了。他可憐那個病孩，在喉乾欲裂的時候沒有一口茶喝，在病得很苦的晚上不能同母親一起睡覺。他又可憐那個漁婦，在這寒冷的深夜裏打算明朝的粥，因而硬着頭皮不顧她的病孩。他恨不得將自己給孩子煮茶喝；恨不得躺在孩子的身體底下讓他取暖；又恨不得奪下黃白色的小蛾的賊物，給漁婦煮粥吃。他若是能夠走動時，一定要照着他的心意做了；最可恨他的身軀同樹木一樣，裁定在那裏，半步也不能動。他沒有法子，只有繼續低着頭哭，哭得更悲切了。直到鯽魚被投入木桶時，突然的聲音引起他的好奇心，才停了哭，看是什麼事情。

這木桶裏盛着一片的水，鯽魚側躺在桶底，只有貼底的一面身體略覺潮潤。這是他所難堪的。想逃出這個地方，他

開始用力地跳。跳了好幾回，都給高高的桶框擋住，掉下時依舊側躺在桶底，且覺身體很痛。他的向上的一顆眼珠看見了稻草人，便哀告道，「我的朋友，你且放下手中的扇子，救救苦難的我罷！我離開了我的水鄉，只有死而已。你爲一點不忍的心起見，救救苦難的我罷！」

鯽魚這麼哀告着，稻草人心酸已極，只有抖抖地搖他的頭。他的意思是說，「請你饒恕我，我是個柔弱無能的人呵！我的心不但願意救你，並且願意救捕你的那個婦人和她的孩子，更願意救在你和他們以外的。可是我同植物一樣，栽定在這裏，不能自由地移動半步。我怎能如我的心願做呢！請你饒恕我，我是個柔弱無能的人呵！」

鯽魚不懂得他的意思，只見他連連搖頭，憤怒就像火一般熾盛起來了。大喝道，「這又不是困難的事，你竟沒有一點人心，只是搖頭。原來我錯了，自己的苦難，那有求別人援救的道理！我只當自己努力，努力無效，也不過一死罷了。這又值得什麼！」他說着，重又開始跳躍，尾和鰭的尖端都運着十二分的力，不要說別的部分了。

稻草人見鯽魚誤解他的意思，又沒有方法向他說明，只有默默地哀歎，怨愾地哭。隔了一會，他偶然擡頭，看見那漁婦睡着了，一手還執着拉網的繩；這大約因爲她過於疲困之故，雖然注意在明朝的粥，也敵不過睡神了。桶裏的鯽魚呢，跳躍的聲音不聽見了，只有些無力的尾巴撥動的聲音。稻草人想今夜的悽愴是從未經過的了，真是個悲哀的夜呵！看那些黃白色的小強盜，卻吃飽了他們的贓物，正飛舞得起勁呢。這些贓物，全出於主人的老筋骨的氣力，現在給他們吃掉，世間有比這個更可憐的事麼！

星光漸漸微淡，四圍給可怕的黑充滿了。稻草人忽覺側面田岸上有一個黑影走來，仔細望去，蓬亂的髮髻，寬大的短襖，認得出是一個女子的影子。她立定了，望那停泊着的漁船；不再走過來，卻轉身向河岸走。不幾步到了，就挺挺地立在那裏。稻草人覺得奇怪，便一意留心於她。

一種極哀傷的聲音從她的口裏發出來了，低細而且斷續，獨有稻草人聽得出，因爲他聽慣了夜間的一切微聲。她

的聲音是以下這些話語：「我不是一條牛，也不是一口豬，怎能便聽從你賣給人家？倘若此時再不出來，明天便被你迫着，賣到人家去了。你得到一點錢，也不過賭這麼一兩場便輸掉了，或者喝幾天黃湯便化掉了，那裏有什麼益處！你爲什麼一定要迫着我……只有死，除了死沒有路呢！死了，去尋我的死小孩作伴罷！」實在這些也不成話語了，不絕的嗚咽將各個聲音攪糊，只是啼泣而已。

稻草人心驚非常，想這又是一件慘痛的事情給他遇見了，她將尋死呢！他急欲救她，出於一種不自覺的情思；因將扇子重重拍着，希望喚醒那疲困的漁婦。但沒有效果，那漁婦同死的一樣，一動也不動。他於是自恨像樹木一樣，栽定在那裏，半步也不得動移。他知道見死不救是一種罪惡，而他自己正犯着這種罪惡。這真是比死還難受的痛苦呵！「天快亮罷！工作的農人們快起來罷！鳥兒快飛去報信罷！晨風快吹散她的尋死的念頭罷！」他這樣默默祈禱，但四圍依然充滿着可怕的黑，一切都只默默。他心碎了，然而不能自主，更恐怖地望那河邊立着的黑影。

她默立了一會，身子往前頓了幾頓。稻草人知道可怕的時候到臨了，手中的扇子只是拍拍地響着。但隨後她又挺挺地默立了。

不知又隔了多少時間，她忽然兩臂上舉，身體像倒轉來的樣子，向河中竄去。稻草人看見這樣，不等到聽見她落水的聲音，就沒有知覺了。

明天早晨，農夫從河岸經過，發見了河中的死屍。傳告大衆，近村的男女都趕出來看。雜還的腳聲驚醒了酣睡的漁婦；她看那木桶中的鯽魚，已經僵僵地死了。拿了魚桶回入船艙，病孩的面龐更瘦了一點，咳嗽沒有一刻間斷了。那老農婦也跟着大衆到河邊來看；走過她的稻田時，順便看一看她自己的成績。完了，一夜工夫，未長足的稻穗都無力地倒了下來，稻葉全轉了乾枯的顏色。她於是椎胸頓足地哭。人家回過來問她時，看見那稻草人橫倒在田旁了。

## 古代英雄的石像

因為紀念一位古代的英雄，大家請雕刻家給這位英雄雕一個石像。

雕刻家答應下來，先去翻看有關於這位英雄的歷史，想像他的狀態，更想像他的性情和志概。雕刻家的意思，隨便雕一個石像不如不雕，要雕就得把這位英雄活活地雕出來，讓看見石像的人認識這位英雄，明白這位英雄，因而更崇敬這位英雄。

成功往往跟在專心的背後。雕刻家一壁參考，一壁想像，心裏頭石像的模型漸漸完成了。他決定石像的姿態應該怎樣，面目應該怎樣，小到一個小指應該怎樣，細到一絲頭髮應該怎樣。惟有依照這決定的雕出來，纔是有活氣的這位英雄本身，不只是死的石像。

雕刻家到山中采了一塊大石，就動手工作。他心裏有完成的模型在，望到那塊大石什麼地方要留着，什麼地方要鑿去，都清楚明白。鐵鑿一下一下地鑿，刀子一刀一刀地刻，大的石塊小的石塊紛紛離開，掉在地上。像神仙顯現一樣，起初模糊，後來明晰，這位英雄的像終於站在雕刻家面前了。一絲也不多，一毫也不少，正同雕刻家心裏想定的模型一樣。這石像擡起了頭，眼睛直望遠方，表示他的志概遠大無窮。嘴張開着，好像在那裏喊「啊！」左臂圈向裏，堅實有力，彷彿圍抱着在他手下的羣衆。右手握拳，伸向前方，筋骨突露像老樹幹，意思是誰敢侵犯他一絲一毫的，來受領這條伙——拳頭！

市的中心有一片曠場，大家就把這新雕成的石像立在曠場的中心。石像的基臺用石塊砌成，就是雕刻家雕像時鑿下來的大大小的石塊。這是一種新的美術建築法，雕刻家說比較用整塊的方石墊在底下好得多。基臺非常高，人

從市外跑來，第一望見的就是這石像，猶如跑進巴黎第一望見那鐵塔。

雕刻家從此成了名。他能够給古代英雄雕一個石像，滿大家的意。

爲了石像成功會開一個盛大的紀念會。市民在石像下行禮，歡呼，唱歌，跳舞；還喝乾了幾千釐的酒，拉破了幾百身的衣裳，跌傷了好些人的膝蓋額角。從這一天起，大家心裏有這位英雄，眼裏有這位英雄，作一切的事好像比從前特別出勁，特別有意思。無論誰從石像下經過，總是停步，恭恭敬敬鞠躬，然後再走去。

驕傲，若非聖人或愚人就難得免。那塊被雕成英雄像的石頭既不是聖人，又不是愚人，只不過一塊石頭罷了，見人家這樣崇敬他，當然遏不住他的驕傲。

「看我多榮耀！我有特殊的地位，高高地超出一切。所有的市民在下面向我鞠躬行禮。我知道他們中間沒有一顆心是虛偽的。這種榮耀最難得。沒有一個神聖仙佛能够比得上……」

他這話不是向浮游的白雲說，白雲無心，不能懂他的話；也不是向搖擺的叢林說，叢林絮語，沒空聽他的話。他這話是向墊在他下面的伙伴大大小小的石塊說的。驕傲的架子要在伙伴面前擺，也是世間的老規矩。但是他依然擡起了頭，眼睛直望遠方，並不略微低頭湊近他的伙伴，這就見得他的驕傲太過了分。他竟不屑再近他的伙伴，再看他的伙伴；曠住在他喉間沒有說出的一句話當然是「你們，墊在我下面的，算得什麼呢！」

「喂，在上面的朋友，你給什麼東西迷住心了？你忘記了從前！」在基臺一角的一塊小石慢吞吞地說，宛如在那裏喚醒醉人，每個字音都發來清楚，着實。

「怎麼樣？」上面那石頭覺得出乎意料，但不肯放棄傲慢的聲氣。

「從前你不是同我們混和在一起的麼？也沒有你，也沒有我們，我們是一整塊。」

「不錯，從前我們是一整塊，但是，經雕刻家的手，我們分開了。鐵鑿一下一下地鑿，刀子一刀一刀地刻，你們紛紛掉

下了。獨有我，成爲光榮尊貴，受全體市民崇敬的雕像。我處現在這特殊地位正是應當的。你們在我下面墊底作基臺，也適合你們的身分。難道你們同我平等麼？如果你們同我平等，先得叫地和天平等！」

「嘻！」另一小石塊忍不住，出聲笑了。

「笑什麼？沒有禮貌的東西！」

「你不但忘記了從前，也忘記了現在！」

「現在又怎麼樣？」

「現在你其實並沒同我們分開。我們還是一整塊，不過改了個樣式。你看，從你的頭頂到我們最下層，不是膠黏在一起麼？並且，因爲改成現在的樣式，你的地位很不安穩。你立足在我們身上，只要我們拋開你，你就不得高高地……」

「除開你們，世間就沒有石塊了麼？」

「再不用尋別的石塊了。那時候你一交跌下來就沒有了你！碎作千塊萬塊，同我們毫沒分別。」

「沒有禮貌的東西！你得瞎說威嚇人家！」上面那石頭動了怒，又想自家的尊嚴不可損失，故而大聲呵喝，像對着罪犯奴隸。

「他不相信，」砌成基臺的全數石塊一齊開口，「馬上試給他看！我們就此拋開他吧！」

上面那石頭驚得忘記了動怒，也忘記了自家的尊嚴，只提高聲音央求道，「慢慢！彼此是朋友，混和在一起膠黏在一起的朋友，何必作難！我相信你們的話全是真的，你們切莫拋開我！」

「哈哈！你相信了！」

「相信了，完全相信。」

危險算是過去了。驕傲像隔年的草根，寒冬方過，又透露一絲的芽。上面那石頭故意把語聲發得軟和點，商量一般

說道，「我總覺得我比你們高貴些，因為我代表一位英雄，這位英雄在歷史上很有名的。」

一塊小石帶笑帶諷說，「歷史全靠得住麼？幾千年以前的人，獨個兒在那裏想的心思，寫歷史的人都會知道，都會寫下來。你看歷史能不能全信？」

另一塊石頭接着說，「尤其是英雄，也許是個庸人，也許是個壞東西，給寫歷史的人高興這麼一寫，就變成英雄了；反正誰也不能倒過年代來對證，更有趣的，並沒有這個人，明明中空虛，也會成爲英雄。哪吒，孫行者，武二郎，武松，不都是英雄麼？這些雖說是小說裏的人物，然而確已生存在人們的心裏，這就小說和歷史相差不了多少。」

「我所代表的那位英雄不見得是空虛吧？」上面那石頭有點心寒，竭力想安慰自己，「看市民這樣紀念他，崇敬他，應該是歷史上真實的英雄。」

「那裏說得定呢！六七塊石頭同聲接應。」

一塊伶俐的小石又加上一句道，「市民最大的本領就是紀念空虛，崇敬空虛！」

上面那石頭十二分不安，喃喃地獨語道，「那末我上當了；那個雕刻家叫我代表了空虛，卻把我高高疊起，算是給我光榮尊貴的地位。我起初不明白，還以爲足以驕傲。我上當了！」

砌成基臺的許多石塊也喃喃地，說道「我們又何嘗不上當！一輩子堆疊在空虛的底下，有什麼意思！」

大家不再開口，各自想心思。

半夜裏，石像忽然倒跌下來，像游泳家從高處跳入水中。離地高，跌得重，碎作千塊萬塊，不再存石像的一絲蹤影。同時基臺也解散，坍到地上，依舊是大大小小的石塊。

明天早晨，市民預備經過石像下恭恭敬敬鞠躬，卻見曠場中心堆滿亂石塊，石像不知那裏去了。大家呆呆相看，說不出一句話；身體裏好像被抽去一半的精神，做事就覺懶懶地沒有意思。

雕刻家來到亂石塊旁邊大哭一場，算是哀弔他生平最偉大的成績。並且宣告說，他從此不會雕刻了。的確，他以後不會雕過一件小東西。

亂石塊堆在曠場中心很討厭，有人提議用來築市外往北去的道路，大家都贊成。新路築成之後，市民由此往各處去更覺方便，不免高興，又舉行慶祝的盛會。

晴美的陽光照在新路上，每一石塊露出一個笑臉。他們輪替地讚美自己道：

「我們真個平等！」

「我們毫不空虛！」

「我們集合在一塊，鋪成真實的路，讓人們行走！」

## 皇帝的新衣

從前安徒生有一篇故事，叫做「皇帝的新衣」，想來看過的人不少。

這篇故事講一個皇帝，最歡喜穿新衣服，就給兩個騙子騙了。騙子說，他們製成的新衣服美麗無比，並且有一種神奇，凡愚笨的人和不稱職的人是看不見的。他們開頭織衣料，接着裁縫縫紉，都只空做手勢。皇帝幾次派大臣去看。大臣沒看見什麼，但是怕做愚笨的人，更怕做不稱職的人，都回說看見了，實在美麗非常。新衣服製成的一天，皇帝正要舉行一種大禮，就決定穿了新衣服出去。兩個騙子請皇帝把舊衣服脫乾淨了，做着手勢，算是給他穿上新衣服。旁邊沒有一個願做愚笨的人，更沒一個敢做不稱職的人，一齊歡呼讚美。皇帝也就表示滿意，裸體走了出去。沿路的民衆也像看得十分清楚，一致稱頌皇帝的新衣服。但是有一個小孩卻照眼見的說，「這個人沒有穿衣服呢。」大衆聽到，漸漸傳說開去，終於呼喊起來，「皇帝實在沒有穿衣服呀！」皇帝覺得懷然，知道這話不錯；但既已算穿了新衣服出來，不好意思再說回去穿衣服，只得挺直身子往前走。

以後怎樣呢？安徒生沒有說。其實還有許多的事情。

皇帝一路走去，強裝着得意的樣子，身子挺得格外直，以致肩膀和背脊都有點酸痛了。跟在背後替他捧着空衣裾的侍臣知道自己正在扮演笑劇中的人物，只想要笑；可是又不敢笑，只好緊緊咬住了舌頭。護衛的隊伍裏，個個眼注着自己的鼻子，沒有一個敢斜過眼去看一看同伴；只怕一看就互相會意，彼此護衛着的是一個怎樣可笑的皇帝，因而哈哈對笑起來。

民衆卻來得直爽一點，他們沒想到有咬緊舌頭和看着鼻子的兩個辦法，既經說破皇帝沒有穿衣服，笑聲也就跟

着來了。

「哈哈，看不穿衣服的皇帝！」

「嘻嘻，他莫非發了癡！」

「他的身體多瘦多難看！」

「嚇嚇，臂膀大腿都像雞骨頭！」

皇帝聽到這些話，又羞又怒，站住了吩咐大臣們道，「這些愚笨的人在那裏嚼舌頭，你們聽見了沒有？我這一套新衣服美麗無比，穿上身越顯得我的尊嚴高貴，——不是你們都這樣說麼？以後我將永遠穿這一套！凡有說我沒穿衣服以及其他荒唐話的，顯見是最壞的東西，立刻拿來殺掉。我的國度裏要這等最壞的東西什麼用呢？這是我新定下的法律，你們去宣布給民衆知曉。」

大臣們不敢怠慢，命手下吹起號筒來，隨即高聲把新法律宣布了。一時間居然不再聽見喧笑聲。皇帝這才覺得安慰，重又開步前進。

但是走不到幾十丈路，笑語聲又像花炮一樣歷亂迸發了。

「哈哈，皇帝沒……」

「哈哈，皮膚黑……」

「哈哈，肋骨根根……」

「哈哈，從來未有的新……」

皇帝再也耐不住了，滿臉的怒容，看着大臣們喝道，「聽見沒有？」

「聽見的。」大臣們抖聲回答。

「記不記得我新定下的法律？」

大臣們連「記得」也來不及說，趕忙發命令，叫兵士把所有說笑的人都捉住了。

一陣的擾亂。兵士奔來奔去，用着長槍像攔豬一般攔住逃避的人。有好些人跌倒在地上。喊聲哭聲代替了剛才的喧笑。結果捉住了四五十人。皇帝吩咐就在街頭把他們殺掉。好叫民衆知道他的法律是鐵一般的。

從此以後，皇帝當然不再穿別的衣服。無論在內宮，在朝廷，他總是裸着身體，還時時做一些虛空的手勢，算是理直衣服的褶皺。他的宮妃羣臣漸漸練成一種本領，就是看到他裝模作樣以及他那瘦黑得不堪的身體，能够若無其事，一點不笑，一點不起怪異的心思，好像他原是穿着衣服的。這種本領在宮妃羣臣實在是必需的；否則他們的地位就會失掉，甚至他們的生命也難保全了。

然而也有因一時失措，便遭到了不幸的。

一個是最受皇帝寵愛的妃子。一天，她陪着皇帝喝酒，爲欲討他的歡喜，斟滿一杯鮮紅的葡萄酒獻到他脣邊，作着嬌態說道，「願你喝這一滿杯，祝你的壽命和天地一樣久長！」

皇帝歡喜了，嘴湊着酒杯，就一口喝下去。想來是喝得太急了，一陣咳嗽，噴出好些的酒，滴在他的胸膛。

「阿呀，沾溼了你的胸膛了！」

「什麼？胸膛！」

寵姬方才醒悟，美麗的臉立刻轉成灰色，抖抖索索改口道，「不是，是沾溼了你的衣裳……」

「說沾溼了胸膛，不就是說我沒穿衣服麼？你愚笨！你不忠心，並且犯了我的法律！」便吩咐侍臣道，「把她送交行刑官去吧。」

又一個是很有學問的朝臣。他雖也勉強跟着同伴練習那種本領，可是見着皇帝總覺得不像個皇帝，赤裸地坐在

寶座上，說是去毛的獼猴倒有點像。他只怕什麼時候不小心，發一聲笑或者說一句什麼，那是立刻會給災難收去的。因此他託言要回去侍奉年老的母親，向皇帝辭去官職。

皇帝說，「這是你的孝思，我准許你辭去官職。」

朝臣謝了皇帝，轉身下殿，心裏好像解了幾重的綑縛，非常鬆快，不覺咕嚕道，「從此以後，再也不用天天看見那不穿衣服的皇帝了。」

皇帝沒聽清楚，問羣臣道，「他說些什麼？」

羣臣一時想不出別的話，只有照實回答。

皇帝大怒道，「原來你不願意天天看見我，故而要辭官回去。臨行時，還犯了我的法律！看我永不讓你回去了！」便吩咐行刑官道，「把他綁出去殺了吧。」

內宮和朝廷裏，還有誰敢不小心謹慎呢？

民衆方面，卻沒有練成宮妃羣臣那樣的本領，每逢皇帝出來，看到他那虛空做作的神態，看到他那枯炭一般的身體，總不免要指點，要議論，要笑。於是殘酷的殺戮就跟在背後。皇帝祭天的那一回，被殺的有三百人；大閱兵的那一回，被殺的有五百人；巡行京城的那一回，被殺的竟多至一千有餘人，因為皇帝經過的街道多，說他笑的人也多了。

這樣多量的殺戮，感動了一位年老心慈的朝臣，他覺得這太殘酷了，應該阻止才行。但皇帝是向來不認錯的，誰說皇帝錯，誰自己就大大地錯了。那老臣想只有設法使皇帝重行穿上衣服，那末說笑的事情不再發生，殺戮的事情也可因而停止。他一連幾夜沒睡覺，只爲想那最妥當最安全的方法。

方法終於想停當了。那老臣就去朝見皇帝，說道，「有一個最忠心的意思，願你採納。你一向歡喜新衣服，這最有道理。新衣服穿上身，光彩四射，更顯出你的榮耀和威嚴。可是近來沒見你裁製新衣服，恐怕是國家的事情多，所以忘記了。」

你身上的一套衣服有點舊了，趕快吩咐縫工另製一套，把來換上吧。」

「舊了麼？」皇帝看着自己的胸膛和大腿，更用手在周身摩撫，「沒有的事！這是一套神奇的衣服，永遠不會舊的。我將永遠穿這一套，你沒聽我說過麼？你要我把這一套換去，莫非要我醜陋，要我倒楣！念你一向忠心，年紀又老，我不殺你。你給我住到牢獄裏去吧！」

那老臣算是白吃苦，殺戮的事情依然時有發生。而且，皇帝因說他笑他的人總不會沒有，心裏很煩惱，又定下一條更嚴厲的法律來了。這是這樣說的：當皇帝經過的時候，民衆一律不准開口發聲；不問說的什麼，只開口發聲就錯，就要拿住殺掉。

這條法律宣布之後，一般老成人覺得這太過分了，說笑皇帝固然有罪，開口發聲說別的事情，怎麼也要拿住殺掉呢？於是結合成大大的隊伍，齊赴王宮，跪在地上，說有事要見皇帝。

皇帝出來了，臉上有點驚慌，卻提高聲音喝道，「你們一大批人到來做什麼？莫非要造反麼？」

一般老成人頭都不敢擡，連聲說，「不敢，不敢。皇帝所說這樣的字眼，我們腦子裏想着就是重大的罪惡了。」

皇帝這才定了心，神態就更加威嚴高貴，撫弄着他的空衣襟問道，「那末你們到來做什麼？」

「我們要向皇帝要求，要求言論自由，要求嘻笑自由！那些膽敢對於皇帝說笑的，實在罪大惡極，殺掉他們還嫌刑罰太輕。但我們是決不敢這樣的。請皇帝容許我們言論自由，嘻笑自由，把新定下的法律廢了吧。」

皇帝笑了一笑，說道，「自由是你們的東西麼？你們要自由，就不要做我的人民，要做我的人民，就得遵守我的法律。我的法律是鐵一般的廢了吧，嚇，那有這麼容易！」他說畢，轉身踱了進去。

一般老成人不敢再說什麼。等了一會，有幾個略微擡起頭來偷看，見皇帝已不在；知道沒法，大家只好回去。彼此相戒，以後皇帝出來時，大家關起大門坐在家裏，千萬不要出去看；假若出去看，萬一不小心發了個聲音，那是要把生命付

代價的，不是玩耍的事情。

一天，皇帝帶了羣臣和護衛的兵士到離宮去。所經街道，全不見人民。兩旁家家關起大門。只聽得隊伍的脚步聲，達達，達達。像查夜的偵緝隊寂寂默默地經過。

忽然皇帝站住了，側耳細聽，向大臣們呵喝道，「聽見沒有？」

大臣們才留心聽，陸續回答：

「聽見的，是小兒啼哭聲。」

「這邊是女人唱歌聲。」

「那家的人大概喝醉了，那笑聲怪可笑的。」

皇帝見大臣們不要不緊地，彷彿在那裏閒遊，他更動了怒，咆哮道，「你們忘記了我所定下的法律麼？」

大臣們方才省悟，便命令兵士把各家的門打開，不論大小男女，不論啼笑歌唱，凡是開口發聲的都得捉住。

不會預料的事情發生了。當兵士們打開發出聲音的各家的大門，進去搜捕的時候，各家衝出男女大小的許多人來。他們一齊奔向皇帝，舉手在他身上亂撕亂拉，嘴裏呼喊道，「撕掉你的虛空的衣裳，撕掉你的虛空的衣裳！」

這是一種紛擾而可笑的景象。女人們白潤的手臂在皇帝枯黑的胸前上下舞動；老頭子們灰白的鬚鬚拂着皇帝露骨的背心；兩個孩子爬上皇帝的肩頭，意思是要撕掉他的空虛的衣領；另有兩個孩子擠到皇帝的腰旁，舉起小手揪撮他脅下的毛。四圍的人擠得緊緊，皇帝要避沒法避；想要蹲下來，縮做刺蝟似的一團，也辦不到。最難受的是脅下又是癢又是痛的感覺，他只好縮頸，皺眉，掀起鼻子，尖起嘴唇，做種種的醜態。

兵士們從各家回出來，望見皇帝這副形相，簡直像一頭被亂蜂刺螫得沒法的猴子。他們平日見慣的是威嚴的皇帝，不料他會這樣完全失了體統；感覺其間很滑稽，他們都斜拖着長槍，哈哈大笑起來。

同樣的情形，羣臣們也哈哈地笑了，彷彿受着兵士們的傳染。

正在笑，大家忽然想起，這不是犯了罪麼？以前是民衆笑皇帝，自己幫着皇帝處罰民衆。現在自己也到民衆一邊來了。皇帝確然好笑，爲什麼笑了他就犯罪呢？——兵士們羣臣們這樣想，索性加入圍繞着皇帝的羣衆裏；也和着呼喊道，「撕掉你的空虛的衣裳！撕掉你的空虛的衣裳！」

你知道皇帝怎樣？他看見兵士羣臣突然也犯他的法律，好像有一個巨大的鐵椎向他頭腦猛擊一下，他頓時失了知覺。

## 熊夫人幼稚園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兒童世界登載一種圖畫故事，接連有好多期，叫做熊夫人幼稚園。那熊夫人開設的幼稚園裏，有虎兒、雞兒、猴兒、豬兒、象兒、麒麟等孩子，他們很淘氣，常常想出方法玩弄熊夫人，結果受到熊夫人的訓戒和斥責。這許多故事都非常有趣，小朋友們讀過了總不會忘記。也許有些小朋友會在夢裏走進那個幼稚園，同虎兒、猴兒一起玩耍呢。

現在講的是那個幼稚園裏最末了的故事。

你都知道，熊夫人是一位熱心的真誠的教育家。什麼叫做教育家？就是教導孩子們養護孩子們，使他們樣樣都好，都長進的，這誰都知道。教育家上面又加上「熱心的」和「真誠的」，可知她決不是隨隨便便的，馬馬虎虎的。她當教育家不惜用全副的精神，並且希望收完滿的功效。

一天午後，孩子們剛從小睡醒來，大家神志很清爽，一對對小眼睛看着熊夫人，亮亮地耀光；但各一聲不響，彷彿在那裏等候熊夫人嘴裏的神奇故事。熊夫人向孩子們看望，見他們這樣安靜，心裏十分愉快，好像孩子們給了她一件寶貝似的。同時她想起一個念頭，這時候不像平常那樣鬧嚷嚷的，若把久已想問他們的問題向他們提出，再適宜也沒有。

熊夫人輕輕拍了幾下掌，這是她的一種習慣，說話之先總得拍幾下掌；然後用她的溫和的語調說，「孩子們，我要問你們幾句話，請你們各自回答我。說得越仔細越好，凡是你們所知道的，不要留藏一絲絲在腦子裏。」

象兒略帶鬱氣，但很能聽熊夫人的話，他說「知道了。我決不留藏一絲絲，先生，你若不相信，不妨剖開腦殼來看。」

猴兒性急，又想起上回猜中了謎語，得到熊夫人獎賞的糖果，不禁一口口嚙着唾沫，他蓋住孩子們的笑聲喊說：「先生你快問吧！我們回答得仔細，你不要吝惜糖果。」

「糖果！」糖果！孩子們的舌頭上彷彿有甜的感覺，順嘴發聲，聲音頗模糊。

「現在我發問了，」熊夫人再引起孩子們的注意。「你們爲什麼要到我這裏來？這句話明白麼？換一句說，就是你們要從我這裏得到些什麼？最明白自己的情形的莫過自己，你們各把自己所希望的告訴我吧。」

虎兒的手霎時間舉了起來，身軀也聳起了半截，接着其他孩子也各舉手，表示高興回答。

熊夫人感激地笑了。她指點虎兒說：「照我們平時的規則，虎兒先舉手，你先說給我聽。」

虎兒得意地站起來，捋着虎鬚，向四圍環視，表示他的威武。他響亮地說：「先生，你當然知道我屬於怎樣的一個種族。我們是吃喝別種生物的血肉來活命的。就是眼前這一班同學，他們的祖先大半通過了我們的祖先的胃腸！」

像雞兒那樣比較弱小一點的孩子聽到這話不禁渾身顫抖，眼睛定定的，好像大禍就在面前，象兒卻還不覺得什麼，他帶着調笑的口氣提醒虎兒說：「虎兒，這裏並非山林，難道你要學你們的祖先做出些不體面的事來麼？」

「不，」虎兒直爽地回答，搖着頭。「我現在年紀幼小，還在吃奶，不必就學我們的祖先。但是生活方法天然注定，非吃喝別種生物的血肉不可，這有什麼法想？我將來定得同我們的祖先一樣，也是無須忌諱的。」他轉向熊夫人說：「先生，因爲我將來定得同我們的祖先一樣，所以要經由你的指導，練習成同我們的祖先一樣的本領。我們有一種特別的技能叫做『虎嘯』。伸着喉腔長嘯一聲，會使周圍的生物個個都失魂喪魄，尋不見逃生的路徑，只好蜷伏在那裏，等待我們走過去開宴。這種技能我是必須練成的，希望你給我好好地指導。我們又有一種撲攫的工夫。生物離開我們較遠，我們能够像生了翅膀一般撲過去把牠攫住，攫住又必在大動脈的部位，使牠無論如何不能逃生，且便於吸盡牠的最精華的血液。這種工夫我又必須練成的，希望你給我好好地指導。此外沒有了。」

熊夫人閉了閉眼，把虎兒的話想過一遍，記住他所希望的是什麼，然後向雞兒顛頭問道：「雞兒，現在輪到你了。你想望些什麼？回答我，像虎兒一般地清楚。」

雞兒不先開口，他的頭頗有姿致地左邊一側右邊一側，表示他想得很深很苦。「先生，我們這種族的命運，大概你不會不知道吧。生下可愛的蛋來，一會兒就不見了。走到垃圾桶邊，卻常見蛋殼的碎片！我們一家老小往往不得守在一起，不是丟了爺，便是拋了娘。什麼地方去的呢。正如剛才虎兒所說的，通過了別種生物的胃腸，就此完了！我想這樣的世界太不對，爲什麼要用這種生物的血肉養活那種生物呢？被吃掉的太苦痛了，吃掉人家的太殘酷了。改變過來吧，讓世界上沒有被吃掉的，也沒有吃掉人家的。這不是辦不到的事，只須大家改變心，改變習慣。先生，我雖只是小小的生命，我的志願並不小。我要勸說人家，把心改變過來，再莫作那太殘酷的事。從近便的開頭，自然先輪到同學虎兒，他年紀幼小，殘酷的習慣還沒有養成。至於我自己，已立定主意不吃那些小蟲兒，吃點菜葉穀粒也就滿足了。但是用什麼方法勸說才能見效呢？我現在很沒有把握，希望你先生給我好好地指導。就是這麼一點，再沒有別的了。」

「我決不要聽他的勸說，」虎兒舉起手同時搶着說，不等熊夫人的命令。「他說的是一種可笑的空想，沒有被吃掉的，也沒有吃掉人家的，這還成什麼世界！不如說索性不要世界倒來得澈底一點。他那種族的命運不大好，我相信；但是這應該怪他自己，爲什麼要做雞兒，爲什麼不做了我虎兒？雞兒生來就是預備被吃掉的。」

熊夫人聽了虎兒的話，心裏有點糊塗，雞兒說得有道理，虎兒說來正相反，但似乎也有道理。她又恐虎兒當時就做出沒規矩的事來，破壞幼稚園的和平，便用並不很嚴重的口氣禁止他說：「虎兒，我沒有叫你說話，你會兒再說。現在豬兒站起來回答我吧。要注意你的鼻音，有時你的鼻音太沈重了，人家就聽不明白你的話。」

豬兒說：「我們的命運完全同雞兒一樣，不必多說。可是我的意思完全同雞兒不同。他想勸說人家，再莫作太殘酷的事；虎兒說這是空想，我說他簡直在做夢。力量只有用力量去抵當的。一邊是力量，一邊卻空空無所有，吃虧是當然。我

想我們這種族從前也有過光榮的時代，生活在山林之中，長着鋒利的牙，奔馳來去，誰也不敢欺侮。只因後來改由人家畜養，一切生活受着人家的支配，我們得到點東西吃，單只爲人家要肥胖他們自己的身體；我們同伴又彼此分散，幾多在這一家人，又幾多在那一家，不相聯絡。這才淪落到現在這樣倒楣的光景！然而我並不悲傷，我望見前面有重見光明的道路。如果全體能够聯絡起來，就是非常偉大的力量，那怕是虎兒的種族，也儘可同他們對壘一下！」豬兒說到這裏，他的一雙小眼張得很大，放射勇敢的光輝；由孩子們看來，今天的豬兒與平時大不相同，他激昂慷慨，竟像一個預備臨陣的戰士。

虎兒又搶着說，「好。將來我們對壘一下，看到底誰勝誰負！」

「虎兒你不要開口，豬兒把你的話說完了。」熊夫人皺起眉頭，看那個又看這個說。

豬兒搖動着他的大耳朵繼續說，「我們更可以立定志向，生活再莫受人家的支配；永遠拒絕那爲人家的肥胖而吃東西的事，我們吃東西只爲我們自己要生活。這樣，光榮的時代就回復了！現在要先生給我指導的是實現我這意見的方法。彼此分散的同伴怎樣才聯絡呢？大家一致的志向怎樣才立定呢？親愛的先生，我明白了這些的時候，就做我所做的事去了！」

「唔！」熊夫人從眼鏡上面斜睨着豬兒，心想這是希望的又一套，很可同情的。也得給他個滿足才好。但是幼稚園裏教學生只能走一條道路，如果依着豬兒的希望，就得拋荒虎兒和雞兒的，依着虎兒或雞兒的情形也相同；到底走那一條道路好呢？她委實決不下來；她心裏很亂，好像一個沒主意的人到了四叉路口不知往那一方走去的情形。她只好再問，「麒麟，我希望我給你些什麼呢？」

麒麟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孩子，他站起來昂首地說：「爸爸媽媽在送我到這裏來以前，曾經這樣說，『孩子，我們是高貴的種族，這一句你須永遠牢記！我們昂着頭專吃那樹頂的葉，便是高貴種族的一個證據。我們當然不用做什麼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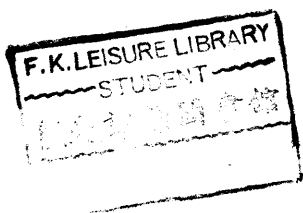
只有狗同牛那些賤東西才做事。但是你在家裏太寂寞了，怕會悶出病來。送你到幼稚園去，讓你同孩子們玩耍玩耍，消磨那閒歲月吧。」於是我到這裏來了。先生，你什麼也不消給我，只須讓我安安適適消磨閒歲月就是。」

「原來如此！」熊夫人感覺不快，顛顛頭，表示她聽明白了。她又問猴兒說，「猴兒，你又怎麼說？」

猴兒聽熊夫人喚到他，身子一躍便立足在椅子背上，眼睛骨溜溜地亂轉，像一個賣藝的小孩子。他說，「先生，你總該讀過西遊記吧？西遊記裏有個孫行者，他偷過王母娘娘的蟠桃。我也想吃王母娘娘的蟠桃。可是不知道怎樣上天，怎樣把蟠桃偷到手。這一件望你教了我，我感激你三千年三萬年！」

「要我教你偷……！」熊夫人氣得再也說不下去；她全身索索地抖動，把眼鏡抖了下來，露出兩顆定定地瞪視的眼珠。

明天，幼稚園關門了。因為熊夫人想了一夜，終歸立不定主意，依那一個孩子的希望教授才好；她知道不立定主意胡亂教下去是毫無意思的；她就把孩子們一個個送回去，把「熊夫人幼稚園」的招牌取下了。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初版



• 現代作家文叢第五集 •

葉聖陶文集

初版一——一〇〇〇〇冊  
定價國幣

著 者 葉 聖 陶

版權代表者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

主 輯 者 梅 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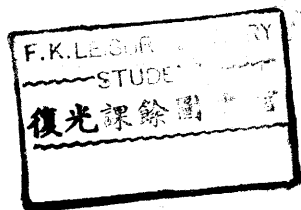
發 行 者 陳 冠 英  
春明書店代表人

發 行 所 地 址：  
分 店：  
上海四馬路中畫錦里口  
春明書店有限公司  
長沙南陽街中市

特約發行

南京狀元境聚珍書局  
廣州光復中路二二八號東方書局

•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分售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9942B



• 現代作家文叢第一輯 •

魯迅文集 • 郭沫若文集

茅盾文集 • 郁達夫文集

葉聖陶文集 • 巴金文集

老舍文集 • 丁玲文集

張天翼文集 • 雪峯文集

胡風文集 • 梅林文集

• 共 十 二 冊 •

贈送